

Vortex

I dimensjonen av sann perspektiv forsvinner ikke Meaderidge-vortexen, spiser det endelig, og du kommer tilbake til vortexen igjen og igjen, eller aldri langt unna, og til slutt vender tilbake.

目录

序章	3
第一章	17
档案馆	41
第二章	45
博物馆	50
图书馆	72
酒吧	106
第三章	130
雪古岭	130
米德岭	158
流浪者营地	188

木质教堂 202

回到起点 218

序章

上升、然后继续上升。你的身体变得非常轻，以至于你都无法感觉到它；你看不到自己的形状，只看到无数的景色飞快地在眼前掠过，旋即缓慢定格。

赛特，你当然知道这又是一次灵魂出窍。

不再摇晃的画面中，有一名老妇在操作一辆旧式纺车，这位老人身材干瘦、皮肤松弛，雪白的头发挽成发髻，双臂如同枯枝，但手上的动作却稳健熟稔，纺锤与纺轮在她的精确操作下有条不紊地滚滚旋转着，将浅色的丝线纺织出来，结成密密麻麻的网。

她抬起了头，干缩眼眶内的一双眼球没有任何转动，但那双假眼却仿佛有着视力般直接看向了，仿佛贯穿过你并不存在于此的身体；这一盯让你毛骨悚然，而就在下一刻，你看到了熟悉的视野，取回了身体的重量。

2000年6月5日，周一，上午8:30。

离密斯卡托尼克大学现任校长约你见面的时间还有半小时。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取回身体重量的那一刻猛烈的呼吸着，过往似乎也只是听到了什么声音而间歇性发作，这次却看到了古怪的画面。我拿笔将这一幕写在笔记上，在捋好自己现在的身体状况后带上了密米尔后就出门了，现在赶过去应该，不会迟到吧？

<KP> 应该不会迟到。况且作为你的同事、上级也是朋友，校长不会因此对你有什么看法的。

今天的天空阴云密布，让人有种不详之感；不过校长室里灯光明亮。道格拉斯校长和你问好过后，像是随口问起：

“基耶萨，我记得你是挪威人……你对诺尔兰郡有了解吗？”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噢，您记得住我是挪威人这点真是太好了，绝大多数人在看过我的肤色和听过我的名字都觉得我就是埃及人。”对着他的提问揶揄了一句，“诺尔兰郡，那离我老家倒是不远，小时候家里也有去那旅行过一两次，怎么了？”

<KP> “是这样的，校方发现有一份重要文献如今下落不明，最后的记录是它曾于十年前被一位来自挪威诺尔兰郡的学生借出。”他叹了口气，大概是感叹早年未能足够重视这件事，直到今年启用线上档案系统的时候才发现，“你愿意作为校方代表，前往挪威寻找这份文献的下落吗？”

“期间一切费用由校方承担，同时，校方已经取得了中央情报局的支持助力，他们同意派一名专业探员与你同行。”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噢…”刚打算说再考虑考虑，毕竟自己的经济条件就摆在那，但听到了费用报销霎时转了语气，“当然，我很乐意为学院服务，毕竟我也是这里的一份子。就是这份文献，除了借出记录外还有其他具体的记录吗？”

<KP> “校方保留了一份不甚清晰的影印件。”他脸上浮出了由衷的微笑，“十分感谢，基耶萨。那么我带您和探员先生认识一下，然后一同去看看资料和档案吧。”

<KP> “这位探员名叫卡西里欧·拉斯特·斯宾塞，与你年龄相近，工作态度十分认真，希望你们能聊得投机……”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好的，劳烦您了。”我点了点头，甚至伸手摸了摸密米尔，就是在听到校长说出的名字时恍惚了一下，“您是说，他叫卡西里欧？这或许是赶早不如赶巧了，我同他是旧友。”

<KP> “这可真是巧了。”校长有些诧异，“看来我不用担心了……刚刚门卫来电话说他已经到了校门口。”

于是，卡西里欧和赛特在校门口汇合了。

校长对卡西里欧的态度也诚恳而热切：“这次任务前后牵扯了十年，恐怕有些困难，需要多麻烦你了。”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看到卡西里欧，我在校长的后方点了根烟，然后朝着他小小挥了挥手。

<KP> 卡西里欧知道，这次行动并非秘密行动，需要将行程报告后勤部门，后者将与诺尔兰郡政府联络接应，博德

市警方也将配合 CIA 进行调查。当然，如果你有特别的行动风格，也可以按自己的计划行事。

虽然他们给你提供了赛特的资料，但那几张纸上的内容远不及你认识的赛特多。而且其他候选人的资料证明，他们都没有赛特的身份方便。

<卡西里欧·斯宾塞> 想着相较于平时的任务来说这次的事情应该会结束得很快，有了上头的帮助自己也不至于处处都小心翼翼，只是在看到赛特的资料和他本人的时候难免心里有些没底：赛特的确和寻常人不太一样。我点点头回答校长：“明白，道格拉斯先生，这是我的工作，并不麻烦。”

我看着朝我挥手的赛特，也微笑了一下，想着在工作中还是保持一个礼貌且谨慎的态度为好：“基耶萨教授，好久不见。”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好久不见了，斯宾塞。”叼着烟笑咪咪地跟对方回复道，这要是别人，指不定我就要死在哪里了，不过也看出了对方是在工作的状态，姑且是按照公事公办的语气来，“这次的挪威之旅要多加麻烦了。”

<卡西里欧·斯宾塞> “职责所在，义不容辞。”我看了看赛特身边的密米尔，“这次你也会带上它一块儿吗？”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当然，它和我密不可分。”捏了捏密米尔的耳朵，又和它亲昵地蹭了蹭，“它可是

我的‘奈芙尔缇缇’。”

<KP> 校长看着你们寒暄了一阵，礼貌地从旁切入：“两位对这次任务还有什么疑虑吗？我们会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我有些好奇，那位诺尔兰郡的学生是没有返校记录了吗？虽然说文献借走不还是不大好，但搭上毕业证可不是很划算的。”

<卡西里欧·斯宾塞> 点头表示自己了解，“我会以秘密的存在为前提制定保护计划的……希望它不会再挠我一爪子。”忍不住多看看那只仿佛成精的耳廓狐，转向校长，“我听闻贵校是由于遗失了一份文件才来寻求 CIA 的助力，关于这份文献，您能否说明一下它的具体价值和可能经手的人物，这能够帮助我们缩小检索范围。”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当然不会，上次是你吓到密米尔了，它一般来说是很亲人的。”

<KP> “当然。”校长点点头，“这份文献原件于 10 年前，即 1990 年 5 月由挪威留学生诗寇蒂·米德加德借出，此后再未归还，图书馆曾试图联系诗寇蒂·米德加德，但未能成功取得联络；校方也曾暂缓发放其学位证书以督促其返还馆藏文献，而这份学位证书被扣押至今。”

“遗失的文献是一份近代神秘学大师伦道夫·卡特的手稿，此人曾居阿卡姆市，于 1928 年失踪，留下了许多尚未

破解的谜团。学术界对此手稿的内容含义尚未有定论，但它对神秘学研究意义非凡。影印件目前就在学校图书馆。”

“诗寇蒂·米德加德的学生档案仍在档案室，两位可以移步一观。”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诗寇蒂·米德加德，这个名字的寓意倒是很好，掌管未来的命运女神，世界树。”一边感慨，一边尝试着吐烟圈，“也不知道这位留学生有没有预料到今天的这一幕。劳烦您带我们去看看了。”

<卡西里欧·斯宾塞> 眨了眨眼，不是很明白为什么处于安全考量而单手把密米尔提溜进空运箱算是一种惊吓。我继续：“有劳您了，在这之后，如果我能够看看这份影印文件的话，也请务必让我详细了解一下，毕竟我需要提取文件资料内可能涉及到的线索。”

<KP> 校长自无不可，带你们来到了档案馆。然而诗寇蒂的档案很单薄，只有两页：首页上贴有一张诗寇蒂·米德加德的彩色证件照，照片中是一名有典型日耳曼人特征的金色长发年轻女性，相貌平凡，表情淡漠。后面的档案显示诗寇蒂·米德加德国籍挪威，1970年7月1日出生于挪威诺尔兰郡雪古岭镇，中学毕业于诺尔兰郡博德市，1986年至1990年间就读于密斯卡托尼克大学物理系，成绩优异，毕业论文的导师为埃里克·巴尔塞教授。档案中家庭成员栏为空白，家庭住址栏则为博德市萨尔特大街18号。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这甚至是一位物理系学生。”我摸了摸下巴，从包里翻出笔记将这个地址记了下来，

“看她的名字，我还以为她会有乌尔德与薇儿丹蒂之类的姐妹。他的导师有去问过吗？这个学生的品行如何巴尔塞教授应当是有所了解。”

<KP> “据说她是那种‘典型离群索居的科研者’，”校长回忆着说，“她的毕业论文使巴尔塞教授印象深刻，但并未得出实用性的结论，也不被其他导师们看好。可惜的是，这份论文的备份件已经遗失了。”

“如果你们想当面问他，巴尔塞教授目前正在学校，他上午的课程十一点半结束。”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并不是很明白赛特所指的姐妹是什么意思，只是在记下相关信息之后细细地端详了一下对方的容貌，确保自己在人群之中能一眼认出任务目标相关的重要人物。听到校长说论文备份也遗失时忍不住开口：

“贵校有考虑过更换文件档案保管人员么？即便是大学的档案室，这么松懈的资料保管系统也显然不能满足现在的发展需要了。”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噢…遗失了。确实，学院对档案的归类保管以后得更加谨慎了，也不能每次都派人去把东西再找回来，十几年对我们也都是巨大的亏损了。”遗憾地摇了摇头，“当然，如果斯宾塞不觉得麻烦，我觉得可以去问问看。”

<KP> “校方目前在全面推行电子档案管理系统。”校长有些感慨，“如果早些推行，恐怕我们也能更早发现文件

的遗失。这是一个管理上的漏洞。”

<卡西里欧·斯宾塞> “没关系，我赞同，如果能多了解一些她本人的情况当然是最好的。”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那就一会儿去问问巴尔塞教授，我想我们可以去看看那份文献的影印件了。”在略了两边档案发现没什么可看的后说道。

<KP> 你们来到图书馆，馆员翻出了文献的影印件：影印件约有40页A3纸张，上面遍布精密的几何图案与公式或矩阵般的密集数字，夹杂意义不明的符号。

可以过困难数学或困难物理学，神秘学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我架着眼镜仔细看看这份遗失文献的影印件。

<骰子> 赛特的神秘学结果： $1d100=67/60$ 失败。

<卡西里欧·斯宾塞> 没有想到是一份和文字内容完全无关的资料。我拿着随身的微型相机问问校长：“请问一下您，这份资料能翻拍么？这么复杂的图形，可能在之后的调查中需要比对才能确认我们取回来的并非赝品。”

<KP> 你感觉这份文献还是太过深奥了……可能是由于手稿中的图纸十分精密，影印件无法完美复制其中的全部信息。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晃了晃看的头大的脑袋，有些遗憾：“这要是原件就好了，影印件还是差了一些，这么珍贵的东西遗失了十年真是难以置信…”

<KP> 校长点点头，说：“可以，我们相信探员的专业性。”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点头谢过，尽可能地将所有的内容都收入了相框之内，以便今后的细节比对。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学生借阅这种级别的文献应该是有登记缘由吧，借阅记录上有注明吗？”

<KP> “用于毕业论文的参考资料，巴尔塞教授当时很支持她。”

<卡西里欧·斯宾塞> “您放心，我虽然不明白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内容，但是 CIA 的工作原则我不会忘记。”我拍完了照片。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如果是这种缘由借走了文献，那没准是这位学生想佐证其观点的实用性，只是发生了意外？”看着斯宾塞拍下照片，我摸着密米尔，又拿出怀表看了看时间，“差不多的话，去问问巴尔塞教授吧。”

<KP> 你们发现现在赶过去的话，正好可以撞上教授下课。

<卡西里欧·斯宾塞> “明白。”学校里的情况，赛特和道格拉斯校长自然是比我更清楚的，至于他们所需要的文献，我只要在保证人身安全的情况下尽力协助他们获取就好。我从善如流地跟上。

<KP> 来到教学楼时，头顶的乌云似乎更厚了，好像马上要下起雨来。学生们没有多留，匆匆地奔向宿舍，只朝你们投来好奇的视线。

巴尔塞收着自己的课件向校长问了声好，校长则为你们介绍了一番，最后问：“您还记得多少诗寇蒂·米德加德的事？”

“她啊……”巴尔塞回忆了一阵，“诗寇蒂是名很认真的学生。她喜欢独处，在学校里似乎没有密切的朋友。没听她说过自己家里的事。”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我们听闻她借阅文献是为了毕业论文，但论文备份已经丢失，您还记得她的研究内容吗？”

<KP> “她在学科研究角度方面可是颇有些大胆而独到的见解，”教授忽然兴奋起来，“《以狄拉克方程解集推导狭义相对论中的时间膨胀规律》，这可不是一般的学生敢做的选题。如果她继续学业就好了，怎么不和我说一声就自己离校了呢？”

<卡西里欧·斯宾塞> “她不仅从来没有提起过家人，而她的家庭情况也从来不曾在学校的记录中出现么？一次都没有？如果是孤儿的话，我想学校至少也会在调查清楚之后发放补助金吧，毕竟我们的教育基金就是为此而存在的。”

<KP> 巴尔塞看向校长，而校长咳嗽一声：“……此前学校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并不是很完善，何况她来自遥远的挪威，也从未申请过助学金。”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嚯，这个研究论题确实是一般学生选也不敢选的，时间膨胀规律，这倒是也很契合她的名字了。”我摸出笔记将这个一起记录了下来，“以那份文献的深奥程度，完成选题也应当是没问题了。她有提过为什么选择这个选题么？”

<KP> “我不记得了。”巴尔塞遗憾地摇摇头，“不过我对那份文献一直有些怀疑……它涉及某个复杂方程的解集，似乎是某种时间与空间坐标的推算，但竟然和神秘学有关？听起来像是编出来的噱头。”

<卡西里欧·斯宾塞> “家庭情况不明……”我记下，“看样子她是位惹人喜爱的学生，但不能排除她为了生活而将这份文献资料变卖，使其流入私人收藏市场中。”我尽量客气地斟酌着用词，“如果它的价值真有各位所说这么重要的话。当然，我也不愿意见到一位前途无量的学生做出这样的事，这是最坏的设想，因为私人收藏品的去向很难追踪。”

<KP> “她不会的。”巴尔塞教授像是替她受了侮辱，“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只是陈述一种可能性。”我不为所动，“这是我的本职工作，请您谅解。”

<KP> 校长上前安抚道：“这只是一种可能。我们也不希望这种事发生……”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那谁知道呢，文献总是很难说的，古人的研究也总是千奇百怪，不得不说有些时候古人的智慧远胜我们。”刚说完发觉气氛不大对，努力开始缓和，“当然，当然，我相信这位诗寇蒂小姐也不会做这种事，先查清楚她的下落才能知晓究竟是发生了什么，在这之前的猜测都是没有任何依据的可能性不是么。”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的习惯就是做最坏的打算，失礼了。”言简意赅地算是对巴尔塞教授道了歉。

<KP> “好吧。”教授的态度有稍许缓和，“如果你们找到了她，请告诉她我很遗憾她没有继续学业。她本来很适合做研究的。”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如果找到她了，我们一定转达给她。”

<KP> 巴尔塞教授点了点头，收好了桌上的文件，又问：“你们还有什么想知道的？”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停止了记录，表示自己暂且没有其他问题。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这位学生过往的论题有与时间相关的么？听闻其他教授实际上不认可她论文的实用

性，她当时有什么表态么？”

<KP> “她一直在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好像从入学开始就确认了研究方向。这很少见。”巴尔塞说，“其他人怀疑她，想让她换一个选题，但她没什么特别的表示，只是说自己会把这篇论文写完。”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富有毅力，心无旁骛啊，如果这位学生没有带走文献没准能成为我们的同僚呢。”顺着巴尔塞教授的话感叹了一句，“我也没什么问题了，感谢你，巴尔塞教授。”

<KP> “好，那我就告辞了。寻找手稿和诗寇蒂的事，你们多费心。”教授朝你们颌首，走出门外。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侧身让出一条路方便对方通行，看了看剩余的两人：“那么，我想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什么时候出发的问题？贵校的时间看起来相当紧迫，珍贵文献遗失的压力也很大，我认为明早或是今晚出发会是个不错的选择。”

<KP> 校长目送教授走去，看向你们，颇有风度地说：“调查的时间安排就交给两位了，相信你们一定不会让我失望。”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我想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回去收拾行李，即刻启程。”看巴尔塞走远，我搓了搓手，开始不合常理地表示自己的迫不及待，“从了解到的来看，这位学生对时间研究的命题应该相当看重，如果是真的

在佐证时间膨胀的实用性，那就真的是，太有趣了。”

<卡西里欧·斯宾塞> “现在就走。”我确认了赛特的想法之后点头没有发表过多意见，心里开始简要地盘算着如何高效地处理去挪威之前需要安排好的事务。同时看着对方如此兴奋总觉得肩头的任务更重了：但愿赛特不要轻易地陷入危险的境地。

毕竟也已经习惯了上一秒收到通知下一秒就出发，况且自己出门前已经和父母还有女儿简单地道了别，行李也提前收拾完毕。倒不如说赛特这么爽快地说马上就走让自己觉得有些意外。等对方收拾好行李之后就开车往机场方向驶去。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到家后光速收拾了自己的行李，给密米尔办了相关证件就出发了，有趣的事总是不等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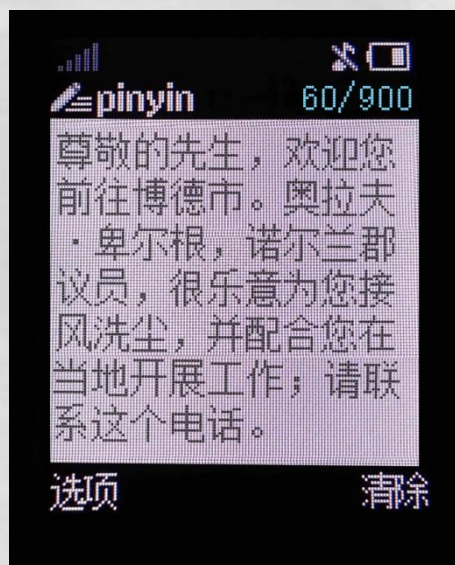
<KP> 这天晚上，堆积的阴云终于沉不住气，让一场暴雨泼洒而下。所有的飞机被迫延迟到次日起飞。

即使待在候机厅里也能听到的震耳欲聋的雷声，与时而照亮室内的白色闪电，让这次旅程蒙上了一层阴霾。

第一章

<KP> 你们睡得很不安稳，好像梦见了什么，却又无从回想，只记得在醒来的时候天空已经晴朗得万里无云，自己背后却蒙上一层冷汗，湿漉漉的很不舒服。你们匆匆地睁开眼睛，发现手机上多了一条消息。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是先前的天气造成的心理作用？”醒来之后发现衣服都湿黏在身上不大舒服，拉了拉衣服的领口尝试着透透气之余打开手机看那多出来的消息。



<卡西里欧·斯宾塞> 因为疏忽了天气而导致工作不得不推迟了一天，对此感到有些懊恼，但第二天的天气是晴朗的，这是个好消息。我发挥了绝佳的工作精神简单利用机场卫生间的水龙头洗漱了一下，看看改签之后飞往挪威的飞机是几点，顺道再看看手机上的消息。

<KP> 这则短信是用英语写的，赛特发现那段区号有些熟悉，可以看出号码来自挪威。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有些意外，虽说不是秘密任务，但异国议员能直接联系到我的任务专用手机号，这意味着我们的信息已经提前透露给对方一部分了。既然如此，

出于知己知彼的考量，我决定打电话回局里请他们发一份奥拉夫·卑尔根的详细资料给我。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哦豁，看起来不是骗子发出来的，要拨过去吗斯宾塞？”理所应当没有去往更复杂的方向严谨查询，我晃了晃自己的手机，漫不经心朝着卡西里欧问。

<KP> 局里很快回复了这名议员的详细资料。他今年四十岁，是挪威当地人，曾因一些事件和密大产生了交集，并与校方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对自己国家的悠长历史与独特的北欧文化有相当的自豪感。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们可以和他聊聊。”我略微点头，等待着局内的信息反馈，“在此期间，我就能把他和资料里的人对应起来了。”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当然，当然，一切交给你来。反正信号确实是从挪威那边发来的，啧啧，真是没想到能这么有面子，让议员接待。”作为一个懒人非常满意地同意了斯宾塞的话，甚至隐约有种‘那就全部拜托给你’的架势，我摸出烟点了起来，顺便往四周看看，打算趁对方确认时逛一下。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对赛特甩手不管的态度倒也很习惯了……毕竟确认当地的环境安全也是我工作的一环，遂按照短信显示的电话拨了回去：“您好，请问是卑尔根议员吗？”

<KP> 赛特在机场闲逛的时候发现了一些旅游小册子。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我随手拿起来翻翻看，没准还能看到什么新奇的旅游地点，当然，公费旅游这种事等斯宾塞忙完再跟对方暗示好了，毕竟可不是每趟出差都能报销的，肯定要薅的彻底一点。

<KP> “您好，先生。卑尔根议员正在处理事务，这里是议员秘书蒙妮卡。您一定收到了我们的信息吧？如果方便的话，请告知我您二位的行程，我们会安排一名当地警员前往接机。”

<KP> 对面是一个礼貌地表示着欢迎的女声，语速适中，咬字清晰。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没有再多加介绍自己和赛特的姓名和身份：“有劳您。我们昨晚因为天气原因耽搁了，现在会赶下一班最早的飞机尽快到挪威——”我一边说着一边抬头看看机场的时刻表，“我记得我们和您那儿的时差是六小时，您派人六小时后到卑尔根机场就好。”

<KP> 赛特看到小册子上介绍了博德附近的水域存在漩涡现象，为当地一大景观，著名作家爱伦·坡所著《莫斯肯漩涡沉浮记》中的真实地点即在博德市周边，其他诸多文学作品中对此亦有描绘。

<KP> “明白了。警员的名字是伊瓦尔·萨斯，请您记录车牌号与他的电话……”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虽然以前也有来过，啧，有点像之前看的那个日本漫画的那个漩涡啊，有意思。”

想起了学生曾经给自己看过两眼的那个古怪漫画，感叹过后我将旅游手册拿在了手里，一边记下那些地点，一边看

了看自己的表。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逐一记录到了手机上，除此之外还留了在纸笔上的备份：“好的，请您向议员转告，感谢他的热情款待。”



<KP> 现在是上午八点十分，你们很快就可以登机了。

<KP> “如果您需要什么帮助，请联系我。”
蒙妮卡顿了两秒，等你先挂掉电话。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看时间差不多了，我随便找家店买罐软糖后就去找斯宾塞，旅游手

册很自然地放进了包里。

<卡西里欧·斯宾塞> “也谢谢您，女士。”我向蒙妮卡也道谢，随后琢磨着时间差不多了，利落地挂断电话不再多说

议员也联络完毕了，自己也没什么心思在机场的商店里转悠，于是转而将行程变动情况往局内汇报了一下，更新了

自己和赛特乘坐的飞机航班信息，并且将议员甚至是接机司机的信息全都事无巨细地上报。简讯发送完毕之后就打算和赛特一起上飞机走了。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我再检查一遍身上的东西，确认没少我摸了自己带的《埃达》在手上，跟在了斯宾塞边上，甚至还给对方倒了俩软糖：“你吃吗斯宾塞？”

<卡西里欧·斯宾塞> “你刚刚去买的。”陈述句。虽说习惯了不购买非必要的物品，但是赛特这种散漫的性格自己倒不意外，谢过对方之后接过软糖吃下去——我记得奥菲丽娅也很喜欢这些糖果。

<KP> 就在飞机起飞之前，赛特的手机忽地响了起来。还没等你去接，电话铃便断了；空乘人员站在你的旁边，带着歉意催促：“请您关闭手机电源，我们马上就要起飞了。”

那是一个陌生的号码。赛特看了看屏幕，发现它倔强地闪了两下，随后陷入了黑暗。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啊？”我拿出来看看我手机，看看是怎么一回事，“应该关了吧？我应该不至于老得这事都记不住吧。”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以询问的眼光看向赛特。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买点机场纪念品而已，糖果也是一种消遣物，毕竟机上不能抽烟。”看到手机黑屏

了，虽然有些恼火，但更多是好奇谁给自己打了电话，按了按开机键看看能不能开，“好像有谁打了过来，斯宾塞你帮忙记下号码？”说完还尝试着报出自己还记得的数字。

<KP> “先生……”乘务员看起来有些困扰，“我们马上就要起飞了。”

过个灵感

<骰子> 赛特的灵感结果:1d100=9/70 极难成功。

<KP> 赛特准确地记下了那个号码。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好好好，马上关机，不太好意思啊手机有点问题，老年人的设备是这样。”我果断掰了电池给机乘人员看，然后上机。

<卡西里欧·斯宾塞> 自己的手机也关了机，听到赛特的话后我点了点头，拿出纸笔将对方所说的内容记下来，打算晚些下了飞机丢去局里查一查通话来源地。

<KP> 飞机在一阵轰鸣中冲入云层，平稳地飞行了一会儿。在你们有了些困意的时候，机身在气流的影响下颠簸

起来，乘务员也开始提醒乘客们不要离开座位。

过一个侦查

<骰子> 赛特的侦查结果:1d100=30/55 成功。

<骰子> 卡西里欧·拉斯特·斯宾塞的侦查结果:1d100=25/80 困难成功。

<KP> 向窗外看去的时候，你们疑心那是幻觉——蛾子怎么会出现在这样的高空呢？一只蛾子撞了两下你们的玻璃，随即被风卷走了。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是错觉吧，这可是在飞机上升。当然也没准？想到最后，原本不打算理会的自己干脆往窗口可见的部分尽力往后看，试图确认真伪。

<卡西里欧·斯宾塞> “你也看见那只飞蛾了吗？”我在引擎的轰鸣里问赛特，当看到对方凑过去看的时候内心也有了肯定的答案。

<KP> 在云层中似乎掠过了一个不详的黑影，但很快就看不见了。机身变得平稳起来，经过一块块白如棉絮的云

朵。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当然，你也看到了那应该不是错觉了。古怪啊，总不能是什么鸟叼着到高空然后被气流夺食了吧？”注意到黑影时起了不小的兴趣，随即躺回了自己的位置上，“斯宾塞，我有种预感，没准，当然我说是没准，我们这趟旅途从飞机开始就要出意外了。”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希望你能说一些不那么惊悚的话题。”虽然也觉得事情有些古怪，但因为自己从来不怎么相信赛特能看见某些东西——毕竟灵魂离体这么不切实际的事情在自己四十六年的人生里闻所未闻，我叹了口气，“意外，我们总能解决的，在这个大铁皮盒子里，我最不想听到的单词就是意外了。”

<KP> 在你们的谈话中，飞机继续飞行着，最终安然无恙地降落。周围的乘客们启动手机，向家里人报着平安。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意外不是贬义词，没准是好事？”在平安落地前回答了斯宾塞，当然自己的好事对绝大多数人而言都不是好事这后半句没说出口。甚至平安降落后还有些遗憾。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在遗憾的同时我将手机电池按回去，有钱一定换了你。这么想着我尝试着再次开机手机，顺便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消息。

<KP> 赛特的手机收到了一个未接来电和一个短信，都来自道格拉斯校长，短信的内容言简意赅：【巴尔塞教授

失踪了。】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看到短信的那一刻干脆就回拨了未接的电话给道格拉斯。先是飞蛾和飞机黑影，现在是巴尔塞消失了，充实又刺激啊。

<KP> “基耶萨，看到消息了？”道格拉斯的声音还算沉稳。

“巴尔塞今天没来早会，也不在宿舍。我们联络了他的家人，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看到了，他的家人那边报警了没，宿舍那边有加装监控设备么？”我从善如流摸出了烟点上，一边问道格拉斯，“他的宿舍如果还没去看过可以现在去看一眼。”

<KP> “那里……有些奇怪。”校长的声音低了些，“有线香的气味，地上有几只蛾子的尸体。”

“他的家人已经报警，宿舍内部并没有设监控……但是没人在早上看到他出来。”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线香和蛾子？”听到这有些古怪，“这么说来在飞机上，我也看到了有蛾子飞过去，还有一个黑影…您如果不忙，能不能帮着查阅一下校内有没有类似事件的历史文献？我觉得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KP> “我会去查一查。你们也要小心，这次的事恐怕没那么简单。”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好，巴尔塞教授的宿舍也劳烦您先封一下吧。”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在和道格拉斯挂断电话后，我抽了两口烟喊了喊卡西里欧：“咳，斯宾塞。虽然我们飞机没有意外，但多少好像别的地方出了小岔子啊。”

<KP> “我会让人去办这件事的。保重。”校长在挂掉电话前说。

<卡西里欧·斯宾塞> “意外不是贬义词，没准是好事？”在平安落地前回答了斯宾塞，当然自己的好事对绝大多数人而言都不是好事这后半句没说出口。甚至平安降落后还有些遗憾。

“在计划之外的内容，至少70%都是坏事。”我简略地回复。平安落地后松了口气，在人群打电话报平安的声音中率先将打给了局内，并且将那串陌生的电话号码也汇报了上去，请求追查一下号码归属地和所有者的信息。

<KP> 局内告知你那是一个挪威当地的号码，但所有者就一时间查不出来了。

<卡西里欧·斯宾塞> “什么事？”我挂断电话之后疑惑地看向赛特，自己方才专心地想着那串号码的事，并没有留神注意对方的通话内容，心里隐约有不好的预感。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刚刚道格拉斯告诉我，巴尔塞教授失踪了，早会他没去，宿舍里没有人在。”因为意外来的有点快但也不好面上显露对刺激性事件到来的亢奋，只能努力压下来表现出委婉又忧虑的神情，“他的家人目前是报警了，在他的宿舍内发现了奇怪的线香和飞蛾。哦对，你还记得飞机上看到的蛾子吧？我想，应该就是

那种。”说完后，我小心看看卡西里欧的表情。

<卡西里欧·斯宾塞> “失踪了？”我一时间对赛特描述出的画面感到荒唐非常，“……我们现在难道是处于一场天杀的邪教电影里吗？”捏捏眉心，不过至少现在赛特和道格拉斯还没有出事，事情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我明白了，我想校长先生也会联系当局进行调查，而我在这里的任务是保障你的安全。如果巴尔塞教授失踪的事和我们所调查的内容有关，我会多加留意的，那些飞蛾……”

我转而将蒙妮卡给出的警员电话拨通，告知一下对方我们已经抵达，顺便也再在内部网络上提交了一下巴尔塞教授失踪的信息。

<KP> 你们谈论着走出机场，看到一名双手抱臂的青年，有些不耐烦地把手中的长柄牌子往肩上一靠；那上面写着赛特和卡西里欧的名字。

<KP> 在卡西里欧拨通电话的时候，他身上响起了电话铃声。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那些飞蛾一定不简单，斯宾塞，我知道你大概不太信这些神神叨叨的小玩意儿，但是发生了总要面对嘛，就当我们是邪教电影里那些主角，现实总不能比这更糟糕吧。”看他这个反应还算正常我就继续说了下去，“我也拜托了道格拉斯帮忙查过往的历史文献有没有这种事发生了，这真是，真是太糟糕了。”顿

了一下把太棒了及时换掉，在看到有写着我们名字的牌子后拍了斯宾塞。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挂断了电话，对他举起电话挥手示意了一下。

“真高兴我没有听到你说这真是太棒了，赛特。”我难得有些欣慰。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哦…是吗？看起来你很满意这个回答。”有些心虚地多抽了两口烟，如果真说出来只怕斯宾塞看自己就更那个了。

<KP> “你们就是来接头的人？”他向你们点点头，将牌子横着扛了起来，“车在外面。跟我走。”

看上去他不太在意你们谁是赛特、谁是卡西里欧。

<卡西里欧·斯宾塞> “只要是你真心的回答，我都会很满意的。”我拍拍赛特的肩膀，朝着年轻人点头示意，“你是伊瓦尔·萨斯对吧？”以防万一还是口头确认了一下。

<KP> 他点了点头，说：“我会配合你们工作。你们来之前我们也进行了部分调查，路上说吧。”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呃，嗯嗯，真心绝对保证，哦，等等，我还得接下我的小宝贝，宠物托运应该也到了。”

说完我赶紧找宠物托运，既然到地方了我自然也换回了很久没说的挪威语，以求尽快找到我的宝贝密米尔。

<卡西里欧·斯宾塞> “嗯，他的宠物。”我对萨斯的高效性在心里给予了挺高的评价，当赛特提起密米尔的时候才反应过来自己因为一时间处理了太多事，竟然把这个小家伙给忘记了，尴尬地干咳两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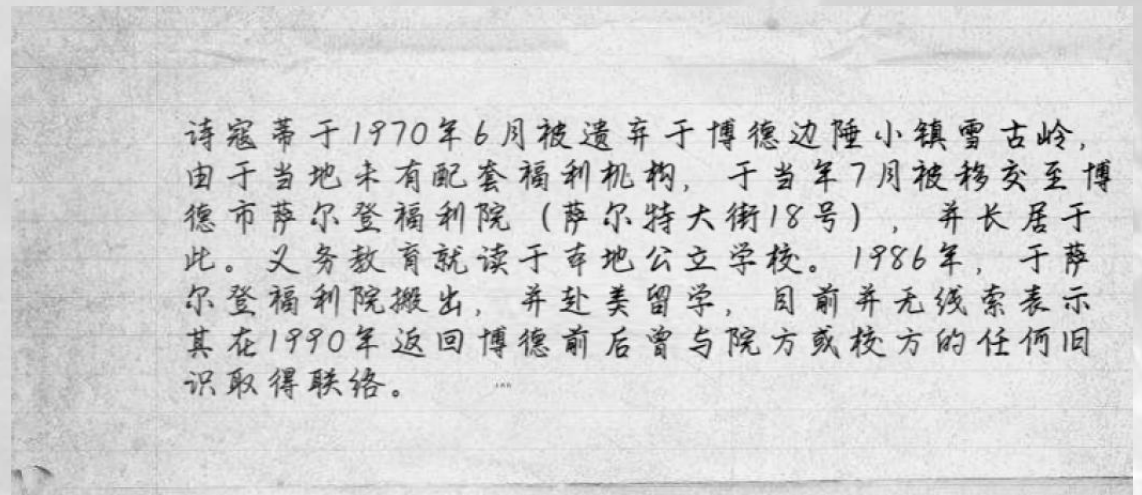
<KP> 听到你会说挪威语，警员多少有些惊诧，但看到密米尔的时候他就更惊诧了——大概是在想你们到底来干什么的。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当然是来公费旅游的。看他的表情都猜到了是在想什么，我心里暗自回答道。

<卡西里欧·斯宾塞> 实在抱歉，我们马上就开始工作。我心想，愧疚万分。

<KP> 伊瓦尔边开车，边简短地对你们汇报：“诗寇蒂·米德加德于1990年5月18日入境奥斯陆，当日转机前往博德市，之后再无任何出入境、就业、社保、出行或租房记录，2000年5月至今被官方确认为失踪人口。你们需要她在本地生活的记录吗？”

<卡西里欧·斯宾塞> “需要，1986年入学密斯卡托尼克前的全部记录，都请你提供一下，十分感谢。”



<KP> “好的。”他将一页纸递给你们，明显是精简过的。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接回密米尔后我摸了摸它的毛发，调整了工作表情后凑过来一起看看。

<卡西里欧·斯宾塞> 一页纸？实际上我期待着更加详细的记录，少说也得有两页吧，不过筛选信息的工作的确也是件麻烦事，我接过，没有表露出什么异议，仔细阅读起来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这信息精简的，很有效率。”直接将斯宾塞的心声转换成了语言直白委婉地表述了出来，“她旧识的信息有吗？”

<KP> “尚未查到她与谁有密切的联系。”

“我会带你们去博德市政厅，会见议员。博德市警局的办公区与档案室也在那里。”他告知了你们接下来的行程，“若您有任何生活、交通以及其他方面的问题，可以联系秘书蒙妮卡进行处理；我将作为博德市警方代表负责协助调查。”

<卡西里欧·斯宾塞> “她被遗弃过，所以家庭信息才是空白。”看着她的经历，短暂地沉默了一会儿，“雪古岭是个怎样的镇子？我知道具体的数据和信息在市政厅都会有官方记录，但我想听听你们作为警员的看法。”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好吧好吧，希望挪威警察一如我小时候那样令人信赖。毕竟每一个挪威人都相信他

们的警察。”最后一句用挪威语专门说了一遍，然后我摸了摸密米尔。

<KP> “常驻人口很少，是一个博德市边陲的峡湾小镇，属于博德市区划范围内，毗邻赫瓦格密尔河。”他很官方地说，“我并未去过。”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听斯宾塞在询问，我干脆打开笔记，然后将旅游手册顺进去，假装记笔记实则看旅游手册，看看有没有这个雪古岭的旅游景点。

<KP> 赛特过个图书馆

<骰子> 赛特的图书馆结果:1d100=99/55 大失败!

<卡西里欧·斯宾塞> “很谨慎的说法，谢谢。”虽然没有得到想要的回答，但还是顺口道了一句感谢。

<KP> 在赛特翻着旅游手册的时候，密米尔蹦跶了一下——结果就是笔记里的旅游手册滑了出来，并且正被伊瓦尔从后视镜瞥来的一眼收进眼底。

他没对此说什么，只是惜字如金地点点头，转向前方不再开口了。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看他没开口也很满意地捡回来继续夹进笔记继续看，随后想起卡西里欧就在自己边上，

心虚地搓多了两把密米尔。

<卡西里欧·斯宾塞> 暗忖相关的情况果然还是要等到了当地才能有进一步了解了，我不再寄希望于能从伊瓦尔身上获得什么主观评价。因为还在捏着那一页纸打量所以没有注意到赛特滑出来的旅游手册，心想到达市政厅之后如果能获取一份详细的地区规划图就好了，尽管这是有些敏感的信息。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察觉到对方没有发现，我假装正经工作状态递过去给他：“斯宾塞你要不要看看这个，没准有雪古岭的介绍信息？毕竟我很久没有过来了，在机场时就提前 shun…拿了一本。”

<卡西里欧·斯宾塞> “旅游手册？我不太确定上面的信息是否准确……不过也是一种渠道。”我有些讶异赛特居然在认真地想着收集信息，而不是拿旅游手册来实现它本身的目的，于是接过来翻看一下雪古岭的信息

<KP> 过图书馆

<骰子> 卡西里欧·拉斯特·斯宾塞的图书馆结果:1d100=31/60 成功。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一下子看出了斯宾塞的讶异点，我搓着密米尔，一边想着真是对不住真的是准备实践

它，一边开口胡诌：“当然，毕竟是出差办公，当然不能辜负道格拉斯的期待。”

<KP> 卡西里欧意识到，赫瓦格密尔河与北欧神话中的初始之泉“赫瓦格密尔泉”同名，该泉水发源于北欧神话九界之一“尼福尔海姆”，传说中与冥界相连的浓雾弥漫的极寒之地。

<卡西里欧·斯宾塞> “嗯……这个赫瓦格密尔河，”我略显艰难地读出这个拗口的单词，“和赫瓦格密尔泉同名，就是北欧神话的初始之泉，这条泉水据说发源于尼福尔海姆。详细的内容，赛特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心中疑惑自己为什么会知道这些知识，或许是因为从前给女儿读到过北欧神话故事相关的内容。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赫瓦格密尔和尼福尔海姆？据说赫瓦格密尔的水只有巨人能喝，因为有剧毒。这名字不太好。哦，后者你比较熟悉的名字应该是尼伯龙根？那个比较出名一点，所在地就是在这个尼福尔海姆。”一听就是很有趣的景点，在稍微解释了一下是什么意思后，我开始盘算怎么让斯宾塞带自己去那旅游。

<卡西里欧·斯宾塞> “挪威的小型区划都是这样，以神话典故命名吗？”我将手册还给了赛特，“十分有韵味的做法。”

<KP> 车子一路驶过街道。富有古典感的形态各异的低矮独栋小楼点缀在城市各处，而一幢古堡般的厚重灰白色石砖建筑格外醒目，耸起的深色尖顶略有些哥特风格的影子；伊瓦尔在门口停下车，告诉你们：“到了。”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毕竟我们现在踏足的土地甚至叫‘斯堪的纳维亚’，你见什么岛屿起这样的名字的。”
在车辆到达前回答了卡西里欧的话，随后又摸了颗软糖嚼嚼，试图驱散嘴里的烟味。

“不过，要说神话典故，我的名字里可也有一个呢，虽然不是这里的本地神话。”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一边下了车一边从鼻腔里嗯了一声表示赞同赛特的观点，心想着如果有空的话自己是否该去补习一些人文类知识，使得调查推进得顺利。我谢过伊瓦尔，往市政厅走的路上问赛特，“我知道一些，是埃及神话对吧？但是详细的并不清楚。”

<KP> 你们能看到有一名穿着商务套装的女性在打开的市政厅大门前等待。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当然，来源是埃及神话中的战争之神，力量之主，有机会你可以了解更多。”我笑了笑，没把邪恶之神的名头一起挂上去，“不过毕竟我是北欧人，北欧神话才是这次的学习重点？”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是个没什么时间读书的人，更详细的内容，还要请你来指导我了。”我微笑了一下，侃侃而谈的赛特一瞬间给自己感觉靠谱非常，暗自把对方说的内容记下之后，我走到那位女性面前，礼貌地打了招呼：“您好，我想您就是蒙妮卡女士吧？”

<KP> 她看到你们的谈话结束才带着教养良好的微笑走上前来，与伊瓦尔交换了一个眼神，然后朝你们笑道：“是

的，有失远迎。基耶萨先生，斯宾塞先生，一路舟车劳顿，真是十分辛苦……我带两位去茶歇室坐下？那里是议员为诸位指定的办公地点。”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安排真是周到，就连办公地点都预备了，我以为会是在旅店或者酒店套房之类的。”话语中隐约有一丝遗憾，毕竟有地点不就等于有概率要打卡上班？

<KP> “仅在您需要的时候。”她周全地说，“您有自己的调查计划，也不必经常出现在这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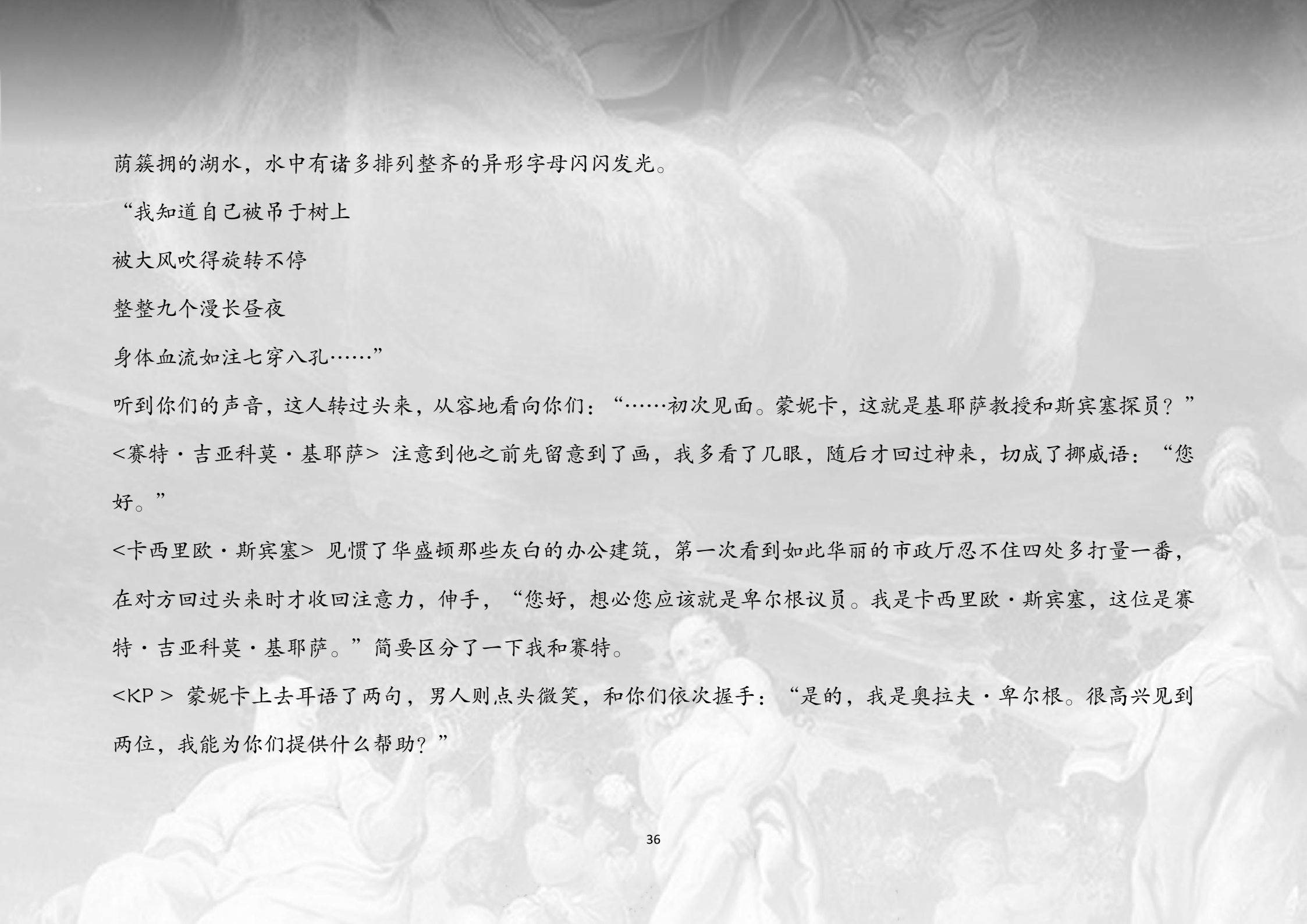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很讶异：“没想到卑尔根议员考虑这么周全……劳您带路了，蒙妮卡女士，只是我们在外调查的时间或许会多于安稳地坐在这里的时间，不过这为我们取用资料提供了便利，非常感谢。”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好吧，甚至预备好了其他方案，非常周到。”得到这样的答案非常满意地做好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准备。

<KP>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蒙妮卡毫无破绽地笑着，带你们走进市政厅。

<KP> 尽管外形如同古堡，但博德市政厅的内部焕然一新，充斥着现代气息与设计感，总高约六米的大厅墙壁上有一副色彩斑斓的金底壁画，宝石与金箔般的材质在灯光之下闪耀着粼粼光泽。

<KP> 而一名身材挺拔的男性背向你们，正陶醉地看向壁画；画中一名倒立的沧桑老者伸手指向下方被星光与树



荫簇拥的湖水，水中有诸多排列整齐的异形字母闪闪发光。

“我知道自己被吊于树上
被大风吹得旋转不停
整整九个漫长昼夜
身体血流如注七穿八孔……”

听到你们的声音，这人转过头来，从容地看向你们：“……初次见面。蒙妮卡，这就是基耶萨教授和斯宾塞探员？”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注意到他之前先留意到了画，我多看了几眼，随后才回过神来，切成了挪威语：“您好。”

<卡西里欧·斯宾塞> 见惯了华盛顿那些灰白的办公建筑，第一次看到如此华丽的市政厅忍不住四处多打量一番，在对方回过头来时才收回注意力，伸手，“您好，想必您应该就是卑尔根议员。我是卡西里欧·斯宾塞，这位是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简要区分了一下我和赛特。

<KP> 蒙妮卡上去耳语了两句，男人则点头微笑，和你们依次握手：“是的，我是奥拉夫·卑尔根。很高兴见到两位，我能为你们提供什么帮助？”

<KP> 可以过教育和灵感

<骰子> 赛特的教育结果:1d100=61/80 成功。

<骰子> 赛特的灵感结果:1d100=78/70 失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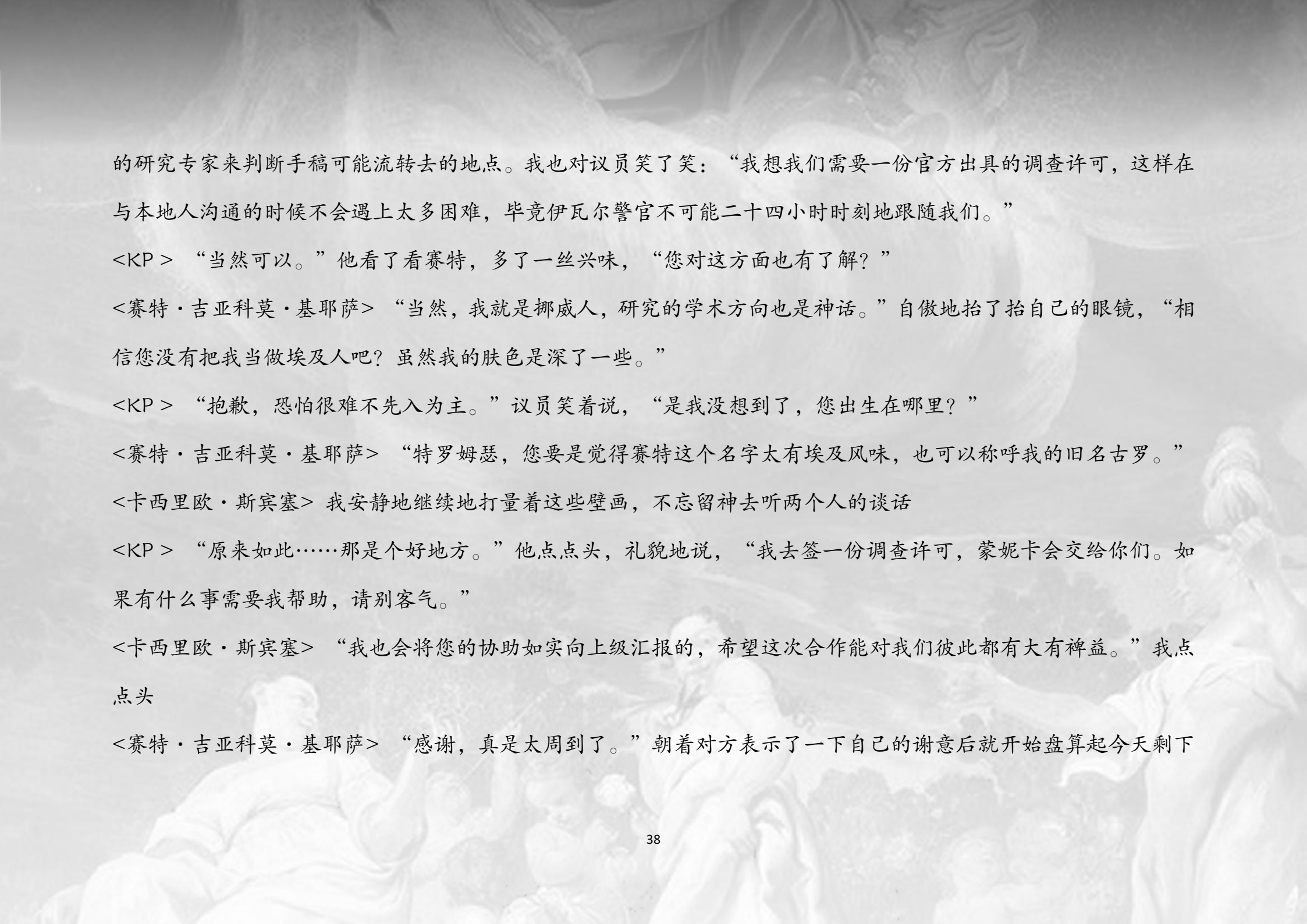
<骰子> 卡西里欧·拉斯特·斯宾塞的教育结果:1d100=20/70 困难成功。

<骰子> 卡西里欧·拉斯特·斯宾塞的灵感结果:1d100=58/70 成功。

<KP> 你们意识到画中的字母是古代维京文明中的如尼文字，赛特知道这种文字比起交流用途更多用于通神、占卜、祭祀与施展法术，被认为拥有魔力。卡西里欧回想了一下自己拍摄的手稿，意识到那什么也有类似的异形符号，只是非常模糊。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Runr啊，难怪是倒吊，奥丁与世界树，寓意很好。”我摸了摸下巴，开始不住回忆自己所了解的这方面东西，刚要沉入进去就回过神来这是在和人沟通交谈，缓缓收回了眼神。

<卡西里欧·斯宾塞> 如尼文……非常北欧风情的符号。我想到那份手稿的内容，如果可以的话，或许能找到对应



的研究专家来判断手稿可能流转去的地点。我也对议员笑了笑：“我想我们需要一份官方出具的调查许可，这样在与本地人沟通的时候不会遇上太多困难，毕竟伊瓦尔警官不可能二十四小时时刻地跟随我们。”

<KP> “当然可以。”他看了看赛特，多了一丝兴味，“您在这方面也有了解？”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当然，我就是挪威人，研究的学术方向也是神话。”自傲地抬了抬自己的眼镜，“相信您没有把我当做埃及人吧？虽然我的肤色是深了一些。”

<KP> “抱歉，恐怕很难不先入为主。”议员笑着说，“是我没想到了，您出生在哪里？”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特罗姆瑟，您要是觉得赛特这个名字太有埃及风味，也可以称呼我的旧名古罗。”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安静地继续地打量着这些壁画，不忘留神去听两个人的谈话

<KP> “原来如此……那是个好地方。”他点点头，礼貌地说，“我去签一份调查许可，蒙妮卡会交给你们。如果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请别客气。”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也会将您的协助如实向上级汇报的，希望这次合作能对我们彼此都有大有裨益。”我点点头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感谢，真是太周到了。”朝着对方表示了一下自己的谢意后就开始盘算起今天剩下

的时间如何想办法开始自己的旅游大业。

<KP> “虽然是任务，但闲暇之余还请逛逛博德。我们的图书馆和博物馆都相当值得一游。”

“那么，感谢两位的理解，祝调查顺利。我就先告辞了。”

<卡西里欧·斯宾塞> “如果您有疑虑，也可以随时联系我。”我简单把双方的合作意向提了几句，随后就目送对方离开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我们会记得的，毕竟作为学者，还是想更了解自己的故土上的文化。相信斯宾塞也会一同去学习看看。”我着重了最后一句，然后再次抬了抬自己的眼镜，“下次见，卑尔根先生。”

<KP> 议员礼貌地向你们点头致意，随后进了房间。蒙妮卡领你们进入了茶歇室，这里的沙发、茶几与桌椅看起来整洁而舒适。

<卡西里欧·斯宾塞> “可以麻烦您提供一份……不，两份市政厅测绘的地图吗？我想这应当会比其他任何间接信息都要可靠得多。”我问蒙妮卡。

<KP> “这里已经准备好了办公用品，地图我稍后拿来。”蒙妮卡点点头，“如果您还有什么需要，请用之前的电话联系我。”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如果我的办公室也能有这么舒服就好了。”言下之意当然是在说自己在学校的办公室，走进来后我多看了两圈，随后才挪步回到卡西里欧的身边，“哦！还请另外准备一本北欧神话。”



<KP> 蒙妮卡带着你们要的地图和调查许可回来了。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谢过蒙妮卡，先将地图搁在桌上，随后习惯性地检查了一下办公环境，包括桌下和椅垫，以及窗帘，确认没有可能的监听设备，走到窗边时不知道为何心中一动，看看外面是否有

飞蛾的踪迹。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说起来，您有在这里见过飞蛾吗？比较异常的高空飞蛾，或者与飞蛾相关的古怪事件？”趁着对方在这，我干脆随口问了一句。

<KP> 卡西里欧确认了一遍没有监听的设备；窗外是漫长的白昼，街道上行人稀少。没有飞蛾存在过的痕迹。

“抱歉，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蒙妮卡保持着得体的微笑摇了摇头，“如果您对这些事件有兴趣，我可以带您去档案馆找找。”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好吧，能劳烦您现在就一起启程么？说起来还未过问您的全名，我有这个荣幸知道吗？”

<KP> “蒙妮卡·怀斯为您服务。”她微笑着点点头，“斯宾塞先生，萨斯先生，要一起来吗？”

<卡西里欧·斯宾塞> 检查完毕之后我将雪古岭的地图收好，打算在启程去到这个边陲小镇之前，先在室内把需要用到的信息都好好收集一番……至于图书馆和博物馆……去看看也无妨，对本地了解得越全面越有助于工作。我表示档案馆内我也有兴趣。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好，看到斯宾塞表露出了感兴趣的信号，非常满足，这是好的开始，之后没准就能慢慢加塞景点，一点点，一点点加。

档案馆

<KP> 档案馆里分门别类摆着好几架子的档案盒和档案夹，要找出特定的资料恐怕挺难的。蒙妮卡保持着尴尬而

不失礼貌的微笑：“您需要找什么？”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有最近十年来发生的一些比较古怪的案件档案么？神秘色彩相对丰富的类型，突然的失踪案件也可以。”

<KP> “突然要找恐怕比较困难，我们可以一起试试。”她谨慎地说。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没事，这么多档案看着是很头疼，尽力就好了，一起来吗斯宾塞？”问完我就开始尝试跟着蒙妮卡一起搜罗起档案。

<卡西里欧·斯宾塞> 看着这一堆资料我一时语塞，既然赛特先提出来，那就先帮他找找吧。在这之后我再笼统地翻阅一下雪古岭当地的情况，如果能获取比萨斯告知告诉我们的信息还要详细的内容就好了。我点头先帮赛特找档案

1986年10月，有4名冰岛军事基地驻博德市办事机构（该临时机构如今已被取缔）的在役普通美军士兵擅自离岗，他们驾驶一辆军用工程勘测车于当日清晨离开该办事机构，有线索表明车辆前往雪古岭镇所在方向，然而他们并未抵达雪古岭镇，此后行踪成谜。CIA与当地警方曾在附近的峡湾山间开展过搜寻，但没有找到任何痕迹，此事件中的四名士兵与一辆军用车辆至今下落不明，军方曾研究过叛逃的可能性，但至今仍未定论。

<骰子> 卡西里欧·拉斯特·斯宾塞的图书馆结果:1d100=22/60 困难成功。

<骰子> 赛特的图书馆结果:1d100=64/55 失败。

<KP > 卡西里欧不负众望地翻到了一批失踪档案，其中有忽然消失的，也有消失的地点出现一堆灰烬的，还有几个提到了蛾子的目击证言……有些失踪者被找回了，有些则一直没有结案。其中，一条档案吸引了卡西里欧的注意

<卡西里欧·斯宾塞> “你看看这些是不是你需要的……”我皱着眉把有关案件的模棱两可的目击证言拿给赛特，自己把手头的这段雪古岭失踪记录读完之后才又交出去，“雪古岭那片地区是会吃人吗？怎么军用车辆也会在当地失踪……86年刚好是诗寇蒂入学密斯卡托尼克的时间点，那时她是否就知道这份文献的存在。”我查看一下档案室里是否有记录近几年来从雪古岭来到博德市工作的当地人，或许能够找他们问问雪古岭的情况。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哦哦，斯宾塞你的速度可真快，要是学校的档案室那些人查找归档的效率有这么高或许这件事也可以更早被解决了。”感叹了一下卡西里欧的速度后，我接过档案来看，在这时候倒是正经拿出了笔记出来做记录，“有这个可能，结合她一直在研究时间相关的事，没准这个突然消失也和这个有关。时间膨胀，啧，

能亲自感受一次就好了，毕竟没被证实过。”

<KP> 你发现没什么人口从雪古岭流入，如果要了解雪古岭恐怕还是去当地更快些。

以卡西里欧的敏锐自然能发现，整个档案室里都没有保密级别很高的记录。

<卡西里欧·斯宾塞> “据我所知这种涉及到第四维度的现象大部分都发生在宇宙中。”暗示目前在地球上或许不会遇到时间膨胀这种事，“而那份文献中的如尼文让我感觉更像是民俗神话。”我摇了摇头，决心少用“感觉”这种字眼来描述我的判断，“这次的搜寻记录我会让局里的相关部门做调取。”

<KP> 伊瓦尔似乎有些心不在焉地翻着资料。

<卡西里欧·斯宾塞> “萨斯先生，警局方面是否也有关于那次搜查行动的记录，方便的话，我想知道那时搜查队检查的范围？毕竟如果真的进入就回不来，我们还能够确认一个危险临界线。”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这只是据你所知，斯宾塞。这个世界古怪又神秘的地方还多着呢，正因如此人类的求知欲才会如同被吸引了一般一层层往下走，就像旋涡一样，从外围到核心，谁也不清楚究竟有多少重复的圈，但它确实在向前。”记完笔记回复卡西里欧。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对这些神秘事件的求知欲并不如你想的那么强，赛特，我只希望我关心的人不会被卷入

任何一个难以挣脱的陷阱中。”我淡淡地回答。

<KP> “我可以让同事们去找一找。”伊瓦尔说，“但时间久远，资料不一定还在。”

<卡西里欧·斯宾塞> “谢谢您的协助，如果可以的话请务必找到。”我对伊瓦尔表示感谢。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好吧。当然，在不危及所关心的人的小范围了解一下总是不错的。”孜孜不倦地尝试怂恿着，即使知道对方这么多年也一如既往这样还是忍不住。

<KP> 伊瓦尔点点头，出去打电话联系他的同事们。

蒙妮卡终于把一本北欧神话送到你们手上。是英文版的。

第二章

天色仍白，但屋内的灯光暗了一下。一只飞蛾扑到灯上，一次、又一次地撞着那枚灯泡，终于无力地坠到地面上，蜷缩着足肢死去了。

<卡西里欧·斯宾塞> 在等待伊瓦尔回来的时候顺手也将自己要调取搜查行动记录请求发送给了 CIA 相关部门

<KP> 伊瓦尔差不多是在飞蛾落地的同时走向屋子，告诉你们：“他们会试着找找。”

CIA 的动作显然更快，将数据库里存有的资料发给了你：除去之前你得知的内容外，还列举了四名军士的姓名、年龄与军衔，如下：

罗斯福·哈格斯 35 岁 中士

威尔·沃特 24 岁 下士

艾伦·埃尔蒙德 20 岁 一等兵

本杰明·怀恩 19 岁 一等兵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注意力基本，都放在了那只飞蛾上，在飞蛾落地之后我就往那个地方迈步过去，然后蹲下来小心翼翼地捏着它的翅膀起来看。

“斯宾塞，这里也出现了飞蛾。你要看看吗？”

<卡西里欧·斯宾塞> “这些都还是很年轻的孩子们……”拿着那份资料，心中惋惜无比，同时也对雪古岭究竟是个什么情况产生了更大的疑虑，有一位中士带队的队伍怎么会连半点痕迹都无法搜索到。在听到赛特说飞蛾再次出现的时候，我一下子又警惕起来，先确认一下窗户外是否有更多的飞蛾扑进来。

<KP> 这枚飞蛾的翅膀颜色偏褐，两枚大翅中央各有一个黑色的圆形，看上去像是只普通的蛾子。

只是，在赛特捏住它的翅膀仔细观察时，产生了与一双漆黑的眼睛对视的错觉。

<KP> 窗外和你们之前见过的景色别无二致，只是太阳稍稍偏移了些。

蒙妮卡一直耐心地看着你们，见你们端详起蛾子才出声问了一句：“两位还有什么需要找的吗？”

<卡西里欧·斯宾塞> 对飞蛾的事仍然没有什么头绪，只能暂且把这件事压在心里。我将四周的窗户都关好，以免再有这样古怪的蛾子飞入办公室，顺带在网络上查阅了一下相关的信息，能查出这种飞蛾的主要栖息地吗？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你说，下一次会不会轮到咱们了？”在与其宛如对视般看过之后，带着一种开玩笑的语气同斯宾塞说着，甚至还用手再甩了甩这只蛾子，然后放到密米尔鼻尖，看看它吃不吃。

<KP> 卡西里欧没有查出这种飞蛾的资料，好像不是什么特别的品种。

密米尔小小地打了个喷嚏，将蛾子吹飞到一边；看到这场面的伊瓦尔喷了一声，不过大概是出于礼貌考虑，声音没有很大。

<卡西里欧·斯宾塞> “不……没什么要找的了，现在当务之急应当是去议员所提到的图书馆和博物馆收集一些资料，毕竟没有什么地方比这两处更能尽快地了解城市的风貌，此外，我认为诗寇蒂曾经居住过的福利院也值得一去。”

我将搜索的页面关闭后回答蒙妮卡。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注意到伊瓦尔发出的声音，我摸了摸密米尔，依旧是那种满不在意的模样。

<卡西里欧·斯宾塞> “咳，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走了。”我看看赛特和伊瓦尔，以询问的眼光。

<KP> “那家福利院如今仍在运营，其中所有没有被收养的孩子都姓米德加德。”蒙妮卡稍作思忖后说，“我会留在这里，等待两位的联络。”

“我没问题。”伊瓦尔闷闷地说。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我没有别的问题了，去图书馆与博物馆也好，正好可以给斯宾塞你多讲讲挪威和北欧神话。至于福利院…我想晚点我们也可以去？当然当然我们还可以规划一下去哪里补充能量。”

<卡西里欧·斯宾塞> “米德加德……中庭……”我很快地对照着蒙妮卡的说法简要翻了翻那本英文的北欧神话，了解了它的基本含义，“当然，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认为今天尽快去排查一遍才是上策，至于吃饭的事……我想你比我更擅长规划这方面的事务。”我笑了一下。

<KP> “我来开车。”伊瓦尔点了点头，“如果你们需要我回避，说一声就行。”

<卡西里欧·斯宾塞> 临走前我试着用办公室里的座机拨打了一下先前那通打给赛特的电话。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当然，相信‘力量之主’的推荐总是没错的。”得到斯宾塞最后那一句后笑得异常诚恳，“至于排查，不着急，都过去十年了，想来也不差这么一些时间。当然，萨斯先生也一起来吧，我们不介意。”

<KP> 卡西里欧拨出电话，发现对方似乎关机了。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记下了，并且决定有空时不时就往回拨打一番。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即使是要同住一屋我们也完全不介意，你说对吧，斯宾塞，毕竟我虽然说是挪威人，但博德可不是我的地盘，了解而言肯定得是萨斯先生更多一点，例如jing…调查地点的详情。”

<KP> 伊瓦尔不置可否地走在最前面，越过你们去开车了。

<卡西里欧·斯宾塞> “比起安排行程，萨斯先生看上去似乎更热衷于执行。”我放下电话拍拍赛特的肩膀，试图缓和一下两个人之间的谜之气氛，“走吧？”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好吧…执行者也是好的。”我耸了耸肩。

<KP> 警员不知道有没有领情，坐进驾驶座，开向街道时问你们：“先去哪？”

<卡西里欧·斯宾塞> “博物馆？”我提议，“在这之后可以去图书馆查找一些对应的信息。”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我都可以，毕竟不管哪一处对学者而言都是能满足求知欲的地方。”

博物馆

<KP> 博物馆离市政厅并不远，刚走到这幢深黄色的两层古典风格建筑前，你们就看到大厅处站着一只显眼的巨型白色驼鹿。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真是老大的一只驼鹿了，斯宾塞我记得你带了相机？”我有些亢奋地往前走了走，甚至打算伸手拍拍后怂恿斯宾塞给自己留作纪念。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的相机是拿来储存重要资料 and 关键信息的……”我拾阶而上走入大厅，看到如此巨大的驼鹿时不免也惊讶了一瞬，看见对方这么兴奋的样子一时语塞，“……只能拍这一张。”

<KP> 你们走近时发现它没有动弹，显然是一具标本；一旁的铭牌上写着，这只罕见的纯白驼鹿于1970年6月被发现于雪古岭周边森林，因被疑似猎人火器击伤而很快不治身亡，此后被做成标本展示。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好好，这么大一只不留纪念那真是太血亏了，这可不是在哪都能看见的，给我拍完

后斯宾塞你要不要也给自己留一张？你的女儿可以看到她高大威猛爸爸跟酷炫驼鹿的靓照，相信她会很高兴的。”

只要有第一张就有第二张，我心里这么默念道，甚至于为了怂恿对方也留一张，特地提了一嘴他的女儿。

<卡西里欧·斯宾塞> “1970年6月，这是诗寇蒂被遗弃的年份。”我看见铭牌上的内容之后低声说，给赛特拍完照片之后摇摇头，“不了，不在任何可循的记录里留下自己的样子是工作原则……我相信奥菲莉娅能理解的。”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虽然工作原则是这样，但以你的性格和工作，想出来旅游留念还是有些困难的吧？真的不考虑为女儿留一张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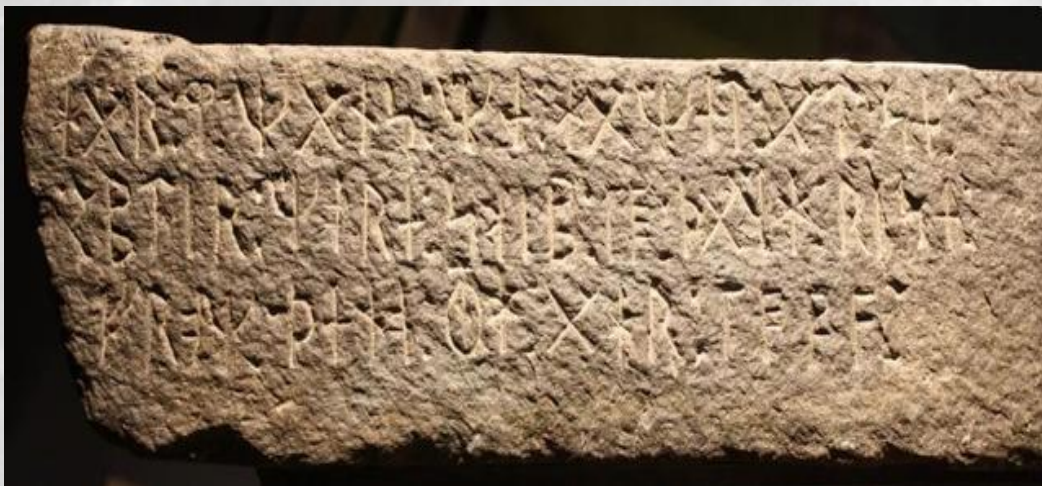
<卡西里欧·斯宾塞> “……真的不用。”我犹豫了一瞬，还是坚定地拒绝了 this 提议，“她只要时刻记得她的母亲就行了。”说完，我四处看看，有没有除了驼鹿之外比较引人注目的展品。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好吧，那真是太可惜了。”颇为遗憾没有蛊惑到这个原则性极强的男人，就连密米尔似乎也感受到了，在自己的肩头动了动。于是在留下驼鹿照片前也开始四处观看起展品。

<KP> 过个侦查

<骰子> 卡西里欧·拉斯特·斯宾塞的侦查结果:1d100=89/80 失败。

<骰子> 赛特的侦查结果:1d100=97/55 大失败!



<KP> 卡西里欧环视一周，或许是因为对此没什么研究，看不出来什么特别的；赛特东游游西逛逛，一个没注意就撞到了展柜，同时发现博物馆中陈列有诸多木教堂的遗物。展示文字显示这些展品（包括纹饰浮雕、宗教壁画和斑驳的木质人像）来自挪威北部的

数个维京帝国时期（公元 790-1066 年）修建的木教堂，教堂本体均在 20 世纪 90 年代被焚毁。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嘶——”不小心这么一撞疼得倒吸了一口凉气，但在看到展览着的遗物时，对于痛楚的埋怨瞬间变成了发现宝藏的快乐，开始啧啧称奇地围着这些展品打转，“斯宾塞快来，这里可是有好东西啊！”

<骰子> 赛特体力 11-1=10

<卡西里欧·斯宾塞> 听到相当清脆的一声后往赛特那边看去，震撼于对方怎么会一头撞到展柜上，难道是在这里发生了什么“灵魂离体”的意外？我走过去看了看赛特确认他现在还挺清醒过后，仔细地把关于木教堂的资料看了一遍

能从展示文字上看出这些木教堂的遗址在哪里吗？在被焚毁前是否位于雪古岭区域？

<KP> 展示文字提到这些遗址焚毁前处于博德郊区，没有提到具体位置；在端详这些展品的时候，你们发现有一部分木头的表面刻着类似如尼文字的符号，但大多残缺得难以辨识。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我的重点注意力全在展品的宗教壁画上，偶尔分神出去看看那些浮雕：“能给他们留张照片么？这对研究可是很有助益的。”当然，这么说的时手也还在揉着自己被撞到的那一块，疼也是真的疼。

<卡西里欧·斯宾塞> “又是这些如尼文。”这些神秘的符号的确不在我所浸淫的常识之内了，我依言将赛特指出来的这些内容全都拍了下来。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一边可惜这些 runr 已经残缺，一边在斯宾塞拍照时自己也拿出了笔记，有样学样地将其抄画在上面：“毕竟是奥丁在世界树所得的文字，本身就蕴含着神秘而不可知的力量，会有这么多也算是正常。”

<卡西里欧·斯宾塞> “嗯哼……‘神秘而不可知的力量’。”重复了一遍，对这个说法不置可否，“照这么说，

只要理解这些文字，就能使用魔法？”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如果是我来说，我会告诉你那当然。不要小瞧了古代人所知晓并记录下来事物，毕竟就连我自身都存在着灵魂离体的情况。”在说完这句后又停顿了一下，才继续说，“或许对斯宾塞你而言，灵魂离体只是人类对未知病症的一种未可知的暂称，但我而言，这是真切奇异的体验。”

<KP> 你们正谈着的时候，感觉旁边同样注视着这些展品的什么人投来了视线。这人虽然上了年纪，但花白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梳去，气质儒雅而温和。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嗯？”留心到了一旁的老人，在记录的差不多后我侧头朝对方看过去，“您好？”

<卡西里欧·斯宾塞> “不确定性总是会带来一些隐患的。”我微微摇头，不再多说，知道这样的争论不会有结果，自己只要协助赛特完成工作就好。在注意到另一方的视线之后，我转移视线和对方对视。

<KP> “你们好。”他和蔼地朝你们点了点头，“很在意这些神秘的如尼文字吗？”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当然，没有哪个挪威人会对 runr 不感兴趣。”我朝着对方露出了一口大白牙。

<卡西里欧·斯宾塞> “您对这些文字有所研究吗？”听到对方抛出话题之后意识到这个人可能解决燃眉之急，我追问下去。

<KP> “我不敢说有所研究，越深入地了解，越清晰地意识到自己认识的边界。”他遗憾地感叹道，“我相信古老的北欧神话的确阐述了一些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超自然现象，其中的一些甚至是对人类未来的预言，如尼文字则是咒语的重要媒介……只不过它们的真正使用方法已经失传了。”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噢，我也是这么坚信着的，甚至于前半生一直都在致力于研究这些神话和遗留下来的文献。只是毕竟人的精力是有极限的，人类能触及到的东西始终还不足以满足庞大的求知欲。相信您如果有时间我们还可以再一同探讨？”

<卡西里欧·斯宾塞> 看到对方还是使用了与神秘学研究密切相关的表述，我暂且没有将自己的观点表述出来，“您的意思是，如果领悟了它们真正的使用方法，那么所谓的咒语和魔法，都是可能被复现在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当中的吗？”

<KP> “很久没有遇到你们这样的人了，我很乐意深入聊聊。”他点点头，“上一次还是个年轻的女学生……”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说到这，既然您有所研究，我们这边有一份文献的影印件，您是否愿意和我们一同研究看看？”听到对方提到女学生，刚忘记工作的心情瞬间又被一脚踢回脑子，想想只能遗憾地开始询问，“那位女学生，是叫诗寇蒂吗？命运女神。”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也心里一沉，把诗寇蒂的外貌简要向对方描述了一下。

<KP> “嗯？你们认识她？”他很小地惊讶了一下，“是的，很独特的名字。我曾经在课外教过她一段时间。”

“咒语、魔法和预言，也是那孩子感兴趣的领域。”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当然，我们有些事需要寻找她过问，只是目前而言这位‘命运女神’已经携带着宝藏消失了。”我耸了耸肩，有些遗憾，“她应该是对时间相关的问题也相当有兴趣吧？”

<卡西里欧·斯宾塞> “这份文献……”我听到赛特提起，多有犹豫，因为毕竟是答应了道格拉斯要对此保密，即便是赛特提出来，但是作为资料的保管人轻易交出去，泄密的责任也是要由自己承担的。不过，思及这份影印件经过翻拍，价值或许远远比不上原件，我最终还是点头同意了赛特的建议，“是的，我们这里有一份含有如尼文的文件照片，这和我们此行的目的息息相关，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想请您确认一下这些内容与哪种‘咒语’或是‘魔法’有关，”略显困难地说出了仿佛奇幻小说中才会有的词汇，“当然，如果您能将诗寇蒂对这份文献的看法或研究结论告诉我们，也能对我们大有帮助。”

<KP> “时间？比起时间，她更在意的应该是……”他顿了一下，“我最后一次见她还是十几年前了，她没有给我看过什么手稿或文件。不过我愿意帮你们破译一下其中的文字，当然，也多少是为了满足我个人的好奇心。”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她更在意的是…？”我重复了一遍对方的话，见斯宾塞同意自己也有些兴奋起来，毕竟那份文献只是影印件，但也是实打实能窥探内里蕴藏着的秘密一角。

<卡西里欧·斯宾塞> “感谢您的帮助，不过这件事涉及到一些个人隐私，还请您不要太过声张。”我换了个说法，并没有要求对方严格保密，或许就这样将它当做一份普通文献对待，对方反而不会有一些特殊看法。我把那些照片交给了这位先生，“对了，我还想请问一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KP> “卡米尔·度格，在博德地区大学任教，专业是历史学和文字学。”他将名片递给你们，“为防误会我问一句，两位知道她的身世吗？”

这么说着的时候他看向了照片，露出诧异的神色，仔细地擦了擦自己的眼镜。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我记得是雪古岭的孤儿，被转到这边的萨尔登福利院？”

<卡西里欧·斯宾塞> “从目前的调查来看，她是一名三十年前被遗弃在雪古岭的孤儿，被转送到萨尔登福利院长大。”我记下了对方的名字，妥善放好名片以便去详查对方的背景，谨慎地回答卡米尔。

<KP> “嗯……”他如梦初醒般地回答，似乎已经不太在意你们是否真的认识诗寇蒂，“她对自己的身世十分在意，但是，您看，这些文字……这是对某种仪式咒语的注释，涉及到古代挪威多神教崇拜，并且类似的崇拜活动仍然活

跃在如今的包括雪古岭在内的博德周边地区，还提到一种类似先知的身份……渥尔娃女巫？”

“太美妙了，太精致了，这一定是属于这里的東西……”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喔，渥尔娃女巫，借助死者力量对话，预言从未出错的先知。您是说这份文献内记录的东西正巧与博德和雪古岭有关是吗？”

<卡西里欧·斯宾塞> “沃……渥尔娃女巫。”我习惯性地重复一遍关键词，“那么这位先知渥尔娃女士……女巫，所涉猎的范围也是时间与空间的研究吗？”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是预言，斯宾塞，古代人认为死亡不过是场梦，他们总会再次转生，回到这片大地之上成为精灵，而女巫就是知晓与亡者对话方法的人。”

“而她们使用这种方法的根源就是 runr，简单来讲，可以和死人打电话。runr 就是手机。”想想还是再补充了一句。

<KP> “雪古岭？不，不，雪古岭只是它的一部分，应该在——”他的话语戛然而止，像是被浇了一盆冷水，“哦，不，先生们，忘了我刚才的话吧。到雪古岭为止就好，不要再往下深入了。”

<卡西里欧·斯宾塞> “神秘学领域。”我听完了这一串解释，还是最后那一句精简的概括和比喻适合我，简短地评论了一句表示这就是两位教授的专业范围了，“所以，诗寇蒂想和死人打电话。”

<KP> 过个聆听

<骰子> 卡西里欧·拉斯特·斯宾塞的聆听结果:1d100=77/50 失败。

<骰子> 赛特的聆听结果:1d100=3/50 大成功!

<KP> 赛特意识到，就在卡米尔将要说出什么的那个刹那，伊瓦尔轻咳了一声。

卡西里欧转过脸去，正好看到伊瓦尔漫不经心地扯了一下胸前的警徽。——虽然穿着便装，搞不懂他为什么要戴这个。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隐约察觉到了这其中有什么当地警方不想让我们觉察的内容，现下也不好直接支开伊瓦尔，遂没有追问卡米尔，而是表示理解地点了点头：“我明白，度格教授，雪古岭附近一带的环境多有蹊跷，或许是会让当地人不愿提起的内容。这份文献的细节还要劳您多解读，我们随时保持联系。”当然，我肯定会在电话或是短信里就雪古岭的事情追问到底。

<卡西里欧·斯宾塞> “您方才提到‘诗寇蒂对自己的身世十分在意，但是……’？”我示意对方可以将话题转移

到一些不那么敏感的问题上来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哦——止步于雪古岭啊，当然，您觉得合适就在雪古岭为止。说起来我记得福利院似乎都是姓米德加德，这位诗寇蒂小姐又正好与守护位于米德加德旁那乌达尔泉的诺伦三姐妹其中的一位同名，乌达尔泉也起源自赫瓦格密尔…这可真是巧合，或者也是一种命运？”我故意多说了一些，看看伊瓦尔的反应。

<KP> “是的，文献的内容我们可以之后再聊。”他颌首说，“关于诗寇蒂……你们知道她是弃婴，就从这里开始说起吧。”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密米尔，你说，这是不是真的很命运，毕竟你甚至就叫密米尔，守护着同样起源赫瓦格密尔的密米尔之泉。”说完我摸了摸密米尔的耳朵，“好，相信这位好奇自己身世的‘女武神’的信息能给我们惊喜，文献靠后，靠后。”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从善如流地点点头，预备好将对方所说的内容悉数记录下来。

<KP> “她非常聪明，但是离群而忧郁……她并非讨厌与人相处，而是不知如何与人相处。她对亲生父母有着强烈的思念，想要查清自己的身世之谜，始终抱有有朝一日与父母重逢的愿望。”

“我也不明白她这种执念的来源。有时，她会称之为命运；就如同旋涡般，我们被水流裹挟着，只能不断地被推向

过去。”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如同旋涡一般，确实，不论是什么，时间，空间或者是一切活着的生命，一切都是被乌达尔之泉推动着向前，直到某一天水流的力量大到可以冲垮这一切。”我点了点头，难得正经了起来，“这确实是一种必然的命运。”

<卡西里欧·斯宾塞> “所以，”我简单作了记录，说出了自己的推测，“她从这份文献中获得了一些灵感，携带着它在1990年5月18日回到了博德市，或许在当天就赶往了雪古岭，随后就如同1986年的那支小队一样，消失在雪古岭，被确认为失踪人口。”我顿了顿，“能问问您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多久吗？我需要梳理一下时间。”

<KP> “有很多年了……恐怕是在你们说的1990年之前吧，我和诗寇蒂在她赴美上学之后就没再见过了，最后一封信件还是她毕业前夕写给我的，说自己在论文上遇到了困难。不过我对物理学实在无能为力。”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您还留着这封信吗？”听到还有信件，我问了问。

<KP> “我恐怕需要再找一找。”他摇摇头，“都十几年过去了……”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不急不急，您可以慢慢找！”听到对方这么说了我连忙这么说，毕竟还有旅游，我可爱的旅游计划——

<卡西里欧·斯宾塞> “所以您并不知道她回到了挪威。”我点头，同样也表达了自己对信件的兴趣，“我相信您也十分关心这位学生的下落，还请您尽快……尽量寻找。”我改了口，又像想起什么似的，“又及，虽然您可能觉得无法理解，但是如果您是独居的话，请您锁好窗户，防止飞蛾进入室内，因为……”努力说了个合适的理由，“蚊虫或许会干扰到您的工作。”

<KP> “这些照片，我可以带走吗？”他看了一眼旁边站着的伊瓦尔，又看看你们，“我还想进行一些深入的解读。”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呃，我想，这不太行？但您要是不介意的话，或许可能可以现在抄写一部分？”我留心看看伊瓦尔是什么状态。

<卡西里欧·斯宾塞> 既然赛特说不便带走，我也随之点头，“如果您得出任何结果，请第一时间和我们联络。”

我没由来地想到了巴尔塞的事情，心里隐约有些不安。大学教授或许是个高危职业。瞥了一眼赛特。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被斯宾塞看的这一眼心里毛毛的，没忍住多摸了摸密米尔，想起飞蛾又开始分散注意力去思考这件事上的那些古怪。

<KP> 听到不能拿走照片，教授露出了有些遗憾的表情，并立刻抄写了起来。伊瓦尔看着你们，似乎有些不解；他好像打算说些什么，但他的手机忽然响了。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看他手机响了，装作没有留心到样子，等着他接听偷听看看，也因为先前他的那声咳嗽，我干脆挪到了斯宾塞旁边，在伊瓦尔和卡米尔都在专注自己的事时做口语：刚刚卡米尔刹车不说了就是这个警察咳了一声。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这个警察坏的很。我补充了一句给斯宾塞。

<卡西里欧·斯宾塞> 嗯！我严肃地微微点头，表示我完全懂了赛特的意思，之后会留意伊瓦尔的动向的。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还有驼鹿照片，说好拍来纪念，记得把我和密米尔拍好看一点。看斯宾塞点头我开始得寸进尺提醒道。

<KP> 伊瓦尔看了一眼屏幕，稍微走远了一些才接起电话，说的还是挪威语。赛特过聆听吧。

<骰子> 赛特的聆听结果:1d100=40/50 成功。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本来指望着赛特把合影的事给忘了，但是他居然记起来了，既然是答应的事情自己也不会反悔，于是有些别扭地用那个记录情报的微型相机给对方和驼鹿一起拍了一张照片。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察觉到对方在准备拍摄我光速捋了捋发型，一手摸着密米尔一手扶着眼镜做出很张扬自满的动作，以求对方拍出来可以完美无瑕。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耐心地等着对方把造型凹好之后拍下了照片，告诉自己我绝对不会再拍第二张这样的照片了。

<KP> 或许会让赛特有些吃惊的是，伊瓦尔通电话的语气和声音柔和而富有耐心，可以听到“妈妈”这样的词和带着喜悦的短句子：“……是吗，哥哥要结婚了？”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这是什么家里长家里短的，没想到这小子还有这一面。在斯宾塞拍完后美滋滋想看，但听到声音姑且停止了脚步朝伊瓦尔那边看了眼。

<KP> 连他的脸上也多了一丝笑容，看上去更像这个年纪的青年了。寒暄几句之后他挂掉电话，又朝你们走来，停在不远不近的位置，脸上的温度一点点褪去，变回那个不苟言笑的警员。

“……事办完了吗？接下来去哪里？”他看了看奋笔疾书的卡米尔，干咳了一声问你们。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萨斯先生，你笑起来一定能俘获不少芳心？”看他变脸还挺有意思的，我故意说了句，原本打算看照片的心思再次被打断，“如果卡米尔先生已经抄录好了的话，我想应该可以去吃饭了。”

<卡西里欧·斯宾塞> “这就到了吃饭的时候了？”我收起相机，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有些诧异，抬表看看现在几点了。

<KP> “现在是在工作。”伊瓦尔又以拳头顶在嘴边干咳了一声，“现在说吃饭倒也不早。附近吗？”
现在已经十二点了。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工作的男人最有魅力，你或许可以试试。”我挑眉，随后看斯宾塞，“人到点肚子会自己饿起来，相信这里附近应该有不少美食，但我不了解…萨斯先生？”心安理得地再次把决定午饭规划的事抛给了伊瓦尔。

<卡西里欧·斯宾塞> “附近当然是最好的，我们可以在吃饭的时候考虑在图书馆里检索的资料范围。”我也赞同了吃饭的提案。

<KP> 伊瓦尔挑了挑眉，说：“市政厅附近的餐厅没有差的，可以随意挑一家。”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那当然要最好吃的，您下意识会想到的第一家店？”

“噢，检索范围，runr 文字，雪古岭和博德的过往历史之类的？”

<KP> 他浅蓝色的眼珠转了转，带着轻微的不怀好意开口：“我们最经常去的餐厅倒是有一家——想最快解决饥饿

吃完下一秒立刻投入工作时就会去那里。”

<卡西里欧·斯宾塞> “是的，这些是当然的，如果除此之外还能多收集一些材料就好了。”我完全没将注意力放在午餐的话题上，毕竟对我来说只要能填饱肚子就好了，我仍然在出神想着关键词。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啊，这样吗？那您想想市政厅附近人气最高的餐厅？”这两个人没准本质是一模一样的，我看着他们俩忍住不抽嘴角。

<KP> “难道不是工作更重要吗？”他（当然是故作）惊讶地看向赛特，“看来斯宾塞先生和我意见相同。”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人生只有工作那是不是太无聊了？”我做出更惊讶的表情看着他，“一想到每天都要千篇一律的过一模一样的生活那真是不如让我提前去尼福尔海姆报道吧，天哪。”

<卡西里欧·斯宾塞> “嗯？”我听到自己的名字才回神，“我当然赞同效率至上，但是赛特的事情……”我顿了顿，“目前一些关键的资料只有赛特能找到他们其中的联系，而我认为要提高赛特的效率，我认为非得牺牲一些时间去陪他好好吃一顿才行。”我露出一副我相当习惯这个人的行动模式的表情。

<KP> “我以为密斯卡托尼克大学和 CIA 给的时间很紧张。”他摇摇头，“但看来两位相当的——气定神闲。”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是吗？可能因为是老相识了，非常让人安心与信赖~”说着我还故意抱着密米尔贴

到斯宾塞旁边。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已经在尽力地平衡我和赛特的工作效率了。”我相当坦然并且不认为自己做的有问题。

<KP> “嗯。我们这里有海鲜、羊肉和各种肉类，你们说不定想尝尝驼鹿肉？”他盯了一眼大厅的白色驼鹿。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您也可以试试在工作时加入点新乐趣，从工作时换家餐厅开始，没准人生会更快乐。”

“驼鹿肉！”我也顺着他的说法看向白色大驼鹿，甚至于从一开始觉得它酷炫到如今盘算它有多好吃起来，“这个建议不错，斯宾塞你怎么说？”

<卡西里欧·斯宾塞> “你选好了就行。”我把选择权交给赛特——毕竟我完全不擅长挑选食物。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好，那就驼鹿肉和海鲜，就这么决定了，嗯哼？”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表示自己没有异议。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非常愉快的决定好了午饭后我诚恳地看向斯宾塞和伊瓦尔：“哦，两位要是有机会没准可以试试我亲手做的埃及料理。”至于好不好吃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表情就像是对天发誓过那样。

<KP> 伊瓦尔露出一副你们还真打算吃的表情，但没有收回话：“上车吧。”

卡米尔依依不舍地抄完了文字，把照片还给你们。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我露出一副理所当然要吃的表情，看卡米尔归还了照片也顺口问了句：“您要跟我们一起去吃吗？”

<卡西里欧·斯宾塞> “埃及料理？”我难得露出一个感到新奇的表情，“我以为埃及人具体的生活习惯已经失传了。”一边说着一边跟伊瓦尔向外走。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毕竟我除了研究北欧神话，理所当然还有埃及神话，毕竟我还有一半埃及血统。”

<KP> “不，我对这些的兴趣更大些。失陪了。”他妥善地收好了自己抄录的文字，向你们挥手告别。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好吧，那真遗憾，下次我们一起再好好探讨那份文献。”

<卡西里欧·斯宾塞> 路上拿出了手机，当即就给卡米尔教授发了一条短信：在您方便的时候，再详说一下雪古岭的情况，文字或是通话的形式都可以，迫切期待您的答复。



<KP> 教授暂时没有回复自己方便的时间。大概是打算解读完文字吧。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明白对方此刻正在完成别的工作，没有立刻得到回复也不着急，但至少今晚回到住处后我一定会主动和他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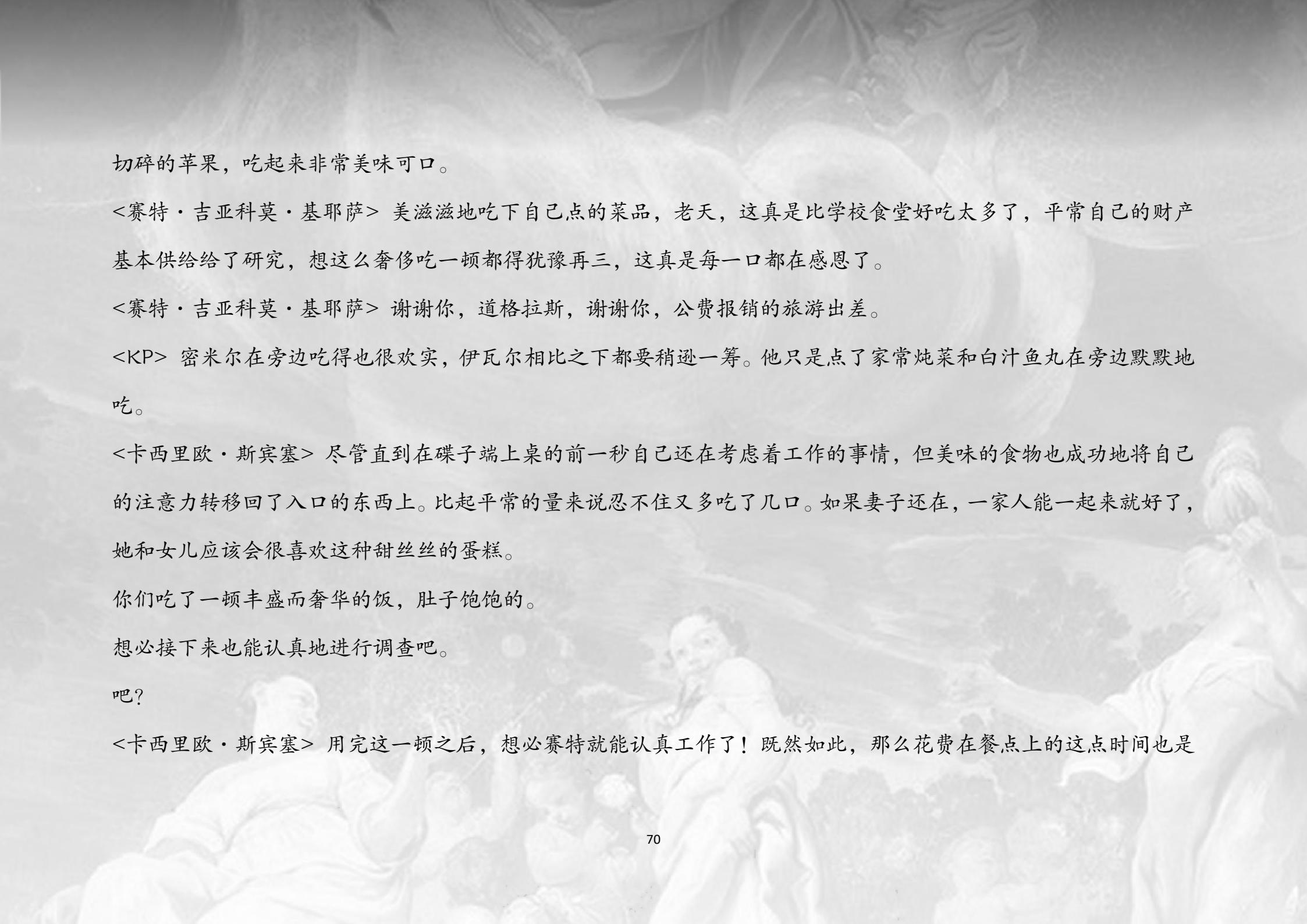
<KP> 你们在伊瓦尔的带领下来到了一家颇有时代感的餐厅，原木质感的墙壁与有些昏黄的吊灯营造出温暖的气氛，菜单上有碱渍鱼、烟熏三文鱼、鱼排、鱼干、鱼丸、驼鹿香肠、香煎驯鹿肉、炖驯鹿肉、肉饼、风干腌羊肋排、羊肉炖卷心菜、羊奶干酪、苹果蛋糕等。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毫不犹豫选择了烟熏三文鱼，驼鹿香肠，炖驼鹿肉和香煎驼鹿，甚至点了一些鱼干和羊奶干酪预备分给密米尔吃。公费报销！公费报销！原本想着点一些就算了可是道格拉斯说报销那怎么能亏本。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点完我心安理得靠在餐厅座椅上，摸着密米尔的下巴让它更舒服些。

<卡西里欧·斯宾塞> 那么，我比较保守地选了一些不那么新奇的菜色，例如烟熏三文鱼和苹果蛋糕等，但是出于当地风情的那么一点儿隐秘好奇，还是点了一份炖驯鹿肉来尝尝。

<KP> 鱼肉口感嫩滑、十分入味，煎驼鹿肉吃起来很有嚼劲，而炖驯鹿肉正是配以炖煮的酱汁用嫩煎驯鹿肉做成，还撒了几枚浆果和嫩叶，看上去就让人食指大动。苹果蛋糕表面覆盖着馅饼皮，一口下去全是奶油，内里还添加了



切碎的苹果，吃起来非常美味可口。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美滋滋地吃下自己点的菜品，老天，这真是比学校食堂好吃太多了，平常自己的财产基本供给给了研究，想这么奢侈吃一顿都得犹豫再三，这真是每一口都在感恩了。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谢谢你，道格拉斯，谢谢你，公费报销的旅游出差。

<KP> 密米尔在旁边吃得也很欢实，伊瓦尔相比之下都要稍逊一筹。他只是点了家常炖菜和白汁鱼丸在旁边默默地吃。

<卡西里欧·斯宾塞> 尽管直到在碟子端上桌的前一秒自己还在考虑着工作的事情，但美味的食物也成功地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回了入口的东西上。比起平常的量来说忍不住又多吃了几口。如果妻子还在，一家人能一起来就好了，她和女儿应该会很喜欢这种甜丝丝的蛋糕。

你们吃了一顿丰盛而奢华的饭，肚子饱饱的。

想必接下来也能认真地进行调查吧。

吧？

<卡西里欧·斯宾塞> 用完这一顿之后，想必赛特就能认真工作了！既然如此，那么花费在餐点上的这点时间也是

值得的，我对此深信不疑。用餐结束之后起身问两人：“那么，我想现在是时候出发了吧？”看着赛特。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吃饱了也没想起调查这回事，只是暗自打算盘下次还要来这里吃，剩下的干脆麻烦了服务员打包，带着当旅游的零食也很不错。甚至和密米尔一起打了个饱嗝：“这家店真的很不错，嗯？我们接下来是要去哪？”

<KP> “图书馆。”伊瓦尔惜字如金地提示。

<卡西里欧·斯宾塞> “图书馆。”就用这一顿饭来绑架对方好好调查也不错，我心情很好地忽视了对方实际还是心不在焉的状态。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噢，是，要去图书馆。”听到图书馆终于回神了，我把密米尔放到肩头，正如斯宾塞那样已经心不在焉在思考下下个旅游的景点了，“哦对，照片，记得给我。”

<卡西里欧·斯宾塞> “回去给你。”我简略地答应，心里盘算着得在局里把资料提取之前，把这张牵强的工作证明给洗出来然后从相机里删除。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好好，相信你的拍照技术。”跟斯宾塞比了个OK的手势后开始点起了饭后烟抽起来，甚至怕呛到人打开了车窗。

<KP> 伊瓦尔叹了一口气，再次开起车来。

图书馆

<KP> 不久后，你们看到了一幢三层白色建筑，每一层都镶嵌着上下通透的大型落地窗。近处的海岸线增强了风暴图书馆的历史感，让它看上去就像一座石柱高耸的神庙。

图书馆入门大厅处有一条连接两侧墙壁的宽大楼梯，楼梯中部被漆成褐色，两侧延展出九条“枝干”与墙壁上的九幅巨型壁画相连。壁画上的内容则是以线条与色块拼接的粗犷而简约的抽象表现主义画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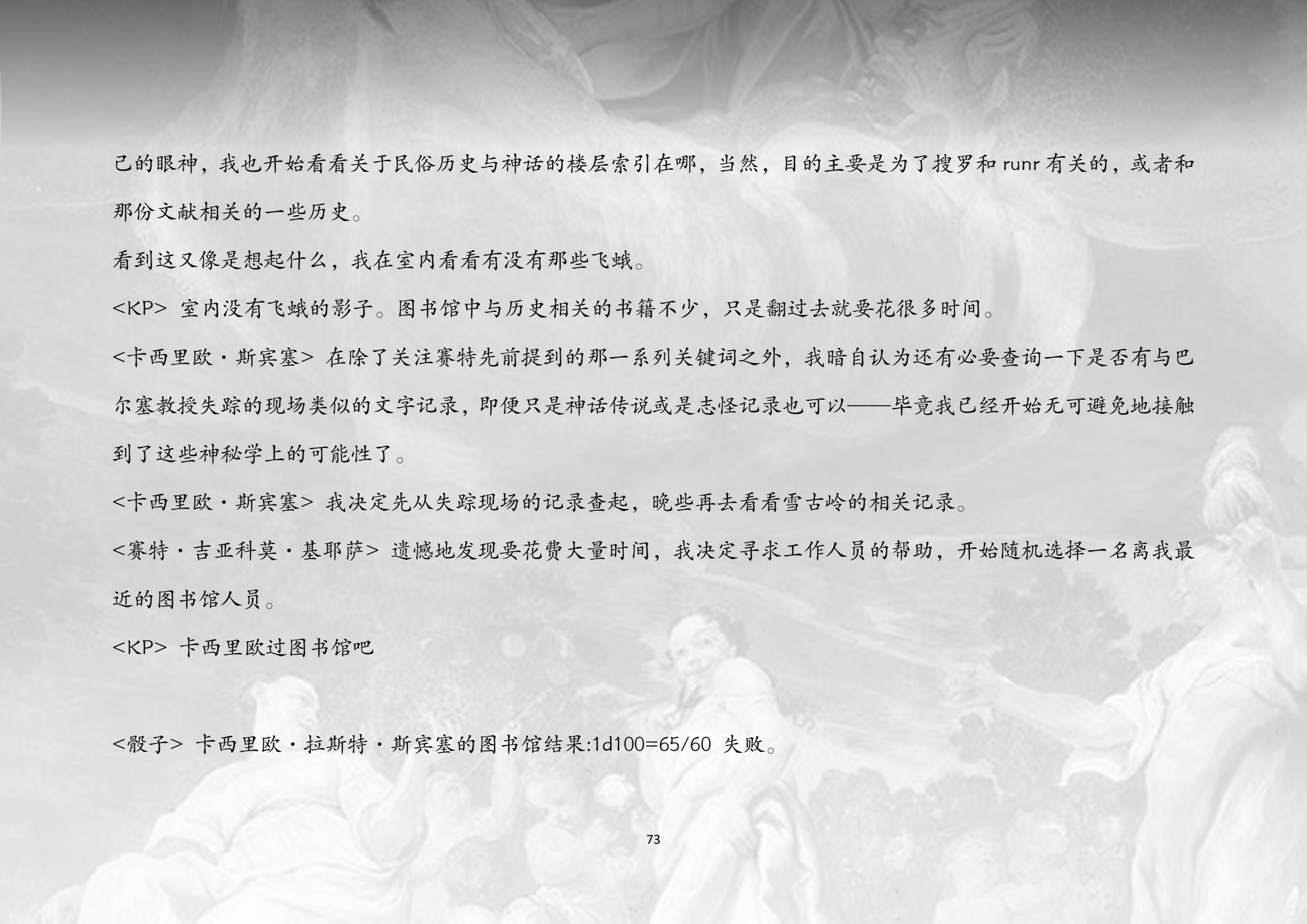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到地方后从善如流掐了烟，扔了颗软糖进嘴去去味道，然后开始在图书馆内观赏起它的壁画。

<KP> 赛特不难发现，这一设计意指北欧神话中的世界之树与其连接的九大世界。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短暂地分出了大约一分钟的时间给自己来观察图书馆的外部装潢和内部结构，随后四处看看图书馆内部是否有楼层索引图，以便缩短翻阅资料所需要的时间。

<KP> 图书馆内有楼层索引图，也有不少工作人员和读者。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该说真不愧是图书馆么？设计也与神话之中的尤克特拉希尔挂钩。”暂且收回了自



己的眼神，我也开始看看关于民俗历史与神话的楼层索引在哪，当然，目的主要是为了搜罗和 runr 有关的，或者和那份文献相关的一些历史。

看到这又像是想起什么，我在室内看看有没有那些飞蛾。

<KP> 室内没有飞蛾的影子。图书馆中与历史相关的书籍不少，只是翻过去就要花很多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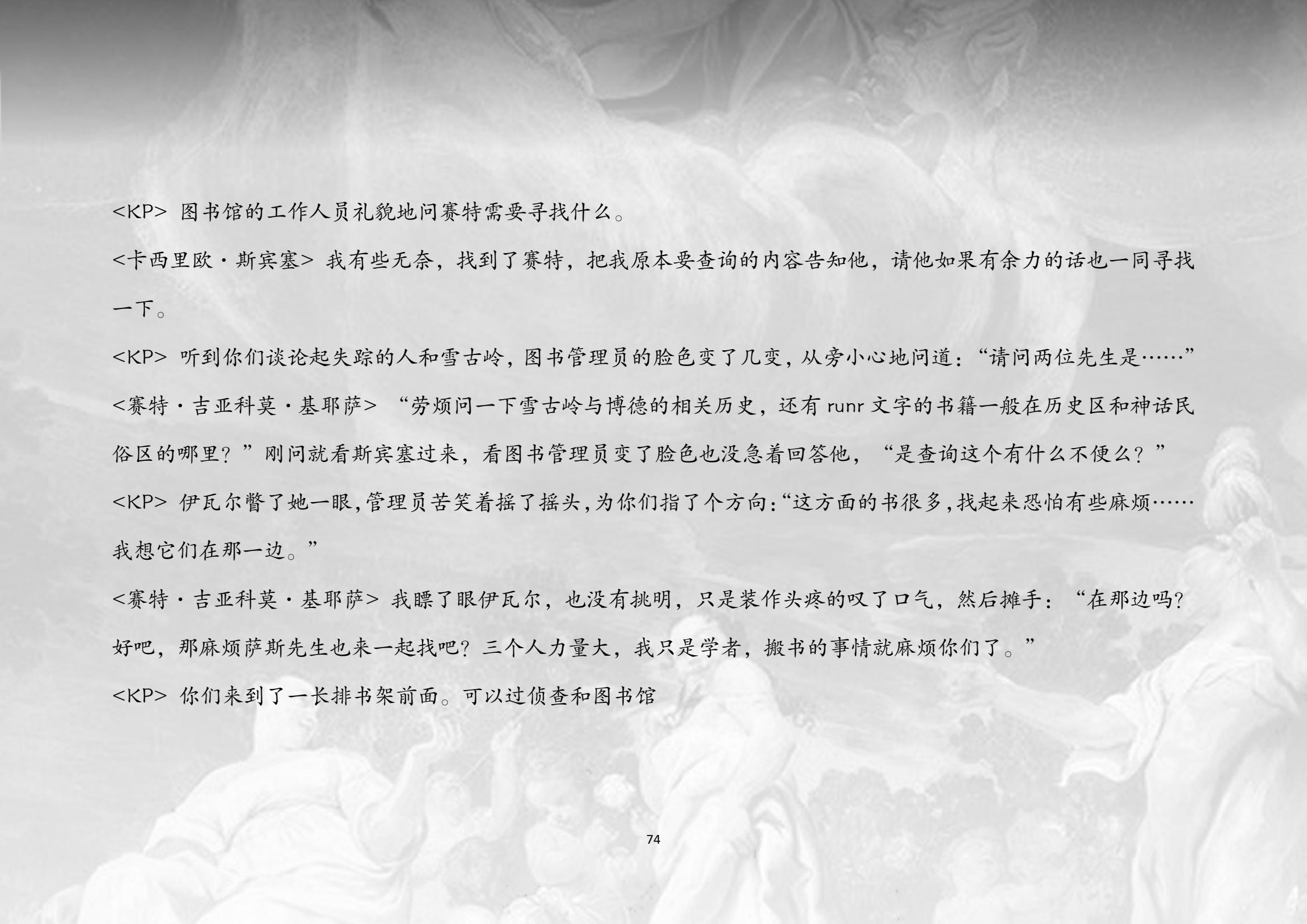
<卡西里欧·斯宾塞> 在除了关注赛特先前提到的那一系列关键词之外，我暗自认为还有必要查询一下是否有与巴尔塞教授失踪的现场类似的文字记录，即便只是神话传说或是志怪记录也可以——毕竟我已经开始无可避免地接触到了这些神秘学上的可能性了。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决定先从失踪现场的记录查起，早些再去看看雪古岭的相关记录。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遗憾地发现要花费大量时间，我决定寻求工作人员的帮助，开始随机选择一名离我最近的图书馆人员。

<KP> 卡西里欧过图书馆吧

<骰子> 卡西里欧·拉斯特·斯宾塞的图书馆结果:1d100=65/60 失败。



<KP> 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礼貌地问赛特需要寻找什么。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有些无奈，找到了赛特，把我原本要查询的内容告知他，请他如果有余力的话也一同寻找一下。

<KP> 听到你们谈论起失踪的人和雪古岭，图书管理员的脸色变了几变，从旁小心地问道：“请问两位先生是……”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劳烦问一下雪古岭与博德的相关历史，还有 runr 文字的书籍一般在历史区和神话民俗区的哪里？”刚问就看斯宾塞过来，看图书管理员变了脸色也没急着回答他，“是查询这个有什么不便么？”

<KP> 伊瓦尔瞥了她一眼，管理员苦笑着摇了摇头，为你们指了指方向：“这方面的书很多，找起来恐怕有些麻烦……我想它们在那一边。”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我瞟了眼伊瓦尔，也没有挑明，只是装作头疼的叹了口气，然后摊手：“在那边吗？好吧，那麻烦萨斯先生也来一起找吧？三个人力量大，我只是学者，搬书的事情就麻烦你们了。”

<KP> 你们来到了一长排书架前面。可以过侦查和图书馆

<骰子> 赛特的侦查结果:1d100=11/55 极难成功。

<骰子> 赛特的图书馆结果:1d100=86/55 失败。

<骰子> 卡西里欧·拉斯特·斯宾塞的侦查结果:1d100=35/80 困难成功。

<骰子> 卡西里欧·拉斯特·斯宾塞的图书馆结果:1d100=18/60 困难成功。

<KP> 你们发现这里的书与书之间有些空隙，好像有不少书被抽出来借走了；同时卡西里欧还意识到，即使只从封面看过去，有用的书也不多——不如说是极少。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点头应过赛特，想了想，还是再向局内发送了一道申请，查询一下雪古岭及其附近是否有什么特殊的地点和区域存在。伊瓦尔的反应让我觉得这或许是涉及到一些军事机密，但在 CIA 面前许多秘密应当都无所遁形。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这里的人可，真喜欢阅读啊，求知欲非常旺盛，很不错。”加重了喜欢阅读四个字，“喜欢阅读是好事，就是不要像我们学校的学生那样借书不还，这可不是好习惯。你说呢，斯宾塞？”

<KP> 可惜这一次 CIA 没有给卡西里欧满意的回复：据称，无论是挪威议会还是诺尔兰郡政府都并不欢迎 CIA 的

介入调查，但也没有制造明显的阻力，处于消极应对的状态。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看了一眼消息，把手机放回口袋。现在我开始怀疑这个警员以及议员关注此事的目的了。我微眯着眼睛，顺着赛特的话点了点头，“喜欢阅读是好事，但是喜欢到恰好把我们需要的内容都拿走就不尽如人意了。”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那没办法，这或许也是‘命运’的一环？”我摊了摊手，“现在只能看看有没有漏网之鱼。”

<卡西里欧·斯宾塞> “飞蛾的那件事，”我补充道，“如果能找到与巴尔塞教授的情况相似的记录也算是有所收获。”

<KP> “挪威人有阅读的良好习惯。”伊瓦尔轻描淡写地说，“没想到会对调查造成阻碍。”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当然，没人会提前预料到这种事嘛，热爱阅读的挪威人怎么会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呢？”顺着伊瓦尔的话我眯起了眼朝着他笑了起来，“这可真是热情呐，是不是？”

<KP> “希望你们不会觉得这是一种……不那么友好的欢迎。”他摊摊手，管理员则退开几步，犹豫地看着你们。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哎呀，怎么会，我们可没有说挪威人不好和不待见我们的意思，我自己就是挪威人，

哎，挪威真好，挪威万岁，只是没想到这里比特罗姆瑟还要更有求知欲而已。”我摇了摇头

<KP> “有些神秘色彩的地方，更容易吸引人。”伊瓦尔看了看书架，“不过雪古岭就是个普通的镇子。”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实在不行就实地考察一番吧，普通的镇子也会有独特的风景吧，正好适合去lv…调查。”及时刹车避免斯宾塞发现我旅游摸鱼的真实目的。

<卡西里欧·斯宾塞> 对军事基地做电磁信号掩护使得它们在卫星图上变得隐形，这种事我并不陌生，毕竟本国的基地就有不少是这么处理的。但这件事还有疑点：当地居民一般而言不会得知军事基地的存在，伊瓦尔为什么这么急着堵他们的嘴？让雪古岭有问题的事情反而暴露得更快？我一手搭在书架上，认真地想事情，完全没有注意到赛特话里有话。

<KP> “如果这也是调查的一部分……”伊瓦尔的面色没有松动，“我也会前往。这是我的职责。”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思索着，又拿出手机掂量了几下，和CIA联络询问是否能获得与冰岛军事基地负责人取得联系，或者是当年那个办事机构的负责人，顺带试图确认一下目前已知的挪威军事基地方位。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当然，您比我们更熟悉这里，当然还得您带路嘛，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都要劳烦了。”

<KP> 显然CIA并不是万能的——如果挪威的军事基地能全部在你们的信息网中，现在伊瓦尔也不会作此态度了吧。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不过我先前的建议一如既往，您或许可以多尝试笑一下？板着脸可找不到老婆。”

<KP> 伊瓦尔一时间因为赛特这不按套路出牌的说法愣住了，旋即才说：“谢谢关心。还有什么要在图书馆找的资料吗？”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满意地看对方愣住，我搓了搓密米尔，继续掏水果软糖嚼嚼：“嗯…那就找找 runr 文字？如果这个也没有，那就找找女巫的事迹吧。”

<卡西里欧·斯宾塞> 这件事等到只剩我们两人的时候必须告知一下赛特。我对这样的答复不怎么意外，收起手机，意识到现在至少我们和伊瓦尔在明面上的关系还没有僵化，或许要多亏了赛特这身插科打诨的本事，我无言拍了拍他的肩膀，“我去看看有关飞蛾的记录。”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实在是连神话典故和解读都空空如也那就没办法了，太爱阅读了，如果我们学校有这么多爱读书的学生那肯定是能名满天下了。”

<KP> 如尼文字的书藉大多不涉及“真实的”魔法，而是关于文字和符号学的解读，看得人头晕。女巫的事迹则大多是神话传说及故事，难以分辨哪些是真的；据说，“渥尔娃女巫的预言从未出错”，她们说出的任何预言定会成真——有人认为这并非因为她们能够看到注定发生的未来，而是因为渥尔娃女巫的观测会扼杀未来的其余可能性。

<KP> 除了一些生物专著和科普书籍外，图书馆内没有与飞蛾紧密相关的书籍或报刊杂志。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扼杀未来的其余可能性？这种说法倒是很有意思，我拿出笔记记了下来，诗寇蒂也是掌管未来的命运女神的名字，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想是不是这位诗寇蒂小姐也是做出了类似的事呢？毕竟那块文献谁也说不准记录的东西能做什么。

想到这把这种可能一起写了进去，旅游附带的探秘冒险项目越来越刺激才有乐趣可言。

<卡西里欧·斯宾塞> 虽然并没有找到全部想知道的内容，但意外的收获是确认了议员和警方的目的——仍然是我熟悉的那一套运作方式，这让几乎大半天都面对着玄乎其玄神话传说的自己终于掌握了一点主动权，随手翻动着那些科普和生物专著，不禁笑了笑：“收获颇丰。”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嗯嗯？收获颇丰！”斯宾塞突然冒出来的话让自己有些茫然，但想到自己抓到的那个可能性忍不住附和了一声。

<KP> 看起来图书馆的调查已经告一段落。伊瓦尔还算比较耐心地向你们发问：“两位还有什么想要找的资料？或者已经不需要在这里逛了？”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想我们应该已经获取了所需的资料。”我看了看记完笔记的赛特，对着伊瓦尔提议，“接

下来就劳你再带我们去福利院看看了。”

<KP> “可以。需要事先联络，告知我们的身份吗？”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啊？”听到斯宾塞打算再往下一个地方继续查，原本记完笔记已经偷摸出旅游手册在看的自己顿时有些泄气，但还是努力提提精神，“我觉得不需要吧？没必要到哪都抓着个人告诉他们嘿我们是来查人查事的麻烦通融。”

<卡西里欧·斯宾塞> “不了，我们是来调查，不是来访问的，没有必要让他们事先做好准备。”

<KP> “那好。”伊瓦尔没再问什么，按惯例去开车了。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这次我干脆跟着他的步伐走在他的后头，以防他偷摸做什么小动作，当然，最好的大概还是进去的时候想办法把他拦在外头。

<KP> 你们一路来到博德市中心港口沿岸，可以看到一座外墙漆成粉色与蓝色的三层联排小楼。伊瓦尔简短地说明道，这是一所公立福利机构，收容孤儿、无人赡养的老人或残障人士，历史悠久。

大厅中十分冷清，只有一名年轻的女性前台人员，她表情冷淡地看向你们。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这就是冠姓米德加德的‘中庭’了吗？”在听着伊瓦尔简要说明时还时不时走神张

望，看到前台人员的神情顿时抽了抽嘴角，看了眼伊瓦尔后我干脆在斯宾塞身边嘀咕，“这里的人是都和伊瓦尔一个模样板着脸吗，还是说工作狂基本都是这样的？”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对贵国完备的福利制度一直有所耳闻。”我简略地和伊瓦尔客套一句，随后不多犹豫地走上前去出示了一下市长开具的证明，“您好，我们想调取一份曾经在此居住过的女性的档案。”

<KP> 前台的女性嗯了一声，为你们调出了她的出生记录：诗寇蒂于1970年7月13日由雪古岭镇医疗机构移交至本院，她是一名身份不明的弃婴，被疑似监护人遗弃在当地医院中，目击者称遗弃者为疑似生母的年轻女性。婴儿被遗弃时刚出生不足一周，生命体征稳定，但身体较为瘦弱，推定有早产迹象。

“您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和她同一时间被收养的孤儿里有从雪古岭移交过来的吗？当然如果日常生活和去学校的就读记录也有留存的话我们也想一起看看。”

<KP> “没有。雪古岭并不是那么大的地方，每年有一两个弃婴已经是很少见的了。”她查了一会儿记录后说，“我们没有记载过个人的生活记录。每年的定期体检表明她很健康。”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好吧好吧，那真是遗憾，既然这样这里她曾经居住的地方可以带我们去看看嘛？”

<KP> “她居住的地方已经匀给了其他人，您要去看看吗？”

<卡西里欧·斯宾塞> “那名目击者的身份，”我补充到，“请问您能提供吗？”

<KP> “抱歉，记录并没有这么详细。如果您想寻找当年可能认识她的人，我可以打给已经退休的上任院长。”

<卡西里欧·斯宾塞> “这倒是意外之喜，请您务必打这一通电话。”我露出感兴趣的表情，既然对方提出了我就不再推辞。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嗯，虽然我觉得去看看没准有什么，斯宾塞你觉得呢？”说着搓了搓密米尔的大耳朵，“能联系到的话那自然是最好，只希望不要再出现巧合了。”

<KP> 她拨了一通电话，经过一串简短而快速、夹着不少当地方言的交谈后，又抬起头对你们说：“她说可以和你们聊聊。请吧。”

<卡西里欧·斯宾塞> “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检查一下当然是最谨慎的做法。”我点头，“就在这通电话结束后吧。”随后自然而然地接过了电话，“院长，您好，我想客套话就不必再多说了……请问您对诗寇蒂·米德加德的印象如何？她在福利院生活时是否有熟识的朋友，如今仍然能够联络到的？此外，她是被何人送到福利院来的？事关重大，请您逐一且详细地告知我。”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微侧着头用肩膀夹着电话，另一只手拿出了笔记。

<KP> “诗寇蒂·米德加德。”她重复了一遍，慢吞吞地说，“我记得，那是个不会和人打交道的女孩儿。应该是雪古岭当地的医院派人把她送来的，说刚上班没多久就发现这孩子被放在了大厅里……”

虽然这些东西你们已经从之前的记录中得知了。

“都过去……有二十年，还是三十年了吧？想找到当年的人，恐怕无异于寻找一个渥尔娃。”

<卡西里欧·斯宾塞> 这些信息真是出人意料地一致，我顿了顿，刻意压低了声音，以其他人难以听清的声音：“关于雪古岭那家医院的情况您是否了解？或者说，您是否了解雪古岭的情况，他们中是否有人试图来寻找过诗寇蒂？据我所知，在多年后母亲因思念孩子又将其寻回的例子不在少数。”我给赛特使了个眼色示意他暂时支开一下伊瓦尔，

<KP> “哦，我不了解雪古岭。”她的语气很确定，“现在我已经退休了，不清楚这类事情；至少在我离任之前，从没收到过自称‘母亲’的人的联络……”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意会到斯宾塞的示意后我光速发挥了自己怪人怪癖的性格，过去把密米尔放在了伊瓦尔的肩膀并示意密米尔装出想和他贴的意思：“哎呀，看来我的‘奈芙尔缇缇’对你别有一番兴趣啊，麻烦您陪我

一起去车上拿它的口粮吧？您应该不介意和小动物亲近吧？”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我和密米尔都相信您这么善良肯定对动物也别有爱心。”

<KP> “哈？”伊瓦尔一惊之下差点没把这只耳廓狐抖下去，在意识到那是只活物、并且好像正从他肩上坠下的时候，他伸手去拦了一下；密米尔就借着这个动作跳上他的手臂，然后一路蹦回赛特身上，委屈地看了看你。

伊瓦尔用一种迷惑而古怪的神情打量着你，说：“请您管好自己的宠物。”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哎！密米尔的物种很珍贵呢，不要乱动，出事了是要进行个人赔偿的喔——”看密米尔委屈巴巴的，我也委屈地摊手看着伊瓦尔，“您怎么让它掉下来了，总之至少一起去拿口粮补偿他吧？”

<卡西里欧·斯宾塞> “关于雪古岭，您真的没有任何觉得奇怪或是怪异的现象吗？我认为老人们总能积淀一些关于传说的智慧……”我眼见着伊瓦尔没被支开，干脆选择了最直接的问法。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毕竟是它刚刚跟我咬耳朵说想到您的肩头上呆着的，对吧密米尔？”

<KP> “你没有正事要做吗？”伊瓦尔没有再看赛特，转而看向发问的卡西里欧，“等这边的事情告一段落再说吧。”

“雪古岭……我曾听说那里发生过很多怪事，也曾有人失踪，那附近的区域延续着怪异的传统和禁忌。”老人叹了口气，“您就当一切都是道听途说罢了吧。”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有，但我不是每时每刻都需要做的，何况我也不适合每时每刻都外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和我一样会随机性灵魂离体。”我摸了摸委屈巴巴的密米尔，没支开真是太可惜了，但对方刚刚那一惊是极大的满足了自己想看这个人绷不住变脸的念头，姑且心情还很不错。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明白了，谢谢您，至少我今天听到了第一句真心的劝解。”我听了之后心里才算是有数，朝对方致谢之后客套地寒暄了几句，随即打算挂断电话。

<KP> 伊瓦尔似乎将你的话当成了说笑，不知是严肃还是讽刺地说：“这样的话，您需要的是一位医生。”

“哎……”电话里悠悠地传来声音，仿佛有些哀伤，“听说那里，是不允许死亡的。”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需要医生的前提是能治好。”心知这人和斯宾塞一样，也和其他大多数人一样认为这就是玩笑，我也就顺着他的这句话笑着回应了。

<KP> “或许就和这里的旋涡一样吧。”伊瓦尔语焉不详，却好像是信了一两分，“奇异的现象。”

<卡西里欧·斯宾塞> “这样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不禁想到那匹被射杀的白色驼鹿，“如果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有死亡事件发生在附近，会带来什么后果？”

<KP> “不清楚……雪古岭又不是没有墓地，每年也会有人死亡，所以死亡的禁忌或许就只是个荒诞无稽的传言。”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那还真的是相当的有意思了，万一哪天我就在此地当场灵魂离体，你说会不会被判定为死亡？”被提起了兴趣后忍不住多说了两嘴，看他似乎信了两分，我顺了顺密米尔，然后伸手带着密米尔到他跟前，“最少摸摸它跟它道歉一下？毕竟它被吓得不轻了。”

<KP> “死亡的标准有脑死亡和心肺停止，要看医生怎么说。”他一板一眼地说着看向可怜的小狐狸，“你确定这不会给它造成进一步创伤？万一它应激了开始攻击人呢。”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死亡的标准可不一定是依照着现代科学探知的范围来确定的，世界的秘密远比你想的更多。”我耸了耸肩，捏捏密米尔的耳朵根，那是我会喂它最喜欢的口粮的暗号，暗示它乖一点，“那就不是我的问题了，你可以先从摸它开始尝试。”

<KP> 密米尔作出一副配合的神色（以一只狐狸的标准），朝伊瓦尔抬起湿漉漉的眼睛；后者犹豫着勾起手指，仅用食指第二节的外侧抚过它额头上的皮毛。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你看，这不是很好嘛？都说密米尔是喜欢你才咬耳朵跟我说想和你贴的，它的毛发舒服吗？”我满意地眯起眼笑了，不愧是我的小宝贝，非常配合！甚至让我带上了几分自满。

<KP> 这动作对密米尔来说也太轻飘飘了，好像他是在按某种习惯抚摸更脆弱的小动物。

“比起燕……挺软的。”他生硬地转开话题。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燕？你可以再保持平常心一点，密米尔可是在沙漠生存的物种，它们的强韧远超你的想象，何况它们还有‘赛特’的庇佑。”为了防止被认为自恋，说那个赛特时转换成了埃及语念，我怂恿道。

<KP> “应该在沙漠生存的物种被训练的这么听话，可见您手段挺超群的。”

他没有接你的话，像是想尽快结束这个话题，又换回了生硬的口吻。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不是训练，这话可不能乱讲，它是我的‘伴侣’。”看他如此生硬在转换，我玩味地吹了声口哨，让密米尔舔他一下后就收回了手。

<卡西里欧·斯宾塞> “不清楚……雪古岭又不是没有墓地，每年也会有人死亡，所以死亡的禁忌或许就只是个荒诞无稽的传言。”

“传言是么……无论如何，您能告知我这件事已经能够对我们的工作起到很大的帮助，我们有同伴专精于此道。想必您也希望能够将您曾经照顾过的孩子尽快找回来吧。”我的注意力全在这通电话上，在提到赛特的时候才瞥了一眼两人的方向，“感谢您的协助。”遂等待着老院长先挂断电话。

<KP> 密米尔照做了；警员像被烫到似的收回了手，瞪了你而非它一眼。

院长和蔼地祝福了你，挂断了电话。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我无辜地耸了耸肩，向他示意这可不是我的自主动作是密米尔的，随后侧头看斯宾塞。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挂断电话之后也并不急着将通话结果公布，而是对着赛特略微点头：“走吧，我们去诗寇蒂住过的房间瞧一瞧。”一边拿着手机再向 CIA 要求查询一下伊瓦尔·萨斯的个人信息，状似不经意地问问伊瓦尔，“萨斯先生，我有个私人问题想问您……我对挪威的警衔制度非常好奇，请问您的警徽象征着何种职称？”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可以，那或许就要麻烦女士帮忙了，如果这边方便我们想看看那间房。”跟斯宾塞比了个 OK 的手势后，我同之前的前台说道，顺手留心他们俩的对话。

<KP> “这代表我属于机动警察队伍。”伊瓦尔说，“没什么特别之处。”

前台的女士叫了另一个人来替班，带你们来到一扇房门前，敲了敲门后推门进入；里面有个老妇人正呆呆地看着墙壁，行动僵硬，形容枯槁。

<卡西里欧·斯宾塞> “年轻有为。”我露出一个相当官方的笑容，不再就这个话题继续下去。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听都提到了警徽，去房间的路上我侧头瞄一下伊瓦尔的警徽自己有没有印象是挪威警察体系哪一层的。

<KP> 在赛特的印象中，挪威设有一支机动警察队伍，总部在奥斯陆。它被编成6个支队，遍布全国，专门对付骚乱。机动警察平时分属于普通警察，遇有紧急情况可以被调遣到需要的地方。

<KP> 屋内打扫得整洁，但有一股淡淡的老旧陈腐气息驻留不去，仿佛宣告死亡。

<卡西里欧·斯宾塞> “您好？”我上前一步先打个招呼，试图引起对方的注意，用简洁的，对方能理解的方式解释我们是来执行公务的，让她不要惊慌。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好吧，机动警察，虽然平时就像普通警察但谁知道我们是不是属于普通警察应该负责的范围。想到这收回了目光，注意力放在了这间屋子，当然还有那位老妇人。

<KP> 她呆呆地转过头来，表情还算安详。前台的女士摇了摇头，轻声说：“阿尔茨海默症。”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这边有记录她的名姓吗？”

<卡西里欧·斯宾塞> 听到是阿尔茨海默症后沉默了一瞬，随后动作尽可能放轻，以不会惊吓到对方的方式在房间中大概绕了一圈粗略检视，是否有值得特别注意的地方？除此之外，重点看看墙壁和四处的角落是否残留着先前诗寇蒂留下的痕迹。

<KP> “乌尔德·达拉。”工作人员对着名牌念了念，“她是由医院转出的，没有亲属，已经在这里住了近十年。”

墙壁有重新粉刷过的痕迹，生活用品和家具都非常简单，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乌尔德…命运三姐妹中的死亡女神？”听到她名字的那一刻眉头皱了皱，随后侧头看着这位躺在那的老妇人，“这还真是…无法改变命运，无法阻止未来。”

<卡西里欧·斯宾塞> “这里的墙壁重新粉刷了？是残留有什么涂鸦吗？亦或者只是因为开裂而重新装潢了一遍。”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未来和过去都有了，那想来就差薇儿丹蒂了。”想到这我突然笑了，到现在为止发生的一切真的是有趣的令人难以想象，非常好，非常满足，以至于甚至已经对之后的发展有所期待，本想点根烟宣泄下自己的兴奋，但想想还是换成了软糖，“福利院内有叫薇儿丹蒂的女士吗？”

<KP> “哦，我们会每隔几年装潢一遍：因为墙壁会发黄。”工作人员说，“没有叫薇儿丹蒂的人，这名字很特别，听过大概不会忘。”

这时，床上的老妇人看向你们，目光专注而充满好奇。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好吧，那可真遗憾。”嚼着软糖，我漫不经心地说着，“斯宾塞，你说如果真的有刻意的命运指引下不断走向了注定无法改变的未来，你会怎么做？”说完这话，留意到老妇人正看着我们，我干脆半蹲下来，和她对视。

<KP> 老妇人的眼睛一眨不眨，其中倒映出你的影子。许久，她才像个孩子般拍着手，张开无牙的嘴呵呵地笑起来。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你的眼睛可以看得到我的过去吗？

我只是张着嘴，趁着几个人背对着我对老妇人无声的发问。

<KP> “维尔丹妮！维尔丹妮！”她笑着，念着这个名字，眼神清澈未改分毫。

<卡西里欧·斯宾塞> “定期装潢……”这个说法无懈可击，自己还在思考着如何在这里寻找诗寇蒂的痕迹，赛特的提问一时间把思路打乱，我咀嚼着对方话中的含义：“我不认为这个世界上存在‘刻意’的命运，如果是天灾，我接受，并且让自己从它带来的创伤中愈合；如果是人祸，我会尽我所能中止灾难的源头。”我看着和赛特对视之后笑起来的老人，略为不忍地移开了视线，缓步退出了房间，表示自己检查完毕，暂时没有什么问题。

<KP> 不知道老人是否理解了你们的意思，但她恐怕不是可以正常交流的状态。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维尔丹妮，薇儿丹蒂？”重复跟着念了一遍，在听到斯宾塞的回答才回过神来，稍微舔了舔有些干的嘴唇，“你这个答案很好，不接受刻意，顺从自然，并且尝试阻止。但你永远无法分别哪些是刻意，哪些是自然，命运本来就是一种局限性的说法。”随后我站起了身，轻轻摸了摸老人的手，然后回到斯宾塞的边上。

<KP> 老人的手布满皱纹和老年斑，干燥但温暖。

工作人员大概也觉得不必再打扰她，看你们都退出后合上了门。

伊瓦尔不自觉地放轻了声音：“接下来去哪？”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我一边摸出笔记写了写这位老妇人，顺道在薇儿丹蒂这个名字上多划了两笔，最后摸出手机看看现在的时间：“嗯？看时间决定接下来做什么，斯宾塞你有什么想法吗？”

<卡西里欧·斯宾塞> “有些眉目了。”我整理着目前的情况，“我们或需要尽快去雪古岭一趟，所有的线索都指向那里。”

<KP> 虽然这里的极昼会一直持续着，但现在差不多也是晚饭时间了。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那我想我们可以明天去。”语带委婉地表达了今天跑了很多地方我们或许可以去放松看看了的意思，“我和密米尔已经饿了。”

<KP> “如果今天的调查就此结束，我就回警局了。需要的时候联系我。”伊瓦尔看了看表，“还是说需要我和你们入住同一家酒店？”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一起入住吧，工作能蹭到休闲的福利为什么要放过它？”

<卡西里欧·斯宾塞> “明天……”我不自觉地微微皱眉，但是考虑到雪古岭的情况我的确需要时间郑重地告知赛特，于是勉强点头同意：“那么就此解散……萨斯先生有什么必要和我们一起入住酒店么？”我惊讶。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噢…休息时间需要一位向导带我们好好逛逛？晚上我们总不需要到处乱跑吧，该到工作结束后的娱乐时间了。”我自然而然地这么说着，丝毫没觉得自己的逻辑有什么问题。

<卡西里欧·斯宾塞> “您按您方便的形式去留吧。”我并不太愿意牵扯进这些和工作内容无关的纠葛里去，对伊瓦尔点头。

<KP> “娱乐……”伊瓦尔稍微皱起了眉，“不了。我之后还有事要做，请两位自便。”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好吧，那真是太遗憾了，今天一定是我说这句话最多的一天。”非常遗憾地看着这两个工作狂，人生难得几回乐，怎么就不好好享受呢。

<KP> “相信我不需要过多提醒……但如果有人向你们推销非法药物，请小心。”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治安这么好还有非法药品没有查处？”这倒是有些意外。

<KP>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好吧？感谢您的真诚告诫，我们会注意的。”

<KP> 他像是怀着一种担心赛特出于好奇真的去试的感情说完，向你们告别：“明天再联系。”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明天见，愿你有个愉快的夜晚。”听出来没忍住差点再次抽了嘴角，但转念一想这要是遇到了不试试好像说不过去，前提是斯宾塞没有看的严谨。

<卡西里欧·斯宾塞> “……毒品在挪威是一项公共安全卫生问题，不是犯罪问题，白天即便在广场上也能看到瘾君子。有警察在他们或许会有所收敛，但是他走了之后或许会让那些人变得更大胆，赛特，我知道你喜欢刺激和冒险，但是毒品请你务必不要沾染，否则我不介意把你绑在沙发上睡一晚上。”我看出赛特的跃跃欲试，嘴角忍不住抽了抽。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我看起来真的有那么像想要尝试的架势吗？”我装作无辜地摊开手。

<卡西里欧·斯宾塞> “有。”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装作震撼地看着斯宾塞，仿佛他的答案对人有重大打击一般。

“怎么会，我可是非常诚恳的，对着老天起誓，我没有这种想法。”当然我信的是什么老天爷那就不好说了，但诚挚的表情还是摆的相当十足。

<KP> 伊瓦尔走后，CIA 的情报才姗姗来迟：档案显示，伊瓦尔·萨斯有一名已殉职的兄长，和罹患阿尔兹海默症

的母亲。

<卡西里欧·斯宾塞> “你过去五年内发的誓还少么？”我颇为无奈，在看着伊瓦尔走远之后，自己也随之来到了大街上，不忘将安排告诉赛特：“赛特，我们时间紧迫，把晚餐解决后我们要准备去雪古岭的装备，希望挪威的租车行不会关门得太早，因为我们不能带伊瓦尔·萨斯去雪古岭，越提早出发越好。你可以在路上睡一会儿，我来开车。”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我哪里有发那么多誓，你记错了吧斯宾塞。”心虚地笑着，在听到斯宾塞的安排后更是像遭遇重击一般，“什么？你打算多早起？”

<KP> 你们走到街边，赛特正巧看到了一块写着“DOOM”字样的招牌。街边的露天区域摆放着石头一样的灰黑色豆袋沙发，并不算宽敞的门面整体散发出颓废而休闲散漫的气息。

<卡西里欧·斯宾塞> 当然是越早越好。原本打算这样说，但考虑到赛特的生活习惯和自己大相径庭，还是放宽了期限，“……凌晨四点。我准备完之后会来房间叫你。”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瞟到这个地方的那一刻，在斯宾塞还在回答没注意到的时候维持着被二重打击的表情盘算着如何来，在听到最早的时间甚至是凌晨四点的时候确实是真的头大了起来，绞尽脑汁开始讨价还价：“真的

要四点吗？或许可以再稍稍晚半小时…？”

<卡西里欧·斯宾塞> “你可以在车上睡。”我没有让步，摇了摇头，“这样你至少可以睡到早上九点。”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呃啊…”眼见斯宾塞是真的不打算改变计划了，开始决定变更条件，“那这样，晚上你陪我出来，我凌晨四点起来，怎么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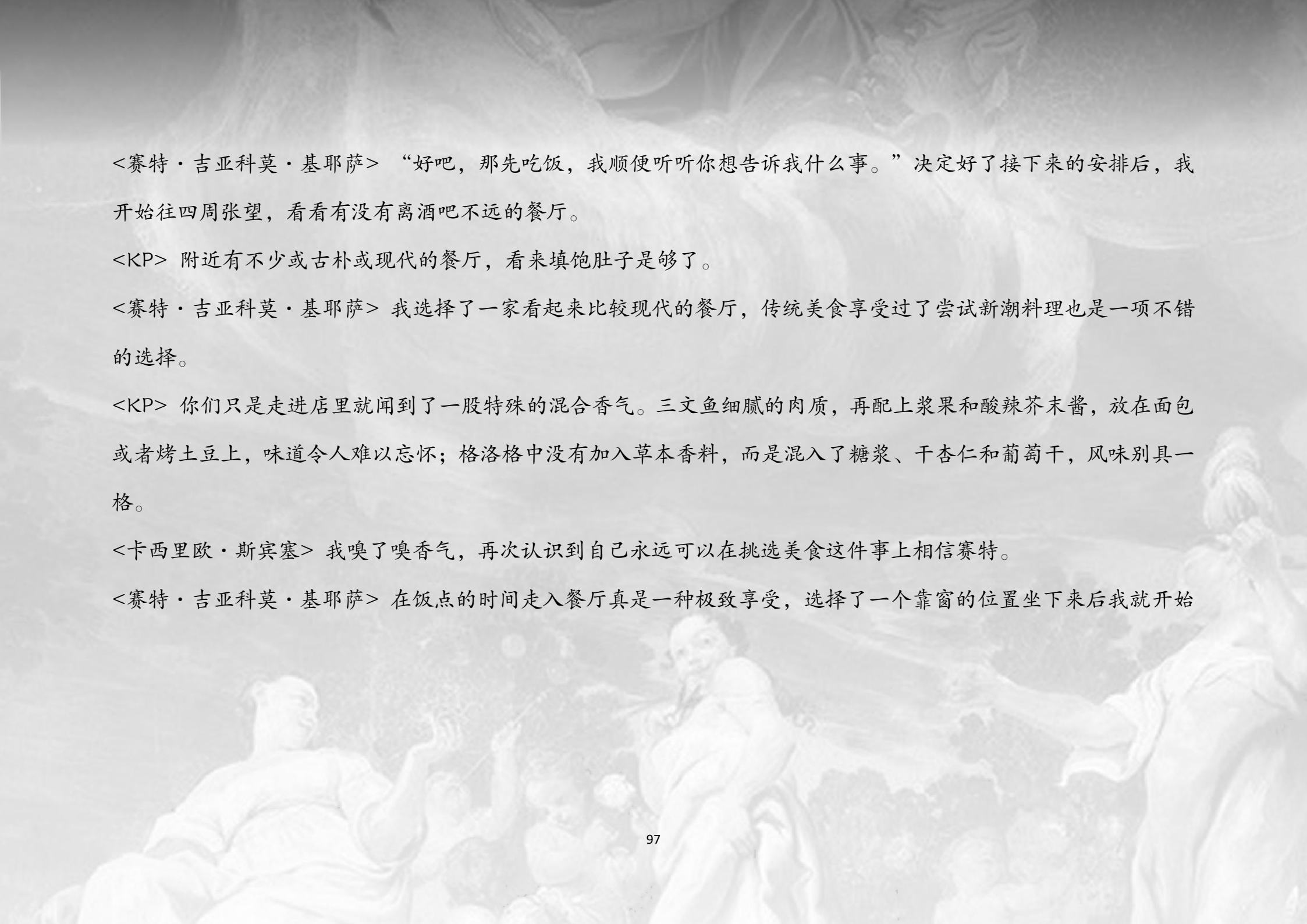
“是指出来娱乐，拒绝工作的层面，然后咱们11点回去。”

<卡西里欧·斯宾塞> “你真打算入夜后还在外面逗留？”我惊讶。但赛特的提案也还算合理，况且陪着对方到处闲逛的时候，自己或许也可以顺带着把要准备的东西都备齐。这总比赛特一个人悄悄跑出来要安全得多。我点头表示了同意：“好，正好我们一起在外面，我也有些事打算告诉你。”

<KP> 现在只是六点左右，酒吧里看起来有些冷清，除去几名顾客外只有一名佩戴鼻钉、眉钉和唇环的年轻红发女性在前台调酒。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成交，就这么决定了，我们吃完后就往那边过去，如何？”我指了指现在冷冷清清的酒吧给斯宾塞，尽管痛心自己绝赞10小时睡眠只剩下6小时，但面对斯宾塞的决策这是最好的结果了。

<卡西里欧·斯宾塞> “你安排。”我没有异议。毕竞赛特打算玩和自己打算顺路把事情置办好两者不太矛盾。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好吧，那先吃饭，我顺便听听你想告诉我什么事。”决定好了接下来的安排后，我开始往四周张望，看看有没有离酒吧不远的餐厅。

<KP> 附近有不少或古朴或现代的餐厅，看来填饱肚子是够了。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我选择了一家看起来比较现代的餐厅，传统美食享受过了尝试新潮料理也是一项不错的选择。

<KP> 你们只是走进店里就闻到了一股特殊的混合香气。三文鱼细腻的肉质，再配上浆果和酸辣芥末酱，放在面包或者烤土豆上，味道令人难以忘怀；格洛格中没有加入草本香料，而是混入了糖浆、干杏仁和葡萄干，风味别具一格。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嗅了嗅香气，再次认识到自己永远可以在挑选美食这件事上相信赛特。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在饭点的时间走入餐厅真是一种极致享受，选择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后我就开始



迫不及待地拿起菜单搜刮美味，选择的基本都是店家标注了推荐的餐品。

<卡西里欧·斯宾塞> 既然赛特兴致勃勃地选起了菜品，那么自己倒也省了功夫……我在对方的基础上点了一些健康的食品之后就将订单交予服务员。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嗯哼~相信饥肠辘辘的指引，总能得到最佳的美味。”点完餐后心满意足地手撑在桌上等着菜肴，我朝着斯宾塞看过去，“说起来斯宾

塞你是想告诉我什么？”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要告诉你，别太相信伊瓦尔·萨斯。”尽管谈着工作上的事情，但自己和熟悉的人相处的时候还是略微放松下来，在餐点上来之前抽了根烟，只是适度地抽了一半就摁灭在烟灰缸里：“我想你也注意到了他们有些事不想让我们知道，尤其是雪古岭地区的情况。今天，我听福利院的老院长说：‘雪古岭不允许死亡’，在那里不仅发生过很多怪事，也曾有人失踪，附近的区域甚至延续着怪异的传统和禁忌……这或许能够被某种神秘

学意义上的解释阐明。我想听听你的看法。”顿了顿，补充道，“除此之外，从我个人的经验和逻辑出发，我认为雪古岭存在着的一处军事基地，而那个失踪的四人美军小队由于挪威军方担心泄密而被俘——或者被杀，所以他们很警惕我们的调查内容，不希望我们对那里产生兴趣。”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当然，我没打算相信这个人，这个世界上哪有这么多真巧合，如果真的有，我早就去见努恩了。噢，努恩是埃及神话之中的原初混沌之神，也是深渊的意思。”拿出了水果软糖的盒子，指尖压着盒子的一角让它得以立着，然后轻轻用力让它像是旋涡一样转起来，“我只是不介意在防备之余看看他的各种反应，毕竟人类的情绪总是多样化的，虽然一般来说我只对神话学说之类的神秘事物感兴趣但观察他人也是我的一种乐趣。我对于军事之类的不了解，这点斯宾塞你要觉得有问题咱们可以想办法彻底甩开他。”话说到这，我又像是想起来什么，挑了挑眉，“说起来先前的图书馆，我还听到了他的电话，内容大概是他妈妈跟他说哥哥结婚了。”

<卡西里欧·斯宾塞> “观察之余也要做防范，以免被对方从自己这里偷走什么东西。”我对赛特所说的“观察”既不太明白也兴趣缺缺，只是出于友情而为对方考虑，“我已经在甩开他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凌晨四点出发，这样他发现我们已经去雪古岭的时间会大大推迟。”我听到赛特说起那通电话的谈话内容和自己已知的信息无法吻合，倒也不意外，只是更进一步证实了自己的猜测：“他的确不对劲，CIA传来的信息显示他的兄长因公殉职，而

母亲也罹患阿尔茨海默症……”目光有些复杂，“他接到的或许是议员的电话，但他究竟是怀着怎样的心情说出这句谎话的？”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我不清楚，我还是要再说一遍，这个地方的神秘性远超你我的想象了。我说不准是什么，但正如你所说的，那里延续着他们，或者说她们的传统和禁忌。你知道吗？当你在福利院和伊瓦尔提到死亡后我们再去那间屋子见到乌尔德，也就是那位老妇人的时候，我几乎是难以抑制的…战栗起来了。”想想最后还是把亢奋换成了战栗，“乌尔德，诺伦三女神其一，象征着过去与死亡；而我们要找的诗寇蒂则是诺伦三女神其三，象征着必要性与未来。我想，很快我们就会遇到最后的那位薇儿丹蒂了，我并不想同你辩论关于神秘事物是否存在及其真实性，但我们从马萨诸塞州出发踏足这片土地开始，所谓的命运已经如影随形了。至于谎言嘛，人的一生中有无数谎言，有的谎言说多了，那也就成为真的了。”

“而且有个棘手的问题，如果雪古岭抗拒死亡，那我的灵魂离体没准就会变成不可预知的危险，毕竟我不清楚那块地方如何判定死亡的标准。”我摸了摸密米尔，在餐品上桌后第一时间捡了它喜欢吃的喂给它。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不会怀疑你的专业性，赛特，因为我尊重你。这项工作的完成需要我们充分的信任与合作，而我和你认识了这么多年，还没有同处在这样高压的环境当中为了同一个目的而努力过。”我听着对方谈论所

谓“命运”一词，在将食物咀嚼充分之后咽下，继续说道，“我也尊重密斯卡托尼克。这些……”皱着眉在怪力乱神和深邃奥妙之间选择了后者，“这些深邃奥妙的语言和文字，我相信它们在你和诗寇蒂的领域，甚至是度格教授的领域中都有特殊的意义，只是我的工作不允许我将时间用在探究客观世界的本质这种问题上。严格来说，我是军人，赛特，在华盛顿的训练告诉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不去看当下所发生的一切。我像所有人一样会对未来有期待，但并不会去探究未来是如何形成的。我会记录，会尝试学习，但我无法沉浸到你的世界中，因为我也有我的任务要完成：那就是保护你，以及取回你们遗失的东西。”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不不，我的意思并不是期许你去相信和沉浸，斯宾塞，我只是在将这个告知你。因为它具有着你我都暂时无法预知的危险性存在了，我原本以为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出差。”我比划一下，随手又起一块肉排开始吃，吞咽下去后才接着刚刚的话语，“我的意思是，我们要面对的危险不单单是来自本地的那些警察或者军事之类的，由于我所学没有真正触及核心的东西很多时候我没有办法确保在这方面的所行是可以保证安全的。简单来说，你注意到了科学，真实层面的危险，我注意到了神秘方面的。至于命运，这种事物之于我而言，我也不想安于它的安排，我只是想理解它的运作逻辑。”然后成为命运本身，当然最后这句我没有说出来。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毕竟再怎么好奇，姑且还是要命的，如果有能让我豁出性命也要知道的事，那另当

别论。”

<KP> 用过一顿晚餐后，你们收到了卡米尔教授的信息：他提到手稿上的这些文字所注解的内容似乎是某种复杂的咒语，作用是指导施术者如何将“真正的魔法注入其中”，以达成某种仪式效果，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咒语，而此仪式效果似乎是一个“很大的动作”，同时它需要“一把钥匙”。

<卡西里欧·斯宾塞> “如果你是在担心这个。”我挑眉，“那你就低估我了，赛特。我工作时几乎一直面临着无法预测的危险，而我也习惯了预防它们。我相信尽管神秘学是个全新的领域，但预防的措施应当也大同小异：如果是咒语，我们阻止它被施行；如果是邪恶的道具，我们打碎它。即便是超出了我们所能理解的事物，我们也有双腿，可以让我们从它面前逃离。所有的事情最终都将落到付诸实践上，而我精于此道。”我用完餐后，打开手机检察了一下卡米尔教授发来的信息。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不愧是斯宾塞，你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毕竟正常人听我这么说没准已经恨不得抽我两巴掌然后摔桌离开了，这真是太好了。”得到回答松口气之余也凑过来一起看短信的内容。

<卡西里欧·斯宾塞> “‘一把钥匙’”我重复了一遍短信上的内容，“你认为诗寇蒂是已经寻找到了这把钥匙，正在预备实施这个包罗万象的咒语；还是说她仍然在寻觅钥匙的踪迹？我更希望是后者，因为至少我们还能争取一

些时间。”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嗯…如果要我说，我觉得应该是后者，毕竟已经过去十年了，博德与雪古岭就这么大，而且她的研究还涉及时间，如果她真的是想寻找父母那回溯时间了也未可知。”钥匙，一看就是要开启什么门之类的，这个仪式搞不好就是开什么的门，我再次难以抑制亢奋地下意识舔了嘴，结果舔到了自己吃完肉排没擦的酱汁，还回味了一二，“当然现在我们一无所知，肯定还是得去雪古岭查查看，时间流速这种东西你永远说不准它是朝前走了，后退了，亦或是还停在原地。”

<卡西里欧·斯宾塞> “时间回溯。”习惯性地对方所说的关键词提炼，说完后不禁恍惚了一瞬间：如果诗寇蒂能够将时间回溯至了数十年前寻找父母，换做是自己，是否也有可能回溯时间，只为了再见黛西一面？视线移到了无名指上的戒指，被其上所反射的光芒稍稍刺了一下，才猛地回到了现实，微微摇头唾弃着自己方才的想法：“……没错，无论是什么情况，只有等我们到了雪古岭才知道，我只希望到了当地，不要再有像萨斯警员这样的人出来添乱了。”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应当不会有了吧，不过你说萨斯先生的哥哥已经过世，母亲已经罹患阿尔兹海默，你可以调查看看他的哥哥是否是已婚？我有种大胆的猜想。”在斯宾塞再次重复了那个词后，思绪就开始跳跃性的

扩散出去了，没留意到斯宾塞的恍神，随后在对方再次提起萨斯后锤了自己的掌心，面上挂起了一抹渴望立刻探知的急切。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说出来可能有点夸张，总之你可以认为是我的天方夜谭怪想，我在想，没准他的哥哥和母亲，一方还活着，一方还正常，就是所谓的那个，时间膨胀。”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当然，基于猜想，没有实证，也没有逻辑闭环，就是单纯的猜测，假定点就是诗寇蒂已经实现了她的目标。这里有小范围的时间膨胀，也就是有些人，有些地方的时间流速与正常时间有所不同。”

“嗯哼，能想到这个的我真是，啧啧。”想到这又忍不住自得自满，拿出了自己的笔记赶紧将自己的猜测全部写进去。

<卡西里欧·斯宾塞> “那么，按照你的说法，我从CIA是没法获悉正确信息的。因为如果博德市受到了雪古岭的影响，时间流速悄然改变，但CIA远在弗吉尼亚，时间膨胀的范围不可能涉及到如此广的范围。”我顿了顿，“不过，要证明这个理论，的确需要一些与伊瓦尔相关的信息——确切的，从本地人这里获取的。”我抬眼看了看赛特先前指出的那家酒吧，“就从那里开始。”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噢！当然，当然，酒吧是最佳的获取信息之地。”注意到斯宾塞看向了那家酒吧，

刚刚的猜想瞬间变成了酒吧的午夜狂欢，我拿了张纸巾擦了擦嘴，然后给吃完了肉正在打嗝的密米尔也擦了擦，“我刚刚还在那里看到了红头发的美女，这真是…真是非常适合询问了。”把搭讪两字光速吞了下去。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以为你会说搭讪。”我略显讶异——今天第二次，赛特竟然没有将心思转移到工作之外的事情上，先前我还以为是顾及着伊瓦尔在这里，他才这么正经，但没想到私底下聊天的时候，赛特也这么老实。我欣慰地看着对方，“说句和工作无关的话，赛特，我认为你最近变化真的很大。”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啊，这个，哈哈，你觉得我变化大是好事吗？”当着工作狂的面说出来就大条了，自己显然有这个自知之明，我努力维持着微笑，咽了咽口水，有几分心虚地问。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不清楚，毕竟不是每个人都需要一刻不停地沉浸在工作当中的。”我笑着摇了摇头，“但是至少你比从前脚踏实地了很多，我也放心了。”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你能这么想那真是太好了。”如果你能放松对我摸鱼的戒备那就更好了。后一句理所当然没有说出口，我露出一口白牙努力表达着我笑得非常诚恳且没有异心。

<KP> CIA 的消息称，伊瓦尔的兄长刚刚订婚，就去执行了那个使他失踪或者死无全尸的任务。任务的内容不明。

酒吧

<KP> 已经过了七点。你们听到酒吧里开始播放怪异的金属乐，人也越来越多。

<卡西里欧·斯宾塞> “萨斯的兄长刚订婚就因为执行一项内容不明的任务而失踪了，亦或者是死无全尸。”我看了看CIA发来的消息，在被酒吧的音乐淹没前如数转告给了赛特。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那没准就是了，那通电话的内容就是‘哥哥要结婚了’。”刚回应了斯宾塞就被音乐带动了起来，整个人注意力全部都放在了狂欢上，开始忍不住往人群里去，当然，没忘记那个红发美女，在找人时还跟斯宾塞喊道，“斯宾塞你要不习惯可以在边上等我，哦呼——！”

<KP> 那个红发女郎还在吧台后调酒，与叛逆的外表不同，她的脸上带着宜人的微笑；看到赛特的容貌时她也没什么诧异，只是一边切开柠檬一边问：“您要什么，先生？”

<卡西里欧·斯宾塞> “你真的有在认真听吗，这只能说明他的哥哥已经死了而不是要订婚——”我大声地试图把赛特的思路扭转回来，却发现对方已经像鱼一样钻进人群里去了，于是我费力地拨开了人群，忍着震耳欲聋的声音跟上了赛特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您可真漂亮，我是说，这里有什么大家都点的推荐吗？”在看到美女后我撩了撩自

己的头发，甚至还在说了漂亮后吹了声口哨，嗯？似乎听到了斯宾塞的声音，当然他可能也被带动起来了，这么想着我继续和美女搭讪，“我能有这个荣幸知道您的芳名么？”

<卡西里欧·斯宾塞> 好不容易挤到了吧台边，看见赛特这一副完全不在状态的样子，我明白是别想在这里好好谈正事了——毕竟也不是个谈正事的好地方，我颇为头疼地揉揉太阳穴坐在赛特的身边。点了一杯冰水之后仔细地听着二人的谈话。

<KP> “哦，我叫温蒂。”她笑了一下，娴熟地将柠檬片丢进酒里，“咖啡、葡萄酒、啤酒和鸡尾酒，或者您对伏特加那样的烈酒更感兴趣？”可以过个侦查

<骰子> 卡西里欧·拉斯特·斯宾塞的侦查结果:1d100=8/80 极难成功。

<骰子> 赛特的侦查结果:1d100=90/55 失败。

<KP> 墙壁上悬挂着诸多小众金属摇滚乐队的海报，卡西里欧发现其中一张有明显的损坏痕迹，海报上乐队成员的面部部分被划破，并且旁边写有侮辱性的污言秽语的涂鸦，语种有英语和挪威语；这张海报上有3男1女共4人，

风格看似一支黑色金属乐队，最下方是一行文字“无政府主义公社”。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抬头看了看那张海报，能从被涂画的面部之外的特征看出那位女性是否就是这位“温蒂”吗？顺带用胳膊肘碰了一下赛特示意他看向这张风格独特的海报。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噢，温蒂，这可真是个好听的名字，和您可真搭。”注意力完全沉浸在酒吧带来的快乐之中，我继续和对方搭讪着，“都可以，什么酒对我而言都不是一种挑战，我的体质可比那些欧罗巴人还要高，就算是伏特加也撂不倒我。”

刚说完才被斯宾塞这一捅稍微撞回神，分了一小许注意力去看那张海报。

<KP> 那张海报上的女人面部被划得完全看不出来，但至少不是红头发。

“那么……或许您会对我们这里的一些小东西感兴趣？”她说话的时候带上一一点迷人的当地口音，“还是先来杯莫吉托吧？”

<卡西里欧·斯宾塞> 年轻时花费了许多时间在训练上，对这样夸张的艺术风格十分钝感并且无法欣赏。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要如何开口就这件事询问这位年轻的女孩。我犹豫了一会儿，不自觉地抹干了杯壁外侧的水珠，就那张海报询问温蒂：“你曾经组建过乐队吗？‘无政府主义公社’？”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当然，当然，全由您来安排，您才是我钱包的支配者，相信您的推荐与手法。” 眯眼看到了无政府主义公社几个字，后知后觉从脑子里搜刮着对这玩意儿的了解。

<KP> “哦，我没有。他们倒是有不少传奇、或者说离奇的经历，您有兴趣？这事儿圈里的人基本都清楚，看来您是头回来呀。”

她拈起几枚薄荷叶放到杯底，用木棒笃、笃地捣了下去，笑容温柔：“比如，您以为他们的海报为什么会被划烂？”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们看上去也不像本地人吧。” 我露出一个弧度很小的微笑，将一些小费递给了温蒂，“我以为这里的人大都很喜欢这样鲜明风格的东西。我不介意听你说一说关于他们的故事。此外，关于你的那点小东西，请务必不要提供给这位男性。”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毕竟激进是属于年轻人的多巴胺。” 听到斯宾塞对温蒂的交代，脑子还在死机状态的自己开始放飞了，“斯宾塞，只是一小杯应该没有问题，这可是狂欢，难得在这个年纪能在酒吧找到年轻时代的那种朝气蓬勃，让我多享受一些吧？”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当然不会阻拦你喝酒，你是个成年人了，但至于那些‘小东西’……我觉得他们的安全性还有待商榷。”

<KP> “哎呀，‘拉塔托斯克’非常安全，绝对安全。他们爱它爱得不得了，可爱的小松鼠。”温蒂挤好柠檬汁后，将切好的柠檬片也放入杯中，正好压上刚刚的薄荷碎叶，“只是一些小果子。”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好吧。”虽然嘴上是这样说，但为了找出漏洞，我朝着斯宾塞露出一口白牙，随后凑到温蒂的耳边，用对方完全不了解的挪威语与对方说，“我还是想试试美女的推荐，当然，这是我们的秘密，挪威人不会揭穿挪威人的小伎俩吧？”

<KP> “您知道我们那些漂亮的、出色的、被人一把火烧了的木教堂吧？都说是他们干的。”温蒂向赛特抛了个媚眼，用挪威语说了个相当昂贵的数字，手上调酒的活儿却没有停下来，“谁让他们用木教堂焚烧的照片当自己的专辑封面，还那么旗帜鲜明地反基督呢。”

冰块与杯壁碰撞出当啷几声，听起来和她的声音一样清脆悦耳。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盘算了一下反正是道格拉斯掏钱，又不是自己，我朝着温蒂再次吹了声口哨，继续使用挪威语：“愿意为了您支付这笔款项，毕竟您才是它的主人。”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希望你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赛特。”我大概知道他们在用挪威语叽歪些什么，但我可不想自己的保护目标在任务还没完成之前就先染上了毒瘾，只是警告似的留下了一句话，随后接着温蒂的话问了下去，

“我在博物馆中见到了一些木教堂的遗址，他们在 90 年代的时候就被烧毁了，在那之后，这个乐队就一直销声匿迹了吗？所有的成员都没有再单独活动过？”

<KP> “哦当然，谢谢您，亲爱的本地人。”她笑咪咪地用挪威语快速说完，才回应卡西里欧，“他们声称前往雪古岭寻找‘树中的旧神’……是在 1996 年的冬天吧，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否真的找到了什么，但是乐队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斯宾塞，我对天发誓我没有背着你搞乱七八糟的事。”我这才切回了英文，满脸都是和密米尔一样的无辜，“那这支乐队可太狂野了，毕竟那可是文物了，但对年轻人而言应该相当刺激了，毕竟年轻，什么都做的出来。”

<KP> “虽然有不少古怪的说法，不过想必他们乘船驶入雪古岭周边的赫瓦格密尔河，然后被卷入峡湾入海口的漩涡之中，就这么葬身水底了吧。”女调酒师倒下了朗姆酒和苏打水，然后将玻璃杯推向赛特。

<卡西里欧·斯宾塞> “在雪古岭失踪了？”我不禁略微抬高音量，再次确认自己在嘈杂的音乐中没有听错，“这么多年来在雪古岭失踪的人应该不少吧，政府就没有任何表示吗？”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接过了温蒂递过来的酒杯轻轻摇晃，然后抿了一口：“您的手艺堪称完美，这杯酒后

我能有这个运气在…咳，再来一杯吗？”刚想说在一起共度美好的一晚，但想到和斯宾塞的交换条件赶紧临时刹车。

<KP> “想必智慧的政府官员们有更深的考量。”她懒洋洋地说着，在赛特接过杯子时，用食指和中指的黑红色指甲叩了两下杯身，迅捷而隐秘地将什么东西塞进了你手里，触感像一枚小小的松果，以挪威语比了个口型“多谢惠顾”。

“当然可以，您还想要什么？”她笑吟吟地摸了摸自己的嘴唇，绿得发蓝的眼睛在长长的睫毛下扫视四周，“瞧啊，酒精、‘松果’、极端音乐，这里的一切都在模仿古代祭祀的场景。或许你们会因此连接旧神，成为先知。”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得到了美女塞来的“小甜心”，自己在抿过那一口酒后还装模作样地继续喝，将那颗小东西藏进了袖口，空的就被推回了温蒂的面前，稍微贴近了一些：“毕竟古代人的祭祀一直都是这样，疯狂又热切，像那些希腊人的酒神节，放荡又不拘束自我，比起现代人的观念还要再放纵，享受当下。”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因为她的说法而微微皱眉，这种放纵之下隐约潜伏着疯狂的气氛是自己最不喜欢的，但对对方的话中还有值得深究的地方，想要获得线索就必须耐心地听着对方说完。我啜饮一口冰水来维持自己思路的连贯性，盯着她继续问到：“‘树中的旧神’指的又是什么？值得这个乐队如此地为之而献身？”

<KP> “哦，天哪，天哪——”她以咏叹调般的声音颇具表演天分地惊呼了几声，随后毫不客气地笑道，“您怎么

会觉得我知道呢？”

<卡西里欧·斯宾塞> 揉了揉太阳穴：“……是我唐突了。”

<KP> “我看得出来啦，先生。您并不属于这里。被选中的人已被指引，而落选者一无所知。”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哈哈，大概是在当下的氛围认为您就是主持的女祭司吧？”我玩笑般地跟温蒂说着，“下一杯您不如调配黑莓之惑吧？顺便为这位先生也调配一杯无酒精的饮品。”

这么说完后，我趁着斯宾塞没留心，在抬手假装要飞吻给温蒂时将那颗小东西塞到嘴中，然后将贴过双唇的手比成了枪的架势高举过头，示意自己已经吃了。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不知道是谁选中了谁，但你至少有一点说得没错，我确实不属于这里。”对方这模棱两可的话毫无逻辑可循，没来由地受了一顿奚落让自己感觉非常不舒服，但并不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索性不再试图继续和温蒂对话，而是转而将视线放在了那些擦得干净而透明的玻璃杯上。

<KP> “在这里说无酒精未免太煞风景了吧？”她摇了摇食指点向你们两个，“真想要那么清醒，就别来酒吧买醉呀。”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嗨呀，这位先生他可不能喝酒精，这也是没办法的，当然，您可以把他的份额加到

我这边来。”

<KP> 赛特嚼了嚼那枚坚果，它的口感接近菌类。一种放松的愉悦由脑干处蔓延，最终成为令人振奋的充斥大脑的麻痹感，视野中的色彩开始变得艳丽，并且逐渐扭曲、缓慢地旋转起来。

温蒂在说“您可真贪心”，但你已经听不清了。她的面容缓缓流动着，变成一些陌生的、你并不认识的样貌；斯宾塞的、周围狂欢的客人的、你的面容亦然。

你低下头，看到一部分地板浸在深及脚踝的水中，酒吧的桌下以及人们的腿间全是横躺在地尸体，它们鲜血淋漓、破碎而凄惨，同时窗外布满浓雾，玻璃上结出层层冰霜，好似有一个甚至许多个难以描摹外形的巨物在窗外缓缓移动……

透过结霜的玻璃，你看到一座因遥远而渺小的高台；有个模糊的人影正被绳子吊在半空，而后恍然地坠入水面。

sc 0/1d3

<骰子> 赛特 的 SanCheck: 14/80 ， san 不变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认为酒吧除了贩卖酒精之外还应当作为一种社交场合存在，才具有其真正的意义。”拒绝了那份带酒精饮料的提议之后，才注意到了赛特的不对劲。我拍拍他的肩膀，在对方的眼前打了几个响指：“赛特？你听得到我说话吗？”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哦豁，那颗小东西带来的效力可真是，没过脚踝的水和遍地的尸体让自己瞬间从酒精和狂欢清醒了过来，睁大了双眼看着这些绮烂又诡异的现状，斜眼看向窗外，那个倒吊在高塔台的人莫名让人想起了最开始在市政厅见过的那幅画…那是倒吊着的奥丁么？我努力摇了摇头，尝试从这副景象中回去，但又有些不舍。

<KP> 赛特感觉到一阵头晕，眼前的景象慢慢地恢复正常。温蒂正将一杯深色的饮品推向你，正是之前你点的黑莓之惑。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噢，我听得见，斯宾塞。你可以不用那么大声。”看到黑莓之惑，斯宾塞和温蒂，再看了眼四周，确认还在轰鸣的酒吧后才出声回应了对方，在接过这第二杯酒时，借着手势用挪威语做了口型：这可真是刺激的宝藏，不愧是您的推荐。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希望你只是因为酒劲太强才这么恍惚。”我见对方还能正常回答，带着疑虑收回手，忍住了把对方的嘴撬开检查的欲望。

<KP> 温蒂眨了眨眼，带着双关意义地问：“您还需要吗？”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思考了一秒价格和刚刚的体验，这种感觉可不是随时都有的，何况出资人是道格拉斯，虽然有点对不住道格拉斯…但是会想到那些场面，自己下意识露出了自己都难以察觉的满足和对探知的狂热，将酒杯凑到嘴边时对着对方做了口型：当然，乐意之至。

<KP>斯宾塞过一个侦查

<骰子> 卡西里欧·拉斯特·斯宾塞的侦查结果:1d100=19/80 困难成功

。

<卡西里欧·斯宾塞> “不了，谢谢你，他不需要。”我听对方话中有话，意识到在我刚才转移注意力的一瞬间已经发生了一些事。我抓着赛特的肩膀把他干脆地带离了吧台边——甚至是直接将他从酒吧里半强硬地拉了出来。

<KP> 卡西里欧看见温蒂的手里一晃就多了一枚黑色果实大小的小东西，和她的指甲油颜色类似，很难被看出来。

赛特看见她并不遗憾地笑了笑，摆摆手朝你们告别。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哎哎，斯宾塞，等一下？”被斯宾塞架着就被拉走，那杯黑莓还没喝完，东西也没

再试一下，她不遗憾，我非常遗憾啊!!! 我露出了一种哀嚎一般的神情，就像在控诉一般。

<卡西里欧·斯宾塞> “她倒确实没什么好遗憾的。”我不气反笑，把人抓出来之后就松了手，好整以暇地理了理自己的衣服，“我也没什么好遗憾的，毕竟明天我可以把你绑在车上带走。”

<KP> 当然卡西里欧也能意识到，赛特掏出了远比一两杯酒高的钞票。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天哪…斯宾塞，这太残忍了，我才开始享受，就被这么打断了，这就跟男人在床上爽时突然被人说你不行一样难受，萎了啊!”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我几乎是有些幽怨地看着斯宾塞，连带着密米尔一起这样看着他。

<卡西里欧·斯宾塞> “赛特，我已经警告过你了。”我也懒得去深究那些多余的钞票价值究竟是否能够购买到所谓的“小东西”，“如果你神志不清是会影响到工作的，而我很乐意把一个嗑多了的瘾君子打包送到医院里关起来，直到我自己把事情全都解决——在此之前你哪里都别想去。”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这哪里有，我只是小小的接受了美女的馈赠。当然我是知道控制那个度的，还不至于到被打包送入医院，咳。”

<卡西里欧·斯宾塞> “馈赠，”我笑了一下，“你是想回去继续接受馈赠，还是想后半个月都在挪威的医院里好

好欣赏一下他们粉刷的墙壁？”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呃，我觉得还没有这么夸张？”终于理智彻底回到大脑了，我移开了目光，不太敢看着斯宾塞，刚刚真是太上头了，基本就要跨过斯宾塞的底线了，我赶紧找补，“好吧好吧，我答应你接下来尽力不去酒吧找这种东西了。”

<卡西里欧·斯宾塞> “‘尽力’。”我重复了一遍，“我倒希望听见的是全力以赴，士兵。”不自觉地就用上了仿佛在对待下属一样更为严厉的语气，说完之后才迟迟地叹了口气。不想再就这件事继续纠缠下去：“现在，你还想去哪里逛？如果时间还允许的话。”抬表看看现在几点了。

<KP> 现在也就八九点的样子，不过你们第二天是打算凌晨四点起的。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呃，好吧，我全力以赴…？”最后的那个词还是带了几分不确定，另外也懊恼自己这下是要将旅游玩乐的门路堵了个七七八八，但刚刚那个确实是很上头，在看起来是满脸歉意下自己却还在暗自回味，还有些可惜没拿到第二颗，“酒吧已经泡汤了，那不如去买点纪念品？纪念品总是没问题的吧。”

<卡西里欧·斯宾塞> “回酒店的路上，可以。”我点了点头，在对方的条件上作了附加，“这样我也能顺路把路上需要的一些物资置办了，最后再联系酒店租车……早上四点起床，没问题吧赛特？”我再次确认。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呃啊，四点，四点，应该，或许，也许，可以。”被附加了新的条件已经有些丧气了，再次听到四点时整个人倒是跟真的萎了一样在那里嘀咕着，最后艰难地点了头。

<卡西里欧·斯宾塞> 虽说赛特答应得如此爽快，但我想自己到了点还是需要去叫对方起床的。我叹气——和赛特在一起的时间里，我叹气的次数比照顾女儿时叹气的次数还要多：“我要对你的生命安全负责，赛特。”言下之意是，希望对方能对自己的不近人情有所理解。随后便打算一边向酒店的方向走，一边留神有没有可以简单置办物资的地方了。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听到对方这话也知道大概是为我好，但着实在是太难受了，斟酌了一下我选择了大多数人都会说的那些话：“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好吧，我会努力配合。”但那是大多数人，此话不与实际情况搭配使用。

<KP> 酒店离市政厅不是很远，仅有一两条街。即便已经入夜，日光仍然洒在你们身上，只有街上的行人们逐渐变少。

路上有不少商店可以让你们采购一番。不过，赛特的手机再次响了起来。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本来老实跟在斯宾塞身后逗着密米尔看着商店有没有喜欢的纪念品，在电话打来的那

一刻还是摸了出来接通看看。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没有说话，示意赛特留心一下是否是先前那个匿名电话。

<KP> 正是你们见过的那个匿名电话。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我朝着斯宾塞做了口型：是那个电话。说完我马上接通听听看到底是谁打来的电话。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点头，凝神听一听谈话内容

<KP> 那是一个中年女性的声音：“您好，基耶萨教授。我听说您在寻找诗寇蒂·米德加德，我曾经于1990年5月见过她。”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哦？虽然不知道您是从哪儿获悉的这些信息，但女士，您说您见过诗寇蒂，您是在哪见到的？就算您提供这件事我们也并不会支付任何额外报酬出去。”

<KP> “1985年前后，我曾经在萨尔登福利院当兼职护工，并认识了。她从阿卡姆返回博德后来探望过我，并提到自己将前往雪古岭寻找亲生父母。”

“我曾将消息告知博德市警方，但事后并未得到任何答复，连诗寇蒂的寻人启事都很快被撤下了。他们在阻拦你们，不要相信他们。”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你说的这个，我们已经有过很明确的体验了，女士。您要是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尽数告知我们。”我朝着斯宾塞使眼色，让他拿出笔记记一下，“或者，您先自我介绍一下？”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对赛特的回答表示了认可，并且同时记录着通话内容中的关键词。

<KP> “你们是否知道，她持有一份手稿？”那边的女士避过了身份的问题，“她说自己找到了答案，为此她将寻找一把埋藏于‘世界之树残根’中的‘银钥匙’，这将是某个时空公式的万能之解，能够带她一览自己的过去与出生之谜。”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当然，我们正是为了将那份文献带回来才来到这里。至于埋藏在世界树残根中的银钥匙嘛…”听到对方避而不谈自己的身份，自己也不是很在意，姑且也就装傻一起略过了，“我们也知道她对于时间问题的研究，但重点应该是，您最后一次看到她在哪？”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示意赛特保持通话不要挂断电话，随后手上联络CIA请求显示一下该号码目前所处的定位

<KP> “博德，风暴图书馆。”她急匆匆地回答，“除非存在万不得已的理由，你们切不可向渥尔娃女巫许愿！”

没等你们回答，电话就断开了。

过了一段时间，CIA才回复道这个号码所处的定位是挪威博德市的一处公共电话，并提供了一名女性的模糊录像。

可以过个侦查

<骰子> 卡西里欧·拉斯特·斯宾塞的侦查结果:1d100=51/80 成功。

<KP> 那是一位年近 50 岁、金色头发中夹杂大片白发的女性，身材瘦小，看上去毫不起眼，她匆匆地走出了电话亭，监控录像没有拍到她之后的去向。卡西里欧发现她的右锁骨上有一块模糊的纹身图案。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试图把这片纹身图案重新复现在笔记本上以便拿给赛特辨认，“你看这个，是否又是具有什么特殊寓意的图形？”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不可向渥尔娃女巫许愿？”听到对面已经传来忙音稍微皱眉，相信让自己保持通话的斯宾塞有他的办法找到打来电话的人，但是信息泄露的这么快，真是令人有些不快了。这么想着，我顺手摸了烟抽起来，“真的想许愿难道不应该是同世界树么，向女先知，嗯？”抽着抽着听到斯宾塞的问话，我凑过来辨认。

<KP> 那好像是个常见的一箭穿透两枚爱心的图案。

虽然在爱心中间似乎有字母形状的东西存在，但录像实在看不清那是什么内容了。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这可真是时尚的纹身，一箭穿心，可惜太模糊了，要是能看清楚中间是什么就好了。”

看到这个图案控制不住吹了吹口哨，“她说最后一次在暴风图书馆看到的，还有世界树残根和银钥匙，你怎么看，斯宾塞？”

<卡西里欧·斯宾塞> “好吧，至少确定了不是什么太难辨认的图形。”我对这样常见的图形反倒有些放下心来，“她5月份在博德见到诗寇蒂，这倒不是什么稀奇事，因为那个时候她已经返回了奥斯陆。”我沉吟，“只是诗寇蒂一定在那里找到了一些她需要的东西，或许就是那些被藏起来的记录……至于银钥匙，我没有头绪。偌大的挪威，一把小小的钥匙可不是那么好确定方位的。”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她确实是在找他需要的东西。你还记得赫瓦格密尔河吗？”我抽了抽烟，还抬手捏了捏密米尔的耳朵，“赫瓦格密尔的起源就是世界树的树根，世界树的三条树根造就了三座泉，其一是毒泉赫瓦格密尔，其二是智慧之泉密米尔，其三是诺伦三女神居住的乌尔德泉。”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捏着已经被我写了小半本的笔记本，凝神思索片刻才缓缓开口：“她要在世界树的残根中寻找银钥匙……而风暴图书馆中楼梯的构造就寓意着世界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顿了顿，“毕竟我不认为这世界上真存在什么通天的树木，也不认为她会毫无根据地现身在风暴图书馆，而恰好又需要世界树的残根。如果那把钥匙就藏在楼梯的最下方呢？那里极有可能寓意着世界树的根须。”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或许？当然这也只是在说可能哈。我的猜测是，这个雪古岭就在赫瓦格密尔河边上，如果诗寇蒂真的想寻找世界树的残根，那她顺着这条河回到雪古岭去，没准真的可以到达被尼德霍格咬断的残根。”想想还是没有使用命运这一说法，改用了可能性，“毕竟在北欧神话里，‘尤克特拉希尔’造就了太多事物，而目前太多事指向了雪古岭。”

<卡西里欧·斯宾塞> “嗯……”我勉强同意了这个看法，“这只能进一步佐证雪古岭在这次任务中的重要性，毕竟她是在图书馆取得的钥匙亦或者是在雪古岭取得的钥匙，这两者都不是高优先级别的事务。这通电话有些干扰我们的关注点。”我摇了摇头，“目前只有往雪古岭去才能获得更多信息了。”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当然，如果那里真的是世界树残根所在…”后面的话我没有说完，但思想已经将残根的事与今晚看到的那份景色相连，如果高台的倒吊人寓意为奥丁…那奥丁获得了 runr，倒吊的那个人又能得到什么呢？如果按照电话里那个人所说的，那把藏在残根中的银钥匙是某个时空公式的万能之解，那它是否可以满足我作为学者的那份求知欲，让我可以接触到世界根源的秘密？今天收获到的疯狂与亢奋着着实是够本了，我再一次眯起了眼，不经意地脱口而出，“如果真的能探知解析这个世界的一切，那还真是，太有诱惑力了。”

<卡西里欧·斯宾塞> “那么我希望你至少能在保持脑子清醒的状态下来探知和解析这个世界。”我对赛特的说法

不置可否，很快地就重新从这次的通话当中整理出了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我们的计划不变，把物资准备好之后就往雪古岭去，没问题？”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那当然，必须的，知识永远能使人保持冷静。”与狂热。意识到自己刚刚脱口而出后我轻轻晃了晃脑袋，让那种冲动回到它该去的地，“可以，如果那里真的是残根，那有趣的程度可就不是酒吧之类的这种玩乐能比得上得了，不单单是寻找诗寇蒂这件事，这是个巨大的发现，它将会成为研究北欧的学者们的宝库。”

<卡西里欧·斯宾塞> “除了有趣之外还有它的危险，赛特。”我揉揉太阳穴，“我觉得我就像个你随身的警报器，还是时不时会被你自动忽略的那种。雪古岭不比博德市，我不敢保证那里会发生什么，如果的确有军事基地存在，信号遮蔽可能会中断我和CIA的联系，我们只能靠自己。所以听话一点，赛特，至少不要看到你感兴趣的事情就卯着劲冲上去，我可不想拿根绳子把你时刻拴着，现在可是二十一世纪了。”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呃，哈哈，这个怎么会呢斯宾塞，警报器从来都对我不起作用，不然当时就不会出现那种情况了。”我稍微尴尬又心虚地笑，今天心虚的次数可真是太多了，当然情况是指自己灵魂离体差点被撞，警报器确实是一点用也没有，“而且这就是学术研究工作者的本能嘛，我会努力再克制，至于拴着我，我也不是猎

犬，有那么容易四处乱跑吗不至于不至于哈哈。”

说完还心虚地摸了摸密米尔。

<KP> 密米尔叫了一声装作乖巧。

<卡西里欧·斯宾塞> “本能，嗯。”我重复了一遍，不再多说什么。暗自告诉自己一定要在上车时起就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看紧赛特——并且，如果真遇上了必须要将赛特制服才能不让对方往火坑里跳的情况，自己一定不会手软的。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看斯宾塞没有再多说什么后我摸了摸刚刚应和我的密米尔，果然我的小宝贝是和我一心的，现在就是想办法在斯宾塞松懈的时候努力浑水摸鱼，虽然自己也变得很亢奋了但是毕竟是不想到点上班和被迫规律生活。

<KP> 你们的房间没有监控，可能是你过度紧张了。

<卡西里欧·斯宾塞> 事情都置办好后，习惯性地检查了一下两人房间内可能存在的监控和窃听设施，尽管发现并没有这样的装置，但也没有为此而松懈。在简单的洗漱过后保持着警惕入睡，自己用惯的那把枪就放在枕下。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到酒店过后还是有些遗憾今晚就这么点快乐的时光，在尽早洗漱和喂给密米尔它最喜

欢的零食后，我靠在枕头上，一边给密米尔顺着毛，一边摘下眼镜开始慢慢眯上了眼。

<KP> 今晚赛特睡得并不好。这是一个怪诞而离奇的梦境，你看到之前自己拿起的那只蛾子的翅膀上长出了两只眼睛，随即蛾子的花纹变成了巴尔塞的脸；密米尔并没有吹飞，而是从脸的正中央一口咬了下去，乳白的、血红的粘稠体液飞溅出来。

<KP> sc 0/1

<骰子> 赛特的 SanCheck: 1/80, san 不变

<KP> 你醒了，甚至比凌晨四点还早一点。卡西里欧会欣慰的。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噢，那是什么有趣到上天的梦境啊，巴尔塞变成了蛾子被我的小宝贝咬了，甚至还喷出了红白的液体，如果不是太怪了还以为是什么西班牙恐怖电影才有的画面，我伸了个懒腰，悠哉悠哉去刷了个牙。一边刷一边还在想，又是世界树又是变成蛾子，这趟差出的未免太有乐子了。

刷完了牙看时间该到了我甚至提前去摇了斯宾塞：“斯宾塞，斯宾塞？醒醒，时间到了。”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在三点五十的时候准时睁开了眼——毕竟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会有意识地减少使用闹钟这样会发出声音的设备，而是依靠自我催眠来叫醒自己。虽然被摇了几下但完全没有起床气之类的情绪存在，我点了点头，没有对对方的准时多作评判，洗漱完后打算出发。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真可惜，我以为你会夸一句？”看斯宾塞毫无反应，惋惜地耸了耸肩，将还在睡的密米尔抱在怀里，顺势看看它的嘴边有没有什么奇怪的液体，毕竟虽说是梦，但没准是真的呢？

<卡西里欧·斯宾塞> 闻言，我在弯腰把战术匕首贴紧靴子放好的间隙里抬眼看了看赛特：“做得不错，赛特。”

<KP> 密米尔看起来一切正常，没有吃什么怪东西。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小宝贝，你要是真吃了多好，那就能告诉我什么味道了。”我抱起密米尔跟它贴着脸蹭了蹭，得到斯宾塞的这句后心更好了，于是漫不经心地跟对方提起这个梦，“对了，关于蛾子，我做了个梦。你说，你能接受巴尔塞教授变成蛾子这件事么斯宾塞？”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用奇怪的眼神看向赛特，刚打算说不能，但想到此行所发生的种种，还是将那句话咽了回去：“……如果你有证据的话。”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没有，但我梦到了，就在档案室里，那时候蛾子跟我对看了一眼，密米尔还吹飞了。”

可好巧不巧，昨晚的梦里又是那一幕，还是那只蛾子，但那花纹是巴尔塞的脸，密米尔还咬了。哦对，就像那个，B级片会出现的那种感觉。”讲到了兴头上我还同斯宾塞比划了一下。

<卡西里欧·斯宾塞> 虽然对赛特这个B级片的比喻一头雾水，但对方说的内容差不多已经能够让自己想象到那个画面，我没有提出太多的质疑，只是认真点了点头：“明白了，你是要让我提防可能会变成人的蛾子——或是可能会变成蛾子的人。我会把你梦里发生的事作为可能性的一种来考量的。”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那当然不只是这个，斯宾塞，巴尔塞都变成飞蛾了。你说，他特地飞来找我有什么可能性？”将差不多该醒了的密米尔放到肩头，然后惯例地抖了抖烟盒顺了根烟出来点上，“你得提防的，除了我的灵魂离体症状和这里现实因素造成的危险以外，可能得额外增加我会突然被变成蛾子这一项了。”

<卡西里欧·斯宾塞> “恐怕不止这三项。”——毕竟赛特的个性也是个麻烦。但我并没有将这句话说出口，毕竟CIA派我来不是让我抱怨问题，而是要我解决问题的，“无非不过是两种可能，他要警告我们，或是他还有什么遗漏的信息要告知我们。如果他的确变成了飞蛾，在这种情况下都要赶到这里的话，我认为有极大概率是前者。”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我怎么感觉你似乎话里有话。”听出了对方的言外之意，尽管这句话像个问句，但也清楚自己是什么毛病，正常人这时候可能早把自己提到外面的大型垃圾桶直接扔了，我多抽了两口烟，尝试着吹

吹烟圈，“当然，也有这种可能，蛾子本身肯定是一个不小的麻烦，而且今天去雪古岭还不知会发生什么事，老天，我觉得我已经透支了未来出差会有的刺激在这儿了。”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把靴子的魔鬼粘系紧，再次盘点已购的物资：“如果只是在透支刺激，那事情会好办很多。如果还需要透支幸运和生命，那我可不会呆呆地看着你挥霍它们。”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好吧，当然还不至于透支生命和幸运，这也不是计量单位，要来消费还是有点困难的。”我摆了摆手，再抽多了两口烟吐烟圈，似乎有些上头，还用手装模作样勾了勾圈，“希望今天可以一切顺利，发自内心的。”

第三章

雪古岭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在即将上路之前在旅店多买了几份便于携带的餐品和包装盒放好，矿泉水也理所应当的买了两瓶。为了方便切取东西（大概率是食物）又买多了把小刀。当然，这把小刀是背着斯宾塞买的，想到他昨

晚的发言还是心有余悸，好歹给自己提前先留一线逃跑生机。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在出门前清点物资——除了照明弹和燃烧棒之外，还有足够用来攀登（亦或者是捆绑）的尼龙绳，GPS（其中一台是为赛特准备的），精装书（我预备将它作为简易的防弹设备使用），宽胶带（封口，或是将物品组合在一起），一些铁钉，一卷旧报纸，铁链，以及能够悬挂在铁链末端的绳索（他们能够作为鞭子的一种来挥舞，打在人身上向来很疼，我非常清楚这一点），稀土磁铁杆与渔线（希望情况不至于危险到用它们来做指南针的时候），止血带，能量棒，一些即食口粮，水杯，多功能钳，防水手电筒与防风打火机……当然还有我入境时就携带了的拆卸成零部件的霰弹枪与手枪和匕首，一副手铐，斑马牌的钢笔（——我会把它变成趁手的武器的），帐篷与睡袋，外加剃须刀片。

<KP> 卡西里欧开着车，驶离了博德市区。汽车途经一座高悬在两山之间的大桥，大桥下方水流湍急，密米尔吱吱叫了两声，往桥下的方向偏过头去。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怎么了宝贝？”看密米尔出声叫了起来，我尝试着摇开车窗往下看看有什么，怕密米尔掉了还把它抓在了手里。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瞥了一眼打开车窗的赛特，左手顺带着从内部将车门上锁。

<KP> 赛特探出头去，看到向西奔流的河床中有十余枚大小不一的螺旋波纹，这些波纹在存在一段时间后，逐渐平缓消散，又在别处旋转重现，整个画面奇异而壮观，使人想起梵高《星月夜》中漩涡状的梦幻蓝色夜空。

想必这就是当地奇特的旋涡景观了。

一种诡异的恐惧感压上你的脊背，然而这份沉重却使你莫名其妙的兴奋起来。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大大小小的旋涡牵引在一起，就像在强烈的表现着自己一样。”尽管不明白这份恐惧从何而来，但是像这样的事物总是难免叫人比起恐惧而言更多的是妄图探寻的那种跃跃欲试，我一边拍着座椅一边跟正在开车的人喊道，“斯宾塞！你相机现在能借给我么？”

<卡西里欧·斯宾塞> “局里给我的微型相机是拿来记录线索的，留给你的内存只有一张并且不会再多有。”我瞥了窗外一眼，由于视角问题只是看到了零星的河床景观，迅速地收回视线将注意力转移到眼前的道路上，“如果想拍照的话出发前就应该买好相机的不是么？”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好吧…要早知道我肯定把相机带上了，谁能料到博德这一带还有这种奇特的景观，在挪威别的地方会没有。”得到了拒绝的答案后有些遗憾，但姑且不打算放过自己现在能看到的任何一眼，在景色彻底被车抛在后头前努力地张望着。

<KP> 公路四面均为青翠的山峦，有针叶林的深绿色点缀于其间，不时可见汨汨流淌的清澈溪水和小型瀑布依山奔流，在山峦的尖顶与背阴处还有常年未融化的积雪。沿途四周鲜见房屋，人迹罕至，偶然在开阔处有数幢一闪而过的农舍融于苍茫的青灰草色中。寒冷潮湿的雾气逐渐将你们笼罩。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按下了仪表盘上的除雾键，

又将我这一侧的车窗稍稍降下一些，以免挡风玻璃内侧结雾影响视线。

<KP> 汽车终于驶出群山，周围的视野变得较为开阔，溪水变为了一条宽广而静谧的河流，两侧均为起伏的群山，而在前方远处，与公路同侧的河岸边有一片井然有序的建筑群，你们就这样安全地抵达了雪古岭。又行驶了一段，你们看到公路边的一块指示牌上标明：度勒雪岭旅馆 2km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在那之后我躺回了座位上摇高了车窗避免密米尔爬上去被带飞出去，看到这个指示牌后，我干脆摸出了先前买的旅游手册，老样子用笔记本当封面挡住后开始看看雪古岭除了那条河还有什么景点能看。



<KP> 旅游手册上对雪古岭只是几笔带过，毕竟这并不是个非常热闹的旅游地点。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就连旅游手册也在限制着我的大计吗？我遗憾地合上了这本手册藏回包里，半眯着眼躺着等待目的地到达。

<卡西里欧·斯宾塞> 考虑到目前我们还是伪装成普通游客在雪古岭活动相对安全一些，我往度勒雪岭旅馆的方向驶去，准备将那里作为临时的据点之后再作打算。

<KP> 可以看到旅馆建在地势最低处，为一幢总高2层的白色小楼，但高地势处仅有一层，旅馆后院有一片潮湿的草地通往河岸，毗邻河岸处则是一方自行修建的T字型木栈道，一条半旧的小木船漂浮在朝向河床的开口处。大门前，一位60余岁的白发老人正在浇花。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将车停在了停车场区域，示意赛特可以下车，将一些应急用品留在了车上之后，其余的都带下来以备不时之需。

<KP> 看到你们停下车，他热情地起身，弯着骆驼的背招呼你们：“欢迎！到这里来看看吧，好久没看见新的客人了！”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车停下来的那一刻本来还有没睡够本的小怨气，但在注意到斯宾塞开到的这处旅馆有

船，注意力很快又被船吸引了。如果不是老人的招呼声差点就打算直接过去看看能不能坐上去了。

<卡西里欧·斯宾塞> “这家旅馆是您开的么？”我走到老人面前，对对方的说辞展示了适度的兴趣：“我以为风景这么美丽的地方会吸引许多游客。”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您好啊！请问一下，那边那条船也是可以划的吗？”回了一声后我也凑到了一旁，在斯宾塞讲完后直接指了指那边的船。

<KP> “事实上，雪古岭也就这一家旅馆。”他搔了搔头皮，“我是约翰·度勒郝格，我家族世代经营这家旅馆，已经有百年以上了。”

“那艘船啊……”他露出了为难的神色，“是我们私人使用的，恐怕不太方便。”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啊，这样。”看对方为难了起来，我失望地放弃了对船的兴趣，转而开始问起来其他的问题，“您在这经营这么久，雪古岭的景色想必一定很了解了，有什么可以观光的么？”

<卡西里欧·斯宾塞> “既然如此，想必您和您的家人也都对引导游客有十分丰富的经验。”我示意老人我们可以进屋去谈，顺带办理入住手续，“雪古岭有什么值得一看的地方吗？”

<KP> “或许您对购物中心感兴趣……”他有些尴尬地笑了笑，“整个镇子的风景都很好。但您得小心些，不要沿

着赫瓦格密尔河走太远，或者迷失在林间……”

<卡西里欧·斯宾塞> “但我看您家中倒是有私人用的船只呢。”我瞥了一眼不远处的小白船，“如果可以的话，是否能载我们在您认为合适的范围内看一看这条赫瓦格密尔河？”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嗯？这是有什么说法么，毕竟赫瓦格密尔河是发自尼福尔海姆，难道在这条河走远还能进到那里去？”听到老人这么说，兴趣再度回到大脑之中，指尖在裤兜里不断搓着，似乎是在盘算着如何尝试。

<KP> “……我并不是想推三阻四，但这艘船让我想起一桩怪事。”他摇了摇头，“那一次，一名旅客租借了小船。结果直到第二天人都没有回来，我因为担心去找的时候，发现只有船回来了。”

<卡西里欧·斯宾塞> “那是位怎样的旅客？是否为金发的年轻女性？”我微微捏住了单肩包的系带，觉察到那可能是诗寇蒂

<KP> “沿着这条河过去，是现在已经被封锁的米德岭；传说北欧神话中连接九大世界的世界之树就生长在那里，它曾在史前枝繁叶茂，但如今已经只剩枯萎的残根。”

“我记得……那是位女客，应该是金发，也就二十多岁的样子。”他回忆了一番，“大概是在十年前吧？”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米德岭，您是指米德加德？”那看来借走了船的八成就是诗寇蒂了，我从现在站的

位置往河的对岸望过去，“既然您有自用的小船，您尝试有到过那边吗？还是说这艘小船另有他用？”

<卡西里欧·斯宾塞> “她当时曾在您这间旅馆落过脚么？是否有遗留下来什么物品？抱歉……这样问您您可能觉得唐突，但听您这么一说，她极有可能是我一位故人的女儿，所以我才想打听她的下落。”

<KP> “不，据说那边有不定期的雷暴，整个村子都因为天灾毁于一旦了……我想那里很危险，请两位不要有多余的好奇心。”他摇摇头，“原本这里有两艘船的，但我的‘鸚鵡螺号’被偷走了。”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此前倒听闻过有一群做音乐的年轻人在1996年的冬天失踪在雪古岭。”我将单肩包向上挪动了一下以便调整承重，“看上去倒是一批放纵不羁的孩子，难道就是他们？”

<KP> “那群小恶魔，不，恶棍！”老人愤愤道，“他们没有结清房费，偷了我的船跑了！有传闻说他们被卷进了漩涡，但赫瓦格密尔河的漩涡又没那么常见——我猜这些瘾君子就是磕嗨了，顺着水飘到什么地方，把我的小船丢在那里自己上了岸……哎！”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这个，年轻人总是躁动又叛逆，会做下这种事倒也不足为奇了，至少他们掉到河里也算是一种惩罚了。您稍微冷静一下？”

<KP> “抱歉，我太激动了。‘鸚鵡螺号’是我儿时祖父和父亲为我做的……现在我也到了他们的岁数啦。”老人

咳嗽了两声，目光有些颓然。

<卡西里欧·斯宾塞> “恐怕我也要向您租借一下剩下的那艘船只了。不瞒您说，我的本职工作是警察，此次来虽然是旅游而非公务出差，但您既然提起了可能是故友子女的人物消失在了米德岭，我就有义务去找到她，是死是活，至少要给她的父母一个交代。”我谨慎地挑选着用词，说了一段半真半假的托辞，“至于船只修建和房费，我们自然不会欠着您的，您这个岁数了，应该也能理解失去孩子的父母的心情吧。”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时间的流逝总是这样，上一刻觉得自己仍是无知幼童，下一刻已经垂垂老矣了，当然，按照我们挪威人的想法，这也不过是其中一个阶段的结束不是吗？”我朝着老人笑了笑，随即想起了那件事，“哦对，说起来我们还听说雪古岭似乎忌惮死亡？”

<KP> “即使您这么说……那女孩子没留下任何东西，连行李都没带多少。在我看来，她似乎是做好准备要过去的……”他摇了摇头，“她向我打听过‘渥尔娃女巫’。是的，我们镇上是有那么一位女先知。”

“我恐怕你是听错了，忌惮死亡的是米德岭；但这么多年过去，也就以谬传谬了吧。因为米德岭的死亡是禁忌，所以当地居民往往选择搬往我们这里安度晚年，迎来生命的终结。”

卡西里欧请过一个说服

<骰子> 卡西里欧·拉斯特·斯宾塞的说服结果:1d100=2/25 大成功!

<KP> “我想您是位值得信赖的先生。祝你们好运，不要去得太远……”旅馆老板点点头，“船就借给你们，但请一路小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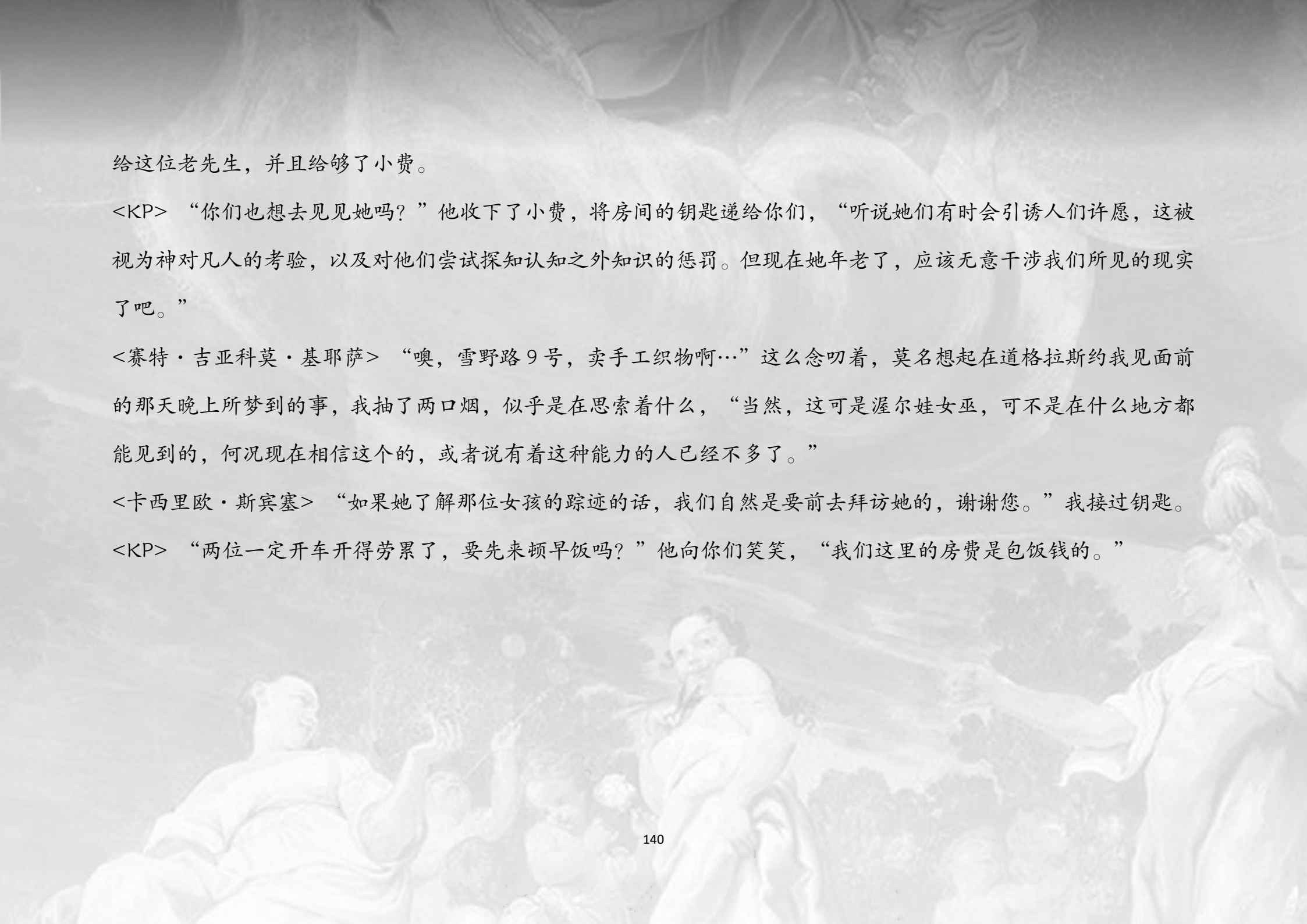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原来如此，那或许是外界对米德岭也不清楚吧？毕竟您看我们也是到了您这才知道这些事。”想想我还是抖了抖烟盒点了根烟，“这里还有渥尔娃女巫？我记得女巫已经很难再寻觅到了，您说我们有机会能见到她吗？”

<卡西里欧·斯宾塞> “感谢您的理解。”我微微点头，真心地向这位老先生道谢，“如果有人向您问起我们的行踪，还请您替我们尽量隐瞒一二，我也不想让我们的朋友们为我们感到担心。”

<KP> “预言者并非她的本职，她的本职是制作并售卖手工织物……她就住在雪野路9号，如今已经很老了。”

听到这个地点的时候，赛特感觉脑内有什么微微一震。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听着二人谈话，从防水袋里取出卷好的现金，预付了今晚的房费，与两艘船只等价的费用



给这位老先生，并且给够了小费。

<KP> “你们也想去见见她吗？”他收下了小费，将房间的钥匙递给你们，“听说她们有时会引诱人们许愿，这被视为神对凡人的考验，以及对他们尝试探知认知之外知识的惩罚。但现在她年老了，应该无意干涉我们所见的现实了吧。”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噢，雪野路9号，卖手工织物啊…”这么念叨着，莫名想起在道格拉斯约我见面前的那天晚上所梦到的事，我抽了两口烟，似乎是在思索着什么，“当然，这可是渥尔娃女巫，可不是在什么地方都能见到的，何况现在相信这个的，或者说有着这种能力的人已经不多了。”

<卡西里欧·斯宾塞> “如果她了解那位女孩的踪迹的话，我们自然是要前去拜访她的，谢谢您。”我接过钥匙。

<KP> “两位一定开车开得劳累了，要先来顿早饭吗？”他向你们笑笑，“我们这里的房费是包饭钱的。”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早饭！那当然，相信雪古岭的美食不会让我们失望，你说是吧斯宾塞。”听到早饭暂时又将女巫放了放，确实到现在为止还没吃，已经饿的打鼓了。

<卡西里欧·斯宾塞> 早餐的确是不能少的，否则无法支撑之后的活动量。我点头：“请您简单准备一些就好。”

<KP> 老板为你们准备出了面包、卷饼、奶酪、果酱和黄油，还有夹午餐肉和煎蛋的三明治。饮料有咖啡、牛奶和果汁。如果你们需要的话，他还乐意为你们炸一小碟薯条或薯饼，并浇上鲜榨的番茄酱。

当然，奶油玉米浓汤、炖蔬菜汤或肉肠也能提供。

如果把这当作一顿早午餐，还可以加一些熏肉、生菜沙拉，或者干脆要一道三文鱼炒饭，好好补充一下碳水。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坐下来后果断地选择了奶制品，即使已经是44岁的老男人了，但没准自己钙质补充到位了老骨头还是能跟真正的年轻人一样好？当然，为了彻底填饱自己的肚子弥补早起的损失，肯定是选择要了一份



三文鱼炒饭，还有自己最爱的生菜沙拉。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谢过他，表示最开始端上的这些就已经足够维系我们小半天的活动了，在早晨就吃得太饱会影响我的注意力，如果赛特需要多余的餐点，提供给他就可以。我出于职业习惯在对方不注意时检查一下这些入口的食物，没有异常的话，就就着果酱吃一些面包，在嚼完加料充分的三明治之后喝一杯咖啡。

<KP> 它们很美味且安全。想来即使没有旅客，这里作为餐馆也能人气很高，不愁经营不下去。

<卡西里欧·斯宾塞> 那么我放心地吃完了这顿餐点，并且衷心祝愿这位老先生今后的生意会越发兴隆。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生菜真是健康的蔬菜啊，说起来你知道吗斯宾塞。”我一边拿起一片生菜叶子，一边选择了玉米奶油浓汤沾了沾，“你知道埃及神话中关于赛特和生菜的故事吗？有一种说法是，赛特在某次晚宴选择了生菜食用，但祂的侄子荷鲁斯为了报复他，在他的生菜里留下了他的精液，喏，就像这样。”说完还将叶子举起来给对方看，然后一口吃了下去。

<KP> 老板还在厨房内收拾，没有听到赛特的怪话。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用完餐点，刚打算起身去检查一下那艘已经被我们买下的船只完好性，猝不及防听了赛特这一串稀奇古怪的说辞，沉默了一会才开口，“你一定要在吃饭的时候和我讨论与同性体液相关的话题吗？”

嫌恶感只是涌上来了一瞬又很快平息下去，“我不在乎生菜上是否沾着血或者是精液还是其他什么玩意儿，如果身处绝境，食物紧缺，而我又只有这一样东西能吃的时候，我会吃下去的。”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不是，我只是突然想到提了一嘴，那就是一种说法，又不一定是真的。”我无辜地耸了耸肩，很难得解锁到了斯宾塞的新表情，“不愧是你，不过你这么说倒是让很想试试世界树的树根皮，没准还挺好吃的。当然首先要能真的找到。”

<卡西里欧·斯宾塞> “在饥荒严重的地区人们有时也以啃树皮为生，我希望世界树的树皮对你来说足够柔软以便下口。”我平淡地回答。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应当没问题吧？毕竟我也是干过为了买研究材料穷到不得不啃皮书封面的这种事。”没听出斯宾塞的题外之意，我擦了擦嘴，又给吃完了小番茄的密米尔也擦了擦，回味起那个皮革味很难得的皱了脸，赶紧又喝了一杯果汁。

<卡西里欧·斯宾塞> “刮目相看。”这倒是真心话。只是我的表情上并没有这样显露出来，抬手看看表，“现在，我想我们可以抓紧时间去拜访一下那位神秘的渥尔娃女巫了。”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我想可以，我觉得我或许还有一些私人问题可以在这位女巫身上得到答案。”将密

米尔放回肩头后，我整了下自己的衣领。

<KP> 就在路上，你们的手机都响了起来：那是蒙妮卡的电话。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我摸出电话，发现是蒙妮卡后拿手机对着斯宾塞晃了晃：“看起来他们发现我们从博德拜拜了，你有打算接通电话吗斯宾塞？”

<卡西里欧·斯宾塞> “既然 CIA 能反追踪到那位打电话的女性，博德警方也有同样的手段能追查到我们。”我简要说明，随后对这通电话置之不理，既没有接通也没有挂断。

<KP> 电话持之以恒地响了一会儿，挂断了。不久，蒙妮卡又发来了消息，询问你们的调查情况和计划。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好吧，不过这么想他们没准很快就会追过来了，去见过那位女巫后，要试试划船吗？米德岭，米德加德，中庭，十年前那位诗寇蒂小姐没准就带着学院的宝贝到那边的残根找到钥匙了。”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还准备了一部仅用于和 CIA 联络的黑手机，但此刻我并不打算用它来向总部汇报定位，如果信号被某种设施拦截的话，也会产生不利影响——不过就是一人深入作战罢了，自己很习惯这样的工作。虽然这次还带着赛特，但对付他应当还是比对付全副武装的士兵要容易几分的。我同样没有回复那条短信，转而回答赛特：“没错，并且是越快越好，这个速度应该也符合你的期待吧？”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有人好像拿自己在做什么对比而感觉鼻头有些痒痒的想打喷嚏，但最后还是忍住了：“虽然我想也还不用这么快…毕竟车程还有五个钟呢，我们还有时间可以慢慢行动，对，慢一点。”

<卡西里欧·斯宾塞> “如果他们调动警用直升飞机，时间可就比五个小时要紧迫多了。”

“对自己的重要性要有充分的认识，赛特。”我突然起了念头，拍拍对方的肩膀以恶劣的口吻说道，“我们可是来自美国的持械入境者，在不通报官方的情况下直接失踪，有极大可能性在被抓住之后会受到审问和刑讯。我习惯了，但你和密米尔可不一定，所以把尾巴夹紧点，跑起来。”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有严重到这个程度吗？”我遗憾地掐了烟，摸出软糖照例去去口腔的烟味，五小时变成了极限挑战怎么想都更不划算了，在听完斯宾塞的话后下意识和密米尔看了一眼，硬着头皮，“是这样的斯宾塞，有没有一种可能我的挪威国籍它其实还好好好的。”

<卡西里欧·斯宾塞> “那要看伊瓦尔·萨斯和奥拉夫·卑尔根认不认你的挪威国籍了。”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呃，好吧。这个话题咱们暂时归类到日后有空再聊的板块里。至于认不认国籍，实在不行麻烦七老八十的老爹从特罗姆瑟来保咱们出去也不是不可以。咳咳，总之，我们回到正题？”总觉得不太对头但审讯这种东西自己确实没经历过，也不大清楚究竟是什么样的流程，开始想办法支开这个话题。

<卡西里欧·斯宾塞> “回到正题，渥尔娃女巫，现在，走？”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好好，现在就走。”我老老实实的点了点头，但嘴还是没个把，在后头嘀嘀咕咕不知道说着什么。

<KP> 你们来到了老板告知的地址，发现这是一幢偏僻的独栋私人住宅，它位于雪古岭北部河畔，看起来颇为小巧，外观老旧的外墙被漆成淡紫色，共有三层。房屋院落外立有一块挪威语招牌，赛特认出那意思是“哈尔森一家 手工织物”。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手工织物，应该就是这里了。”在看到招牌后，我打量着住宅，看看除了敲门外，门口有没有那种小摇铃可以提醒主人家有人到访。

<卡西里欧·斯宾塞> 自然地，我在等待赛特敲门的间隙大致观望了一下这栋房屋的门窗等出口位置。

<KP> 门口有一个带着榭寄生装饰的摇铃。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我尝试着去摇摇这个摇铃，等待着主人家应答。

<KP> 房间的门窗都较为窄小，三楼看起来没有窗子。

铃响之后，一名金发的少年为你们打开了门。他似乎并不感到吃惊，自然地询问你们：“请问你们是来找祖母的吗？”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是的，我们想来拜访传说中的渥尔娃女巫，你的祖母在家吗？”看开门的是个少年，我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和善一些。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暗自记下了门窗的方位，额外留心了三楼没有窗子的部分：那里或许是一间阁楼。

<KP> “她正在三楼纺线。我想，她等待的客人就是你们。请快进来吧，祖母已经等了很久了。”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闻言略感意外，只是说了一句打扰了，便跟着两人走进屋子。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我想应该也是。”想起了上次灵魂离体时被假眼的视线穿透般看着的时候，我下意识抬了抬自己的眼镜，跟着少年一起进去了，甚至因为这次离体要得到答案而轻微哼了两声不知名的挪威歌谣。

<KP> “我应当不必向你们确认注意事项。愿望只有一个，请务必慎重。”少年踩过暖色调条纹的巨型地毯，回身向阁楼走去。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当然，我们会慎重决定我们的愿望。”说完，我轻轻搓了搓密米尔的耳朵。

<KP> 你们跟随他来到第三层，听到少年敲了敲门，缓慢地将房门推开了一条缝，站在门外做了个请的姿势。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朝着少年点头过后，我直接推开了这扇门，向着自己想要的答案毫不犹豫地走去。

<卡西里欧·斯宾塞> “愿望？”这应当就是那通电话里所说的“如非必要不可许愿了”。我点了点头，但是并没

有将这件事放在心里——我没有什未竟的心愿是需要我去许一个虚无缥缈愿望的，我只要完成眼前的事就好。我从善如流，跟着一同进去了。

<KP> 步入这扇门时，一阵恐怖的熟悉感席卷了赛特；这正是你灵魂出窍时所见的地方。老妇人没有停下编织的动作，在纺车吱吱呀呀的声音里用一双假眼看向你们，她的语音缓慢、破碎、断断续续，但十分清晰且掷地有声：

“所以你们的愿望是什么？”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我想，在我要说出自己的愿望之前，我们可以聊聊？”战栗了一瞬后，我直接眯起了自己那双有些混浊的眼睛看向这个老妇人，“毕竟我们已经见过一次了不是么。”

<KP> “可以。你我如今都享有足够的时间。”她缓慢地说着，将丝线编织成结。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并没有什么愿望要向您请求实现的。”我微微摇头，出于对方的年龄而表达了相应的尊重，“我只是想问问您十年前是否有见过一位金发的女性，那时您和她都说了些什么，以至于她会顺流而上去往米德岭，随后就此失踪。”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当然，那当然，现在还有足够的时间。”我没有松懈下来，不如说因为数十年来的灵魂离体有可能得到答案而亢奋，为了这个答案自己甚至有些顾不上斯宾塞的问题，“这么多年来我的灵魂离体一

直在困扰着我，不是指它带给我的现实的困扰，而是我在寻找，那个声音，有什么声音在呼唤我，让我离开躯壳，而你是到现在为此见到过我，或者说，我见到后还能再寻找到的人。你怎么做到的？”

“你为什么可以看到我。”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听着赛特这一连串发问，明白与之相关的神秘学话题我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介入了，凝神听着屋外的动静，以免有人把这里包围起来而我们却毫无察觉。

<KP> “不是谁呼唤你，是你在追寻自己。你可曾见到过自己？你可曾见到漩涡，并投身于其中？或许现在你还没有，但你早已做过了。”祖母忽地用力扯断了手中的丝线，右掌瞬间被割破一个口子，丝线绷断的颤动声仿佛贴在你们的耳边弹响，一阵眩晕感随之袭来，你们眼前的画面变得晦暗模糊，祖母的声音仿佛来自空旷的远处。

“所以这就是你们的愿望。”她换作肯定的语气重复道，“请到这里来。”

<卡西里欧·斯宾塞> “……不，我并不知晓您所指的愿望是什么。”与之相反地，从进门起就感到的困惑越发严重地萦绕着我，“我的问题与愿望无关，而您还没有回答我。”

<骰子> 卡西里欧·拉斯特·斯宾塞的极难意志结果:1d100=42/16 失败。

<骰子> 赛特的极难意志结果:1d100=85/16 失败。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我在追寻自己？你是说在不知道何处的时间里我已经走过了这里，甚至走的更远，或者说没准那个我已经达成了他内心最为渴求的愿望，如今的我正是被他的旋涡余痕再度吸引而来的新的旋涡？哈哈哈哈哈。”这么说着，我突然笑了起来，甚至有些莫名其妙，然后就着这样向她走进了过去，“所以这是诺伦三女神的指引，我被丝线带来到了这里。你想要我们许下愿望，或许是和诗寇蒂有关，或许是和那份手稿有关，但我能许下愿望却只有一个。”

“可我的愿望远在诗寇蒂和那份文献之上，我想接触到世界根源的真相，为了求知欲，人类将无所不能，女士。如果我许下的愿望是得到那把银钥匙，并且得到我想要的答案呢？”

<KP> 你们看到女巫佝偻的身影仿佛被拉伸而变得十分高大，她几乎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你们，然后伸出布满血迹的右手，依次触摸过你们的额头，被触碰的皮肤传来一阵灼烧般的刺痛，随即，你们发现自己并没有真正地移动，她正将丝线缠绕在自己的手掌上，宣告着来自旧日的预言：“你们需要前往米德岭，找到你们所要的东西。而事实上，在时间长河之中，你们曾经、将要不止一次与诗寇蒂·米德加德相会。”

卡西里欧能看到赛特的额头上多出了一个血污的印记，而赛特眼中的卡西里欧没有任何变化。

<卡西里欧·斯宾塞> 那血污的印记让我感到没来由地十分不详——无论是因为过于疲惫和紧张而导致的精神幻觉还是什么情况才造成了眼前的局面，我下意识地伸手去尝试将赛特额头的那抹血污擦掉。

<KP> 卡西里欧擦去血迹后，发现赛特的额头处出现了一个灼伤般的淡色疤痕。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辨认一下疤痕的形状是否与我已知的任何图案吻合，如果不，我就将这个图案的特征形容给赛特——眼下显然没有时间掏出笔记本来慢慢描摹。

<KP> 这只是一个圆形，并不是钥匙孔，别大惊小怪，亲爱的。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看起来我们的未来已经被注定了，传言预言的未来是将其他的可能性一并抹杀，只余下唯一的道路。”在许下愿望后眼中甚至还有着狂热，如果真的能实现这个愿望，失去其他的未来那又怎么样？这种情绪在斯宾塞碰了额头后才慢慢冷静下来，深呼吸了口气。

“哦不，没准只有我的。毕竟你没有许愿。”

<卡西里欧·斯宾塞> “你头上多了个圆。”我把血污擦干净之后淡淡地说，顺带用手帕把手擦干净。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是么，那它好看吗？”我抬手去摸了摸他刚刚擦过的位置。

<卡西里欧·斯宾塞> “它就是个普通的圆。” 陈述句。

<KP> “所谓时间和自我意识都是我们低维存在的顽固错觉，世间万象皆为某个无限高维度永恒存在不同角度的投影。去吧，时间到了。我的姐妹在大河对岸等待，我们业已等得太久。” 她吐出一口气，摆摆手要你们离开。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好吧，至少在的位置是不丑吧？” 我摸了摸密米尔的耳朵，在听到女巫的话，侧头看了她一眼，“如果世界的真相正如你所说那样，那也应该是我自己亲眼去见证了解，按你的说法来看，我并没有办法信任从同为尘世中的同样为投影的你口中得到的答案。”

<KP> “自然。去吧，世界树的残根，我们的根源。”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我想我们该走了，斯宾塞。” 我收回了自己的目光，“虽然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的形式？但姑且而言我们好像应该去看看你买的那艘小船了。”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心下明白是无法从对方这里得知到关于诗寇蒂动向的线索了——至于意识、维度、永恒。这不是我关心的问题，眼下要紧的是在赶在被挪威政府罗列入黑名单之前完成任务。我点头表示自己没有什么想要提问的，并且退出了房间。

“如果船舱没有漏水或是年久失修之类的现象，我们就趁早出发。” 我点头，没有异议。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好吧，你说得对。”彻底冷静下来后我点了根烟，然后吹了出去，“我还以为你会在那个当下把我当场打晕过去？”

<卡西里欧·斯宾塞> “不……我那个时候并没有足够的意志来使唤我的四肢，那感觉很奇怪，就好像她一下变得高大威严，而我动弹不得。”我微微摇头，“对不起，这件事是我的失职。”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虽然我觉得不是你的问题，毕竟我也无法动弹了。”我开始尝试搜罗斯宾塞可以理解的方式来解释看看，“大概是那一瞬间这里的磁场发生了混乱干扰了肢体感官的神经，大概和我总跟你说的，呃，病症有点类似？而磁场问题我们应当归类到大自然的错误，而不是失职问题，毕竟天灾可没法提前感知。”

“简单来说，我们没准被驴了。”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欲言又止，最终还是说出口：“……没关系，赛特，你可以使用神秘学词汇来作解释，这或许能让我更放心一些。”我取出打火机点了一根烟，第一次在工作时间内违背我的原则，“在我的眼里，这件事是这样发展的：我们来雪古岭，听说诗寇蒂去找了这位女巫，我们来找女巫询问诗寇蒂的下落，我们莫名其妙被这个老……被这位女士在额头上捣鼓了点儿什么，你头上多了个圈，而我没有。”我抬手摸摸自己的额头，深吸一口烟之后又吐出，略感烦躁，“你们聊了什么命运和未来之类的词汇，寓意不明，我无法对此给出我自己的解释，随

后这位女巫告诉我们：去米德岭。一切又回到了最开始的地方，是这样吗？”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继续用神秘学方面的东西来说的前提是要能让人听得懂，我还是很乐意用你能听得懂的方式来的，斯宾塞。”我叼着烟，干脆蹲在了地上，给他画了一个圆，写上了我们的名字和时间，“假定这是我们的起点。”

随后在圆圈向后画了一条线标上了诗寇蒂的名字：“这是我们要找的人，她在我们的十年前。我们刚刚找到了那个女巫，她所说的最开始的地方，不是说我们最开始的地方，当然这是我的假定，假定她说的是诗寇蒂最开始的地方，那就是米德岭，我们要顺着诗寇蒂的路一路寻找过去，就跟你擅长的档案时间线归类一样，只是形式变成了我们实地归档。”

“当然这个归档可能有现实意味，就是我们一路找过去可能发生时间问题，就是，我们没准有可能会回到她在的年代，去经历她经历过的，当然这也是我的猜测，一切都不好说。”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叼着烟盯着地上的那几个名字和圈，简洁的命令和符号的确是自己习惯的表达方式，半晌后才点了点头：“我指的回到原点是，从实际执行的层面来看，我们现在仍然需要像先前那样规划地往米德岭去。而至于时间循环，我并没有明确的体验和经历能告诉你它是如何发生的，这一点我相信你也没有。或许就是在地刚

刚画圈的时候，或许是我们踏入房门的一瞬间——这无关紧要。”我微微摇头，深吸一口气轻声自我嘲弄，“科幻电影，哈。”将烟摁灭在防水布上之后谨慎地收好，“我不管它是什么黑客帝国还是义战警，只要是问题就一定会有的办法。”我向对方伸手，意图把蹲着的赛特拉起来。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至于头上这个圆圈，你没有那肯定是好事，我的朋友。关于命运和未来这就是完全无法解释清楚，也没有任何人能理解透彻的伪命题。有的人热衷于研究伪命题，有的人热衷于活在当下，但没有人要求我们一定要对此给出自己的解释和理解不是么。”我将手交到了斯宾塞手里，任由着对方的力气将自己带起来，然后拍了拍自己的屁股，“当然，你就当他是科幻电影，科幻电影不就是等着主角解决问题然后一脚踩破屏幕绿布告诉导演‘嘿我他妈听不懂也能给你把一切都扫干净了’吗？”说完我还摊开了手，叼着烟朝着对方露出一口白牙。

<卡西里欧·斯宾塞> “前提是我们的确像身处电影中的主人公一样，有勾勾手指就能调动非凡资源的能力。”我用鞋底将那些圆圈和直线全部抹去，尤其抹干净了名字，等那一片土上干干净净之后，我看向赛特，“我不知道这个圆圈意味着什么，但你是我的任务目标之一，你出了问题都是我的失职，所以我想这对我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还有，小心你的烟灰，它会泄露踪迹，记得把垃圾收起来。”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我只是做个比喻。”我用手掐灭了自己的烟，然后将烟和灰用带着的牛皮纸袋装了

起来，一起放到了包里，“出意外这种事这对我们来说肯定都不是好事，现在我们或许真的该去看看那艘小船了。”

<卡西里欧·斯宾塞> “现在就去。”我点头确认，随后往旅馆后院的河岸赶去。

<KP> 在你们回到旅馆的路上，收到了一条来自密大校长的消息：据说有一个神秘的宇宙存在漫游于世界，将人变成蛾子。收集了足够多的受害者后，它就将他们带到遥远的异界，然后再带回原本的地方，让他们变回人形。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在跟着对方一起走的路上手机似乎振动了一下，我快步走到和斯宾塞齐平的位置：“嘿，今天事还真的是不少，你看这个。”说完我打开了短信给斯宾塞。

<卡西里欧·斯宾塞> “‘神秘的宇宙’，”我瞥了一眼对方的手机屏幕，确认关键词，“可真够闲的，把人带走，再带回来，增加他们困惑的同类的工作量。”最后半句意指自己，在意识到自己方才这句话已经接近抱怨了，我很快又抿起嘴告诫自己不能失言，“也就是说巴尔塞教授还有可能再回到原处？如果他真如你所说已经变成了飞蛾的话。”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没准有可能，只是它为什么要飞到挪威这边来目前还未可知。”千百年难得听到一次斯宾塞说这种话，我甚至在对方不注意时掏了掏耳朵，再看了看确认这是斯宾塞后我才摸着密米尔继续说，“更没准的是，巴尔塞可能想带我们去走一圈？”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不知道。他毕竟是你的同事，而不是我的，你应该更了解他才对。”我习惯性地拒绝了没有任何直接线索能证明的猜测。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他是物理系的，斯宾塞。我对物理一窍不通，毕竟我的专长是历史神话学科。”想象了一下变成蛾子的模样，又想起密米尔吹开蛾子时的场面，忍不住噗嗤了一声，但还是很快调整好了自己的面部表情，“我觉得接下来再发生诸如牛变成马或者是其他什么或许我都不会再震惊了。希望米德岭那边能一切顺利，旅馆的老人也提过那边可能有雷暴。”

<卡西里欧·斯宾塞> “是吗？我以为你们就算不是在一个系里的，至少也会坐同一间办公室——或是同一层宿舍。看来是我对大学的了解太缺乏了。”我表示了解，“我倒没有料到这里会受这种反常气候的威胁，要如何在室内外躲避雷暴影响，想必我不用再和你强调了，调动你小学时的记忆就好。”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当然不会在一个系里，更何况这么多年来只有斯宾塞你还可以忍着没把我扔到大型垃圾桶里，其他人见了我可是基本绕道走。”在听到小学时还是没忍住抽了抽嘴角，“这是当然，当然，这是小学生都会的东西。”

<卡西里欧·斯宾塞> “把人塞进垃圾桶里违背了基本人权和公民权利。”我听了这个说法不为所动，“我如果把

你当成麻烦的话，绝不会这种方式对待你。当然，如果你阻碍了我执行公务，我想我有必要采取一定措施来宣告我的职业身份。”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老天，这真是太让人感动了斯宾塞。”如果没有最后那句话就更好了。我在心里补全了最后一句话，甚至感受到了某种毛毛的感觉，“相信后者一定是不会发生的。”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也相信不会发生的。”我笑了一下。

米德岭

<KP> 从雪野路9号离开之后，你们又回到了旅馆后方。那条T字型木栈道直接延伸至赫瓦格密尔河，栈道尽头开口处没有围栏，两侧的木质栏杆上挂有水深危险的标识，有一艘带桨木船被锁链系在栏杆的木桩之上。

这艘船最多乘坐5-6人，看上去十分老旧，木质的表面都被浸泡成了深色，前方的河水静谧无声，深不见底，对岸山峦模糊的轮廓隐藏在浓雾之中，似乎非常遥远。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检查一下这艘船的结构，尽管它十分老旧，但我希望它不至于在我们行驶到一半的时候就散架。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现在我们面临另一个问题了斯宾塞。”在看小船旁边的水深危险标志后才后知后觉想起来自己基本就是旱鸭子，也没有上手划过船，嚼着去味的软糖跟着斯宾塞一起检查时开口，“你会划船吗？”

<KP> 船看起来还算结实。同时，卡西里欧发现有只蜘蛛在小船内部的一小滩水洼中挣扎。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把蜘蛛抓起来扔出船外，同时率先踏进船舱内踩了踩底板检查，发现还算结实之后姑且放心一些：“现在应当不是考虑会不会划船，而是会不会游泳的问题吧？”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接着斯宾塞扔出蜘蛛后，我直接抬脚踩爆了蜘蛛，在欣赏了一下爆浆蜘蛛的残况后才遗憾地开口：“那我恐怕只能指望你会游泳了，我是旱鸭子，遇水即沉。”

<KP> 正在你们观察这艘船时，旅馆老板匆匆地走了过来，难掩焦虑：“两位先生，之前有人来找过你们。是和我们本地的警察一起来的……”

<卡西里欧·斯宾塞> “您能形容一下领头那位的模样吗？是否是一位年轻的男性机动警察？”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看起来那位萨斯先生应该已经跟上来了，真的已经到了出动直升机的地步了吗？”

<KP> “是，一位看起来很急躁的年轻人。我告诉他们两位已经划船离开，他们没怎么追问就走了，我记得他们去的是公路的方向。”

<卡西里欧·斯宾塞> “公路方向？顺流而上的话会经过公路一侧吗……”我对这个去向感到有些意外，但还是谢过了对方，“谢谢您，为我们争取了一些时间。赛特，我们要抓紧了。”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好吧好吧，我们抓紧时间，落水了的话就靠你了斯宾塞，这我可没开玩笑，我在任何一个人生阶段都没有修习过与水生生物相关的任何技能。”

<KP> “他们恐怕是要走赫瓦格密尔桥过去……我不知道你们在做什么，但是，别太冒险。几年前我见过其他警察在米德岭失踪……他们也只是小伙子啊。”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放心吧老先生，好歹我们也是成年人，做出的每一个决定还是能自己负责的。”负责不了的斯宾塞应该可以解决。说完后我如是的想着，跨步坐到了小船里，甚至因为是第一次还有些不习惯地挪了挪屁股。

<卡西里欧·斯宾塞> “遗憾的是我的水下工作经验也不足。所以赛特，虽然我对这些东西的实用性存疑，但如果你有咒语还是神器之类的什么玩意儿，就尽管用上吧。”我示意对方上船，“别担心，老先生，我们要找的人走了这条线路，我们也势必要顺着这条轨迹来作追踪。至于赫瓦格密尔桥那条线路，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我只是一个老掉牙的可怜教授，这些实操性的东西我可能也许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精

通。”委婉地告知了对方自己是一窍不通，只会纸上谈兵后又把密米尔抓到怀里抱起来。

<KP> “其中年纪最轻的那个就是在我们镇上长大的，他们一家人之前都住在这里，但在他失踪之后就搬走了。我现在还记得小婴儿的哭声……哎，不说这个了，太让你们丧气。”他勉强笑了笑，“从那条路也可以过到米德岭去，但不如划船快。真希望你们都一路平安……”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没准他在哪里好好的生活着？您可以告诉我们他的名字，老先生，有机会看到 li…咳，没事？”想说立碑但好像不太吉利，干脆就不继续了，摇了摇头。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们会平安的。”对方这幅担忧的模样让我想起了远在家乡的父母，我实在无法按照实际情况表述我们的境遇，所以只能给了对方一句短促的回复。

<KP> “他叫巴德尔·萨斯，在失踪之前刚刚订婚，说回来就娶那姑娘……哎。”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萨斯？”想来斯宾塞应该也已经联想到了，在短暂的错愕后很快调整好了自己的表情，“那真是太可惜了，当然，如果他确实还活着，那我们会在告诉他之前先给他脸上来一拳，辜负未婚妻可不是好事。”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也希望在米德岭失踪的所有人都能平安回来。”看起来萨斯一家人就出身于雪古岭，但

这并不是他阻拦我们去米德岭的全部理由。我对着老先生点头再次谢过了他的担心，随后打算松开系在码头边的船只

<KP> “多少年过去了啊……是几年，还是十几年……”他摇了摇头，然后猛地惊醒过来，“哎呀，先生们，你们得赶紧出发了。”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斯宾塞，至关重要的生命安全就靠你了，现在的我真的非常希望你可以有那种快速学会游水的天赋。”听到老人的话，我朝他看去，“您只要知道过去很久了就好。”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也希望我有快速学会某项技能的天赋，可惜这世上的所有事都不是速成的。”我最终松开了系船的绳索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老天，那只能希望拉神在上，我们乘坐的是一帆风顺的‘太阳船’了。”船的摇晃让我下意识抓紧了护栏的部分，嘴里用自己那些贫瘠的埃及语嘀咕说着关于拉神祝福之类的话。

<KP> 你们的船离岸边越来越远了。对岸的山峦几乎只有模糊轮廓，峡湾的山风撩拨着雾气，使远方山体上由针叶林、草场与白雪覆盖的景观时隐时现。

而在赛特抓向护栏时，发现一只蜘蛛正默默地在船尾的阴影里织网。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留心掌握着船的平衡，并没有忘记先前那一队做音乐的年轻人是如何消失的：如果水流中出现漩涡，那就需要快速反应才行。深吸了一口含着水汽的空气之后，我无暇观望风景，只是看着前方仿佛无止境的河流。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怎么还有蜘蛛，不是应该已经被踩死了么？这船难道还有蜘蛛窝？”原本想尝试着用手去拨拨看，但这毕竟是赫瓦格密尔河，万一真的是，那可就不是能乱碰的了，我看看船上有什么木桨之类的可以捅一下。

<KP> 卡西里欧可以分辨出对岸的景观已经更加接近，沙粒裸露的河滩隐约出现在视野之中。

赛特用木桨捅了捅蜘蛛，它受惊地躲到了一边，网也被破坏了。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们快到了。”我提醒一下赛特。顺带左右观望，确认附近没有人在此处等候。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满意地看蜘蛛躲起来，网也破了之后我才收起了木桨，跟斯宾塞一起看向对岸，毕竟还是第一次坐小木船，害怕之余也有些小亢奋，胆子大了后只是一手抓着护栏，另一只手也跟着抬手观望：“能顺风顺水到就好，但愿不会出现电影里那种主角突然遭遇什么被翻下船。”

<KP> 浓雾开始逐渐消散，只剩稀薄的雾霭，你们的渡船已接近岸边，眼前是一小片细碎砂石构成的河滩，更深处

则为密集的针叶林，暂时无法看到任何道路或村庄的遗迹。

<卡西里欧·斯宾塞> 停靠岸边之后我将小船向河滩上挪了挪，以免在我们离开时它顺着水流漂到别出去。将防水包背上，拿出 GPS 看了看目前的定位是否受到干扰，顺带又设定好另一个 GPS 的双向信号通道，把它塞给了赛特。

<KP> 这里的信号暂时还算正常。那么，过一个侦查

<骰子> 卡西里欧·拉斯特·斯宾塞的侦查结果:1d100=29/80 困难成功。

<骰子> 赛特的侦查结果:1d100=14/55 困难成功。

<KP> 你们发现远处的河中央有另一艘相似的木船漂浮在水面之上，船上仅有一人，身影在雾气中忽隐忽现；那条船的航向同样为米德岭，但目的地朝向你们的北侧。继而，当浓雾遮盖了船上的身影后又飘散时，那个身影消失不见，只剩下空荡荡的渡船。而这条船的影子在又一次被浓雾掩盖后便彻底消失于你们的视野中。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你把这个塞到我这来干嘛？”下船后看到手里的 GPS 有种不好的预感，我努力让自己的双眼看起来足够茫然，装傻般问道。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怕你失踪，或者超出我的视线范围。”我直截了当地回答，明白对方是在装傻充愣。注意到那个身影出现的一瞬间神经紧绷起来，但到最后发现影子谜一样的消失之后暂且松了口气：不是什么天降的追兵就好。我贯彻了一下那个影子要去往的北侧，能看出来远处有什么吗？

<KP> 河上和林间都有缥缈的雾气，看不太清远处有什么。

卡西里欧的视线再次扫过船身时，突然发现船尾处出现了一片蔚为壮观的蛛网，像塞满船尾内侧缝隙的薄纱。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嗯？是雾气太大我出现错觉了么，我刚刚好像看到另一艘船了。”等待斯宾塞回答时自己重新再往刚刚雾气出现的方向看去，但在得到斯宾塞真切的回答后表情有一瞬间扭曲了，我努力避免自己想翻白眼的冲动，“我不是会走失的被拐儿童或者离家出走的小宠物，斯宾塞，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夸张到用gps？”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认为那是诗寇蒂。我们需要沿着她去往的北部走。你有必要用GPS，否则我会用手铐把我和你铐起来。”我依次回答了赛特的问题，在看到那层蛛网的时候暗自心惊，“赛特，我有理由相信从现在起时间出现了异常。”示意了一下蛛网的位置。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呃，哈哈哈，手铐你或许可以留着铐更有危险性的家伙。好吧，我会老实拿着这个。”听到手铐也知道这东西是非拿不可了，我勉强地笑了两声，但在看到蛛网后就将这件事暂时抛到了脑后，过来伸手

再尝试碰碰蜘蛛网，“好吧，没记错刚刚这玩意儿应该是破了，时间回溯这就开始了，那还真是超乎想象的快。”

<KP> 蜘蛛网摸起来颇有韧性。而卡西里欧注意到，西侧的森林边出现了一个身影。他朝河岸边走了过来，你们靠那人的头发颜色与步态认出，这是伊瓦尔。

<KP> 他抹了一把头上的汗，用一种不知是什么的语气对你们开口：“……你们还真的跑到这里来了。”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警官先生还真是毅力惊人啊，这都追过来了，如果不是在这荒郊野外，真该给您鼓掌的。”说着我还装模作样拍了两下，注意力却从蛛网看向了上岸后这里的其他景色。

<卡西里欧·斯宾塞> “这里原本就是我们预定要来的地点，有什么不对吗。”我迅速地在对方完全来到面前的时候想好了说辞，镇定地回答。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如果您知道这里真的有问题，我想您最好的做法就是放任我们直接在这找死。”想起来坐船前老人的话，我耸了耸肩，补充了一句。

<KP> “我在这里转了好长一段时间，还以为你们进了森林。”他的语气激动了一些，“你们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这里是米德岭，这里是——”

一阵此起彼伏的爆炸轰鸣声响突然从西面森林环绕的群山深处传来，这些声音与雷鸣极其相似，但你们都没有看

到任何闪电。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噢，雷暴。这我们已经知道了，所以呢？”在听到声音后马上清楚了怎么回事，但还是像在自己家休闲漫步那样，“这里是米德岭，这里是什么？世界树的残根？”

<卡西里欧·斯宾塞> 声音过去之后缓缓地说：“我们知道这里是米德岭，很危险，许多人在此失踪。现在，如果你不打算在这里使用武力将我们强制劝返的话，就停止这些无谓的说辞吧。”

<KP> 一名儿童从西面的树林跑了出来，看起来已因过度的惊吓而失声，但其下颚仍然因无声的哭喊而开合着。爆炸声近了，那不是雷暴，而是天边的火光，有什么东西朝你们坠落而来——

过一个敏捷

<骰子> 赛特的敏捷结果:1d100=70/50 失败。

<骰子> 卡西里欧·拉斯特·斯宾塞的敏捷结果:1d100=54/40 失败。

<KP> 在震耳欲聋的爆炸轰鸣声中，你们的身体被掀起的热浪卷起后狼狈滚落坠地，HP-1d6。

斯宾塞特工，你知道这是什么。导弹的弹片。

<骰子> 斯宾塞体力 $12 + \langle (-1d6) = (-5) \rangle = 7$

<骰子> 赛特体力 $11 + (-2) = 9$

<KP> 你们的耳朵尚且嗡嗡作响，眼前也有些发花——然而，满地的血色并非作假。河滩前的一处被鲜血晕染，其中散落着破碎的肉体残肢，伊瓦尔·萨斯的身体倾躺在河滩处，下肢消失不见，右侧躯干只剩腰部以上的部分，身下的砂砾处延伸出一条断断续续的流线型血迹，但警员仍有一息尚存。他怀里护着的那名儿童已经无力哭泣，张合着只剩下一半嘴唇的嘴，没过几秒就断了气。

sc 1/1d4

<骰子> 卡西里欧·拉斯特·斯宾塞 的 SanCheck: $36/80$, $san=80-1=79$

<骰子> 赛特 的 SanCheck: $23/80$, $san=80-1=79$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什么玩意儿？怎么突然就有东西飞过来炸了，斯宾塞，斯宾塞？”被这突如其来的一下整懵了，没躲开被划了一大口，不由得替一样没躲开的斯宾塞捏了把汗，在看到刚刚正常说话的人被炸了一半后，忍不住对落下来的东西骂了两句，“Fuck，难不成还能是天降化石还是什么狗屎导弹下来吗？”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从爆炸的冲击中很快地回神，但爆炸受害者的样子我已经很熟悉……不，甚至是太熟悉了一些，和五年前的那场爆炸案留下的触目惊心的一角一模一样，我心下一沉的同时大声告诉赛特寻找掩体，自己则忍着被弹片击中的疼痛来到伊瓦尔身边：“告诉我是谁下的命令！”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你自己也当心，别被这玩意儿炸没了斯宾塞！”我大声回应了斯宾塞后开始寻找起合适躲藏的中大型掩体。

<KP> 他看起来和你们一样茫然无措，用渐弱的声音开口：“马上离开，他们隐瞒了‘米德岭旋涡’……”

同时卡西里欧发现地上的弹片有明显的美国字样，且并不属于美国当时在役的任何导弹，像是十几年前的老旧型号。

<卡西里欧·斯宾塞> “‘他们’？你是说挪威政府和美国政府？”我的太阳穴突突地跳动——不仅是因为疼痛以及先前的气浪，更是因为眼前这一团乱麻以及这位竟然从一开始就隐瞒了真相的警员：“‘米德岭旋涡’是什么？”

该死的，伊瓦尔·萨斯，回答我！”

<KP> “我只……知道这个名字。这是让我哥哥、没回来的……东西。你们不该来。”他的眼周开始发红，声音和气息也断断续续，“快跑……”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原本想着给对方来上一针的，但我审视了一下对方下半身这一团狼藉明白无论是吗啡还是肾上腺素都不会有作用了。我沉默了一会儿，随后伸手把对方衣服外套上的警徽扯了下来：“我会告知官方你是因公殉职。”

我并没有打算搬动伊瓦尔，而是对着掩体后的赛特大喊：“上船！”

<KP> 伊瓦尔的目光涣散，瞳孔也开始浑浊。在你扯下警徽的时候，他低声啜嚅着“妈妈”，仰躺在地上死去了。——就在这时，气温骤降，仿佛结起一层冰霜；浓雾在河上弥漫，天色变成为晦暗的微明蓝灰色，伊瓦尔·萨斯尸体上的新鲜伤口迅速化成烂泥般的黑色浆糊。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这还上船回去？都到这里了斯宾塞！我们八成没退路了。”想来想去还是对着斯宾塞喊道，自己也并不想就这么走了，米德岭太关键，刚刚那没有来的东西危险归危险，但肯定不是能让斯宾塞这么紧张的原因。

<KP> 爆炸声已经消失了，周围一片安静。

同时，GPS的信号也完全断掉了。这里仿佛变成了一处电子产品的死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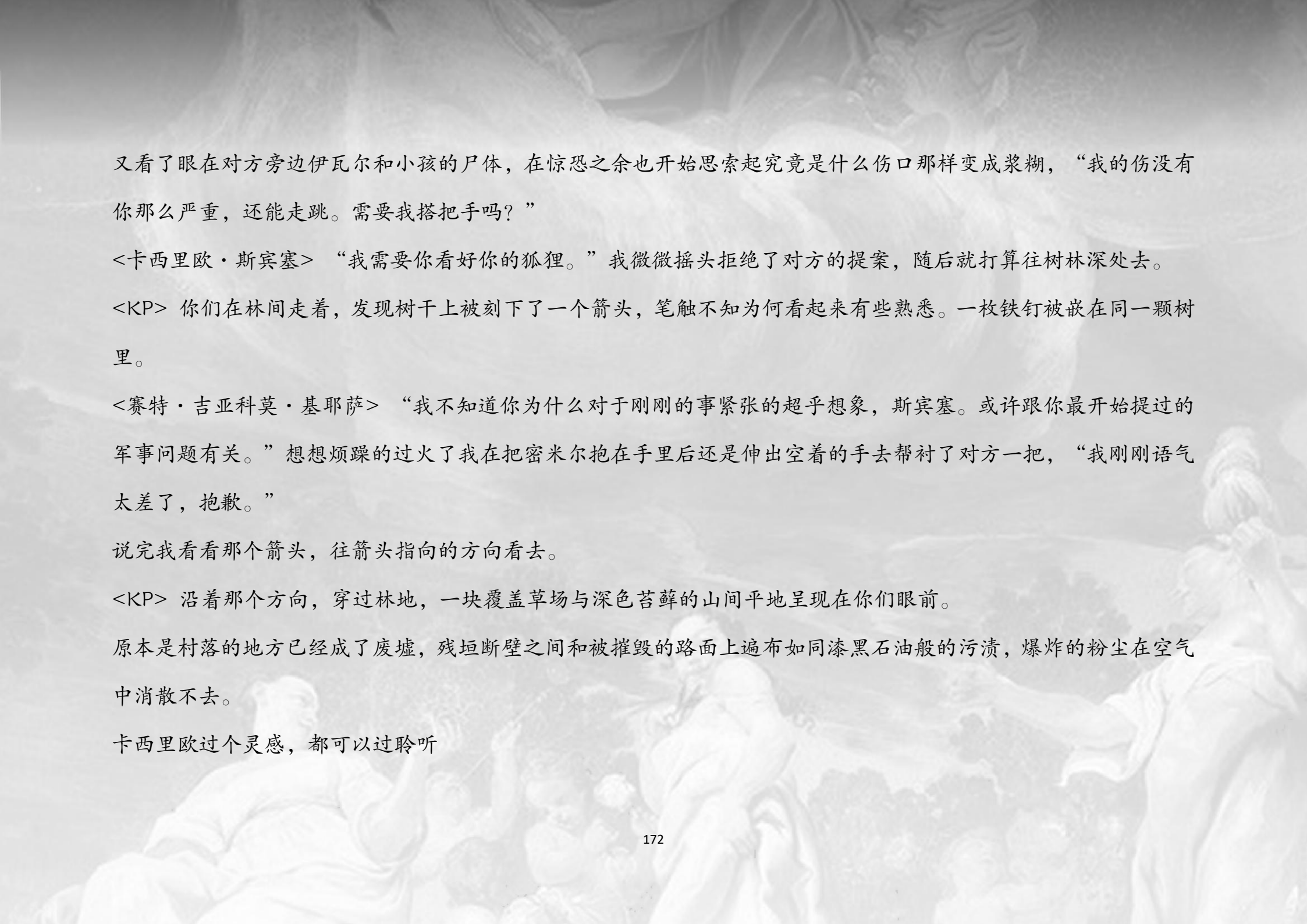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当然知道米德岭很关键……”我紧皱着眉盯着眼前这一团腐坏的尸体。黛西是否也曾像这样死去？只是当年的救援队还能从尸体的怀里救出奇迹般活着的奥菲莉娅，如今这一大一小两具尸体已经完全没有了生气。赛特自然是不能理解的——他当然不能理解：失去挚爱和至亲的恐惧。我深呼吸了好几次，逼迫着自己沸腾的大脑冷静下来：我还有任务要完成，手稿，以及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卡西里欧·斯宾塞> “你想继续？好，那就起来，我们继续走。”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走，走他妈的，为什么不走？”刚说完看斯宾塞状态似乎不太对，想想也有些懊恼，我烦躁又懊悔地点了根烟走来走去，“算了算了，你想回去还是真的要继续走都先把伤包了吧，伤口感染可不是好事。”

<卡西里欧·斯宾塞> “河滩是开阔地带，如果被导弹雷达锁定的话我们很快会成为下一个打击目标。你如果还走得动的话，我们就到林子深处相对安全一些的掩体再包扎，我暂时还没事。”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好吧，我们往里走再包扎。”得到回答的自己烟也越抽越没劲，干脆扔到地上踩灭，



又看了眼在对方旁边伊瓦尔和小孩的尸体，在惊恐之余也开始思索起究竟是什么伤口那样变成浆糊，“我的伤没有你那么严重，还能走跳。需要我搭把手吗？”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需要你看好你的狐狸。”我微微摇头拒绝了对方的提案，随后就打算往树林深处去。

<KP> 你们在林间走着，发现树干上被刻下了一个箭头，笔触不知为何看起来有些熟悉。一枚铁钉被嵌在同一颗树里。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对于刚刚的事紧张的超乎想象，斯宾塞。或许跟你最开始提过的军事问题有关。”想想烦躁的过火了我在把密米尔抱在手里后还是伸出空着的手去帮衬了对方一把，“我刚刚语气太差了，抱歉。”

说完我看看那个箭头，往箭头指向的方向看去。

<KP> 沿着那个方向，穿过林地，一块覆盖草场与深色苔藓的山间平地呈现在你们眼前。

原本是村落的地方已经成了废墟，残垣断壁之间和被摧毁的路面上遍布如同漆黑石油般的污渍，爆炸的粉尘在空气中消散不去。

卡西里欧过个灵感，都可以过聆听

<卡西里欧·斯宾塞> “……不，是我不应该把私人感情掺杂到工作里。不会再有下一次了。”我被对方碰了一下，陡然意识到至少赛特现在还活着而不是像伊瓦尔，像黛西那样死去。我的语气和缓下来。看到箭头后先试图辨认一下那个字迹为何会如此熟悉。至于村落的情况……不用急着看也知道它们都被夷为平地。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看来那边就是老人口中的米德村了，毁灭竟然都变成这样了，忌惮死亡是米德村的习惯…我回头看了眼伊瓦尔死去的方向，难得的抵紧了自己的嘴。

<骰子> 卡西里欧·拉斯特·斯宾塞的灵感结果:1d100=62/70 成功。

<骰子> 赛特的聆听结果:1d100=31/50 成功。

<骰子> 卡西里欧·拉斯特·斯宾塞的聆听结果:1d100=84/50 失败。

<KP> 不知是不是多心了，卡西里欧总觉得这箭头像像是出自自己之手，钉子也像是自己包里的那些之一。

<KP> 赛特听到一阵遥远的汽车声，轮胎似乎艰难地压过落满障碍的公路，朝南驶去了。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我觉得有私人情绪不是坏事。毕竟我们是人类，人类活着想做到完全变成绝缘体还

是有几分困难的。”看对方语气缓和了，我也继续说了起来，“嗯？似乎有什么车开过去的声音，怎么回事。”

<卡西里欧·斯宾塞> “是我……？”我低声说着，为此感到不可思议。时间到底是在前行还是在后退呢？我的手伸进防水包里，重新确认了一下自己包里铁钉的数量没有减少：“但是这样的情绪不需要在工作中出现。赛特，这个箭头的痕迹应该是我留下来的。如果是车驶过公路的声音，或许是那支和伊瓦尔一起前来的队伍。”

<KP> 卡西里欧包里的铁钉缺失了一半以上，宽胶带已经开封，绳索有捆绑过的痕迹。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工作没办法把人类机械化，你不是一颗完美的螺钉，至少对于每个能呼吸的碳基生物而言都是这样。”我也伸手去摸了摸这个痕迹，斯宾塞正常回来后自己的情绪也正回来了不少，我重新摸了一根烟抽抽，“那看来就像最开始猜的那样，时间开始回溯，或者说膨胀了，有的流速快，有的流速慢。”

“不管这是哪个时间的你留下的，至少比彻底是陌生人留下的好，你总归可以相信自己？当然，如果你不相信那另当别论。”

<卡西里欧·斯宾塞> “是我。”我确认了随身物品的数量减少之后换作了肯定的语气。虽说时间的走向不对劲，让自己一开始感到茫然和不适，不过无论如何人总是能一定程度上地相信自己的。我稍稍心安了一些，示意我们可以去检查一下村落的废墟，是否还有什么我们自己留下来的痕迹。

“我做事不会不循章法，考虑到客观环境因素的影响，我可以在 70% 的程度上相信这个我。”我敲了敲那个箭头。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好吧，你的行为逻辑计算真是无懈可击，完美。”彻底正常回来后很快就将先前的冲击彻底抛到了脑后，我叼着烟摸了摸密米尔的脑袋，“那就去看看，也不知道接下来还能遇到什么，米德岭旋涡，顺着旋涡的边缘往中心走总能得到答案。”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希望这是个值得这么多人为此死去的答案。”我握紧伊瓦尔的警徽，将其放在了背包的夹层里。

<KP> 此时村落已经几乎不见完整建筑，且杳无人迹，满地都是黑泥般四溅的血肉和惨死村民的残缺尸体。sc0/1d3

<骰子> 赛特 的 SanCheck: 39/79 ， san 不变

<骰子> 卡西里欧·拉斯特·斯宾塞 的 SanCheck: 67/79 ， san 不变

<KP> 你们发现一名老者正半躺在身后房屋仅剩的半堵墙面上，双手紧握拐杖，愕然而惊恐地凝视远方。他的身旁落满瓦砾，身体则并未被掩埋，看起来只受了轻伤，但面目呆滞。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从我的角度来看那当然是值得的，但从普世价值观来看，那或许一文不值。”刚这么说着就看到满地黑泥血肉和尸体，着实是不舒服，就当是臭沼泽吧。这么想着，才看向了那边的老人，“那边那个，是不是还活着？”

<卡西里欧·斯宾塞> “到底是为什么……”尽管并不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惨状，但仍然感到困惑非常。我试图回想一下近二十年内我国是否有过针对米德岭的军事行动开展。

<KP> 你不记得、或不知道有这样的事。

<卡西里欧·斯宾塞> “是的，还活着。”动作比言语要快，我赶到老人的身边。此处时间有异常，我不敢轻易地挪动或是处理他的伤口，先看看他对我们的到来是否有反应：“您好？”

<KP> “啊，啊……”他呆呆地说着，表情僵硬，但布满褶皱的眼眶中开始有泪滴滚落，“都，死了……”他明显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冲击，可以过精神分析或说服。

<卡西里欧·斯宾塞> “您冷静一下，先深呼吸。”我见对方年迈，于是耐心地安抚，“目前袭击暂时不会再来，我们需要您回答一些问题，再尝试将您转移到安全的区域。”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我跟在了斯宾塞后面打量着这个老人：“这里人都死了，就他还活着是不是多少有些

古怪？毕竟这里雷暴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说完听到老人这么说，想想还是给了一句，“诸神的米德加德，尤克特拉希尔下，任何死亡都是迈入下一阶段生命的大门，他们只是成为精灵或者其他形式的全新的生命而已。”

<骰子> 卡西里欧·拉斯特·斯宾塞的说服结果:1d100=80/25 失败。

<骰子> 赛特的说服结果:1d100=31/10 失败。

<KP> “不，不……”他迟缓地打着手势，指着倒塌的房屋，爆发出撕心裂肺的吼声，“天哪，天哪！！他们在里面，没有跑出来……！”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斯宾塞，我想你可以打晕他，然后我们带他离开这里看看了。”我去摆了摆手，语气遗憾的同时似乎还有幸灾乐祸的意味，当然，没准是错觉。“至少再这样下去他就要跟那边的黑色浆糊一样了，打晕带走没准他清醒过来冷静了还能回答我们问题。”

<KP> “你们、看到、活人，吗？”他颤颤巍巍地伸出一只手，试图去抓你们谁的衣袖，“三十个、人，都……？”

<卡西里欧·斯宾塞> “无论如何，遇到活着的人总归是一件好事，能救下一个算一个吧。”我皱眉，顺着对方的

手指看向那些倒塌的房屋：不知道有多少人死在了这里。我没有对赛特的话作出回应，而是从包里取了一些足以果腹的食物和水放在他身边，“眼下这个情况我们没有余力带上一位无法顺利沟通的老人，只能希望他冷静下来后自己寻找出路，他是这一带的居民，对地形应该比我们要熟悉。”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我们就是活人，还有很多的活人，您也还是活着的人。”虽然刚刚想法有点缺德，但让他一个人在这肯定是难逃死路了，我伸手去握住他想抓着衣袖的手，“刚刚我们还看到有个孩子跑了出去，肯定不是都死了。”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没有犹豫太久，还是起身，不打算带上老人一起离开：毕竟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哪里是安全的。

<KP> “南边……有，村子……”他紧紧地抓住赛特的手，“有，活人？”

<KP> “西边，森林，流浪者……活着？”

<卡西里欧·斯宾塞> “南边和西边？”我朝着先前赛特说有车驶过的南方走了几步，看看到村落的距离能否用目光估算，如果离得近的话优先考虑将这位老人转移过去。

<KP> 卡西里欧过个侦查

<骰子> 卡西里欧·拉斯特·斯宾塞的侦查结果:1d100=92/80 失败。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看斯宾塞都起身了，这人肯定是带不出去了，我轻微摇了摇头，再看了他一眼，轻轻松开了他的手：“有，还有，在南边以外更广阔的地方，这里离开的人在那边生活着。”

在得到老人的话后，想了一下，用挪威语对对方说了无关北欧神话的死亡祝福：“我曾通过地下的世界，注视过奥西里斯播撒黑夜。因为我在他的死室中与祂一同诞生，因为所有人都是，所以我们都会穿过黑暗，所以我们是永生者。”

<KP> 南边看不到村落的痕迹。看起来，老人的身体和精神状况也不足以与你们同行。

赛特低下头去，发现了一张旧报纸。上面的日期赫然是1970年6月25日。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祝您平安，再见。”在看到地上的报纸时似乎也没有多惊讶了，毕竟先前就有猜测，拉了下斯宾塞示意了报纸之后，朝着老人做了挪威人的祝福手势。

<卡西里欧·斯宾塞> “赛特，南边……”我从那头走回来叫上对方往南侧看看，如果距离近的话，还有时间联络

到村里的人上来营救幸存者。

<KP> 老人“啊啊”了两声，没有说出什么话，眼角流下的泪水于皱纹间横流，向你们摇了摇手。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奥西里斯神能不能管到挪威就不在我的了解范围了。”在示意过后就直接走了，有些距离后才跟斯宾塞耸了耸肩，“1970年6月，这个跨度可真远，30年前。我记得诗寇蒂似乎就是这个时间差不多被遗弃了？”

<卡西里欧·斯宾塞> “这是三十年前。”我终于能确定时间的锚点，将它们和先前已知的时间嵌入进去，“6月的时候诗寇蒂被遗弃，7月1日她被转移到福利院。一个婴儿不可能在6月25日至7月1日这么长的时间段里独自处于山林中，此时她应当还在父母的手里。”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流浪者？刚刚老人提到了西边森林，没准是那个？南边的车声也很让人在意。”烟抽着抽着终于后知后觉想起来斯宾塞和自己还在挂彩，尤其对方比自己还严重那么多，“不过这些的前提，你是不是该给自己先处理一下了？感染的话，喏，这可是细菌最喜欢的滋生地了，当然这样的雷暴下还有没有就不清楚了。”

<卡西里欧·斯宾塞> “你的意思是在西边的流浪者可能就是诗寇蒂的父母？我知道了，稍后我会用磁针确认一下方位的，当然，如果南边的村落安全，我们能够在晚些的时候去那里探听诗寇蒂的下落。”经对方一说，我也意识

到伤口的情况不能多作拖延，如果弹片深入进了血管，可能会成为更麻烦的后遗症。我打开背包用相应的急救物资一边处理伤口一边说：“赛特，那不是雷暴，是导弹，我认出来了，弹药外壳是在美国制作的。”

<骰子> 卡西里欧·拉斯特·斯宾塞的急救结果:1d100=73/30 失败。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导弹？我记得你提过这里是不是有什么军事基地。”听到导弹也意识到为什么斯宾塞为什么紧张还有出现了那样的情绪，自己那时候反应确实是太糟糕了，像是惹祸的孩子一样咬了咬嘴，这肯定是不能提了，干脆做点别的。于是在看对方包扎似乎没有多缓解自己的伤口，从来都没有接触过和这类东西相关的自己硬着头皮过来一起帮着处理看看，大概，跟自己灵魂离体后摔下去再清醒包扎是差不多的流程吧？只希望如果出了岔子斯宾塞不要揍自己。心虚地这么想着，我开始上手：“我的猜测，不保真。毕竟两头都有人的迹象。”

<骰子> 赛特的急救结果:1d100=17/30 成功。

<骰子> 斯宾塞体力 $7+(1)=8$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哈哈，看起来没准我还有医疗兵的潜质？不愧是我。”欣赏着自己的完美，或许没那么完美的蝴蝶结，突然有些得瑟。

<卡西里欧·斯宾塞> “现在我不这么肯定了。”我对赛特的内疚毫无察觉——况且对方没必要为此感到抱歉，倒不如说赛特还是一如既往的样子反而有助于自己迅速习惯这段异常的时间。一边说着，一边用镊子把可见的碎裂弹片全数挑出来，疼得脑子都微微嗡鸣起来，但还是忍住了不适继续说道，“呼……导弹的落点在这里，存在两种可能，一是我们在冰岛的军事基地发现了这里有异常，于是和挪威政府合作后达成了协议向这里投放大规模杀伤武器；二是……”顿了顿，等待尖锐的疼痛感缓解一些再继续，“二是这里本就存在一处军事基地，而冰岛一方擅自违背命令使用了导弹。但第二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否则挪威不可能不发表任何国际声明……”

当然，我看到对方居然给我打了个歪扭的蝴蝶结而不是其他什么利落的款式之后，脸还是忍不住黑了黑——罢了，有总比没有强。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是人为什么不会受伤？你怎么会那么想，难道你是想说你以为我觉得你就是《终结者》里阿诺德·施瓦辛格演的机器杀手，还是说你觉得我是那种会拉着妈妈的手天真的说‘妈妈你看这个叔叔钢筋

铁骨！’的小王八蛋？”自然而然在满满成就后就将情绪收拾到不知道什么犄角旮旯了，甚至没有留意对方已经因为蝴蝶结黑了脸。

“我自觉我还是稍微正常的人类。”

<卡西里欧·斯宾塞> “这种情况下我倒希望我是个机器杀手，这样就能把这件事情用更有效率的方式搞定了。”我挑眉，“谢了，稍微正常的人类赛特。”向对方道谢过后继续就着先前的话题说下去，“既然两头都有人的话，我认为西边的优先度比较高。村落里居住的人相对固定，晚些去的话不会有什么大变动，但是如果隔一天再去森林里寻找流浪者，难度会大大提高。”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是正常人，我那只是比喻！”听着总觉得怪怪的，虽然那种说法是自己讲的但还是重新申诉了一次，“机器可没办法区分人类才能区分出来的事，人类就挺好的，碳基生命万岁。”抗争过后，我也跟着回到了正题，“你这么说也确实，那就先西边。不过你先前提到的不发表国际声明，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这件事，或者说导弹的发射地被时间膨胀掩盖了，所以没人知道，这里有没有可能正是日复一日地在循环着所谓的雷暴才会变成这样？就结果而言，到达这里的人没准也都经历了一次这样的事。”

<卡西里欧·斯宾塞> “无论确切地点是否知晓，可以确认的是这件事与本国政府脱不了干系，毕竟不是所有的弹

药都有资格写上美国制造的。”我认同了对方的观点，“目前我无法和总部联络，想要叫停一场在三十年前就发生的导弹袭击无异于做梦。目前我们还只遭遇了那一枚导弹，不知道这里的时间究竟是以多久为单位作一次循环，至少在下一次袭击之前，我们要离开目前已经确认受袭的地点：河滩，以及此处村落。”

“到达这里的人，除了我们之外，目前已知的还有诗寇蒂，四名美军士兵，四名乐队成员，巴德尔·萨斯。一共十人，我希望他们其中至少有一人能在这个时间循环里幸存下来告知我们事情的原委。”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毕竟是三十年前，我们和他们的信号波根本不在一个位面，这很正常，我们也确实是该尽早离开。如果被炸死在这里那没准就要在这里没完没了循环了，而且。”我指了指异常黑的那些浆糊，“那肯定不是爆炸造成的，那个警察先生死的时候伤口还很正常，这里忌惮死亡肯定不是没有理由的。至于失踪的人死没死，不按正常逻辑的直觉说法我觉得肯定是没死。也没准，流浪者就是你说的失踪者呢？”

说完我给密米尔喂了喂浆果，顺手摸了摸自己的包。

<卡西里欧·斯宾塞> “你看过他的伤了？”我略显讶异，随后思忖着当时伊瓦尔身上伤口的变化，“我没有即刻去检查，还以为那只是伤口在一瞬间腐败。”懊恼地微微摇头，“希望如你所说的，他们没有死去，只是在这里流浪，并且……”我看了看那位神志仍然不甚清晰的老人，“并且还能够在正常交流。”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如果是时间造成的腐败难道不是应该瞬间白骨化？按照30年的时间差来说理所应当，但那是黑色的浆糊，斯宾塞。”烟抽的七七八八后我掐灭了仅剩的烟头，“就像是被这片土地瞬间诅咒了一样。至于正常交流…我想应该没问题？老人我觉得他或许只是没有见过导弹的杀伤力，米德岭与外界的联络是雪古岭，没见过而变成这样也很正常，毕竟人类本身还是挺脆弱的，就像烟一样，很容易灭了。”

<卡西里欧·斯宾塞> “……是的。”我听到对方提起那些伤口，再次在心中比对了一下黛西的创面和伊瓦尔最后残留下来的创面，意识到方才那个瞬间自己的确被影响得有些失去判断力，“我注意到那个时候天气也发生了短暂的变化。气温骤降，天色也变成了灰蓝，或许与这异常的死亡现象有关。在神话中有与之对应的解释吗？”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当然，北欧神话有着相当残忍的创世。”我眯起了眼，重新点燃了新的香烟，有一口没一口地抽着，“在《埃达》的记载中，创世的不是神，而是冰霜巨人尤弥尔。他来自赫瓦格密尔河的毒液‘Eitr’，生活在金伦加的鸿沟空地，可他的后代却将他杀死，用尤弥尔的肉体造就了大地，鲜血化为海洋，白骨作山，毛发为草木，头颅成为了天空的穹顶，巨人的眼睫毛成为了米德加德，他的大脑最终也化为了阴云。”

“关键是他的心脏，尤弥尔的心脏最终长成了尤克特拉希尔，也就是世界树。”

“冰霜和蓝色天气的到来，或许正是尤弥尔的阴云，这片米德加德，或许承受着他死亡后的怨念化作的诅咒，因

此才有这种忌悼死亡的习俗吧。”

<卡西里欧·斯宾塞> “所以。”我微微皱眉，在这些大量的神话词汇中提取了一二重点，“萨斯死去的时候那个场景证明了此处与尤弥尔的关联十分紧密。但如果睫毛代表着米德加德——米德岭，而尤弥尔的心脏才是世界树，无论如何眼睛到心脏的距离都无法近到让诗寇蒂在此处寻找世界树的残根。”

<卡西里欧·斯宾塞> “即便他是巨人也是如此。”我淡淡地补充。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我说了是残忍的创世，当然不会是自然死去后造就的，斯宾塞。冰霜巨人的后代肢解了他。而米德加德，不止有人类的中庭，也有阿斯加德，也就是阿萨神域。”我干脆再次给斯宾塞画起了简易的神话世界构造，“尤克特拉希尔支撑起了整个世界，不然也不会出现尼格霍德咬断世界树造成诸神黄昏。简单来讲，心脏变成烧烤叉，把身体串成烧串了。叉断了，上面的肉掉泥里了，没了。”

“反正大概长这样，不过这么说我有点饿了，还好我还记得打包了。”画的歪歪扭扭的，自己却很满意，然后继续讲，“米德加德就在乌达尔泉的边上就，它和赫瓦格密尔河又同样在世界树，也就是烧烤叉最中心的地方，所以这里过得去也正常。”

<卡西里欧·斯宾塞> “……很奇怪，这些东西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我对于神话中的尸体烧烤理论感到一丝古

怪，但仍然表示自己理解了对方所说的内容，“饿了的话我们就抓紧时间去西边看看，如果时间来得及，我们还能到南侧的村庄休息，否则就要露宿了。”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你要问古人，古人的想象力千奇百怪，当然没准倒霉巨人的后代真的把他们的爷爷做成烧烤串了。”我耸了耸肩，在旁边画了个小烤串，如果能看出来是烤串的话？随后才继续接话：“当然，现在就可以出发了。只不过，我觉得这里或许不是米德加德，只是借了名字，这里更像是雾之国，也就是尼福尔海姆。”

<卡西里欧·斯宾塞> “挪威的雾气是因为暖流和风向导致的，我倒是可以肯定这一点与神话没有多大关系。”仍然一板一眼地用了自然科学解释而非神话思维，我瞥了一眼对方在地上画的这一堆乱七八糟：赛特没准也挺有艺术天分的。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好吧好吧，就当雾气是这么来的。”科学解释太艰难了！我在内心疯狂跳脚，毕竟自己是研究神话的，不是研究自然科学的，当然研究自然科学那群人上一次和自己对着辩论已经让自己辩论到最后恨不得踢了她们的脑袋。真可恨啊，一板一眼的自然科学派！现在能庆幸的或许只有斯宾塞不知道自己是这么想的，我再次露出了一口白牙，“走吧，找完人后我们吃饭，这个话题到此为止。”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奇怪地看了一眼欲言又止的赛特：有什么问题对方完全可以直说，没必要藏着掖着，不过

既然他没有开口，想来也不是什么生死攸关的大事。我点了点头，随后准备好了指南针，打算往西边去找找那些所谓的流浪者了。

流浪者营地

<KP> 你们向西走去，由农田处望向山坡的方向，发现森林边缘有一簇橘红色的火光在幽暗的林木之间闪烁。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暂且停下脚步观望一下火光的来源为何，是火把亦或者是先前爆炸遗留下来的山火。

<KP> 比火把要亮，比山火要弱小。那好像是一团营火。

<卡西里欧·斯宾塞> “营火。”我确认之后告知赛特，随后放轻脚步往营火处靠近。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我抽了口烟，一边抬手向那边张望，一边在察觉这就是尼福尔海姆后兴趣似乎比起最开始受到惊吓大礼后更大了：“我看到了，斯宾塞。真的是雾之国的话，那我倒想看看生活在这里的人习惯究竟如何，这可是巨人的所在。”

<卡西里欧·斯宾塞> “无论是‘雾之国’还是‘中庭’，人都是要寻求火光的庇护，并且制作熟食的。”我示意了那团营火的位置。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好吧，你说得对。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打包的食物要加热，我没买火柴，钻木取火这种事可太不现实了。”刚想辩论一下，可想想有火也确实意味着不是巨人而是正常人类，欲言又止后强行吞下了那种好胜心，摊手说着。

<KP> 你们走进营火，发现附近有一顶小型简易帐篷和两幢破旧的小木屋。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检查一下帐篷的材质是否与我在博德市采购的是同一种。

<KP> 看起来是非常老旧的样式，与你的帐篷不一致。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我放轻了脚步到小木屋，从它可能看到里面的开口去看看里面有没有人在，或者其他什么东西。

<卡西里欧·斯宾塞> 确认了这不是自己留下的痕迹之后我戒备起来，弯腰一手掀开帐篷的帘子，一手按在枪柄上以便能够应对紧急情况。

<KP> 在你们走近时，已经有个人从帐篷中探出头来，带着戒备打量你们；他身后的帐篷里是个横躺在地、声音断断续续的人，正用一块破旧的衣物盖住仍然不停流血的鬓角。

“你们是什么人，带着药吗？”这个青年用深蓝色的眼睛盯着你们，“我们这里有人受伤了。”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伸手欲掀开帐篷帘子的手势微微一变，改作掌心向前的中止之意，表示自己没有敌意，手从枪柄上移开：“CIA，我们有应急药品，先说明一下你们的情况。”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斯宾塞你还真直接，如果遇到的是和另一边相对的人那不就自爆皮卡车了吗？”我捏了捏密米尔的耳朵，“你们也是因为那个‘雷暴’受伤的？”

<KP> “我们原本共有六人……但冈瑟死了。”他看起来有些黯然，“旅行到米德岭的时候，我们听见古怪的雷声，冈瑟自告奋勇过去查看，我们后来追上去的时候只发现了他的遗体……”

“然后周围变暗，突然起了雾，我们就选了这里扎营；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试着往森林外走，但怎么走都走不出去。”

<KP> “在你们来这里之前，三个打扮得像嬉皮士的暴徒袭击了营地，他们打伤了阿尔维斯（他指了指地上躺着的人），掳走了我的女友，然后朝西面的森林中扬长而去。”

“我敢打赌他们往山顶上那座怪异的尖顶建筑去了，昨天夜晚那幢房子不再那儿，那些暴徒恐怕会什么妖术！”他说到这里，焦虑地向你们恳求，“帮帮我们吧，不只是阿尔维斯，我的女友也……她怀着八个月的身孕啊！”

<卡西里欧·斯宾塞> “先亮明官方身份总是会获得一定便利的。”我回答赛特，又继续问道，“感谢你的回答，

还有你们几人，是什么时候出发来米德岭的？我需要确切的年份。我们的物资只包含简单的抗生素和酒精，能否满足伤者的需要。”

<KP> “我们是……1970年。”他有些困惑但如实回答了，“有酒精就谢天谢地了，伤口现在还没消毒呢！还有我可怜的女朋友，她肯定吓坏了，你们能不能和我一起去救她……”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好吧，你说得对，至少CIA绝大部分时候确实很有震慑力。”我耸了耸肩，随后替帐篷里的人解答她们的另一个问题，“出不去是正常的，因为这里是雾之国尼福尔海姆，小伙子们。”

<KP> “尼福尔海姆？这可真是见鬼了！”从木屋里走出一个红发青年，他扶着门框讥笑道，“恐怕很难说究竟是那群黑暗嬉皮士比较糟，还是你略胜一筹。”

“喂喂，先生们，别信这个软蛋。”他完全忽视了那个青年，转而对着你们发话，“所谓的暴徒只有三个人，其中一个还是女人，只拿着木棍什么的。这家伙，法尔松，在一旁只会大呼小叫，根本不敢上前，倒是小阿尔维斯尝试阻止，结果被当头打翻在地。维尔丹妮没怎么挣扎就被带走了。”

“她早打算离开法尔松了，毕竟本来就是被骗来的；那女孩甚至还未成年，这位法尔松是个十足的人渣。”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哈哈，如果你不愿意相信那我也没有办法，或许你可以试试看再去一趟赫瓦格密尔

河里泡泡看，每个挪威人都知道神话里这条河有毒，泡久了没准就会变成异常残暴的‘巨人’。”非常遗憾年轻人的讥讽威力还不如斯宾塞的唯物主义，我带着轻松的调子回应道。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暂且没有回答那个红发青年，而是取出相应的急救物资：三小瓶医用酒精，如今第一瓶已经被我用去了一半，我将其中一瓶拿出来交给这个蓝眼睛的年轻人——法尔松：“你拿好，留在这里看住伤员。南方似乎有一座村庄，虽然我还没有确认过地点，但你们可以等他的伤势好转一些就把伤员转移到那里。如果遇上你们的人，我会想办法营救。”

<KP> “你凭什么说我，自己明明也是个袖手旁观的没种的东西！”法尔松激动地站起来，大声和红发青年争吵着，看到你拿出酒精才勉强收敛怒气，“谢谢您，先生。但我可不打算再和这个一毒瘾发作就满嘴鬼话的蠢货同路了！”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站起身，揉揉眉心，对着两人说道：“听着，我没时间来陪你们演小孩过家家，谁更烂一些，谁又是圣人。这些问题等你们各自找妈妈去哭诉。我只需要有用的信息：那三个暴徒中的女人是否是金发？”我形容了一下诗寇蒂的长相，“他们绑架一个怀孕的少女目的为何？是否有向你们提起过？”

<KP> “我袖手旁观？当然了，谁是她男朋友？谁是她腹中孩子的父亲？你要是想去救她，倒是动身啊，别在这里唧唧歪歪的！”红发青年的声音也大了起来，完全忽略了你们的存在。

你们看到有个穿着牛仔厚外套的女性站在木屋后摇了摇头，面容有些疲惫，似乎在说“怎么又来了，啊，男人”。注意到你们的视线，她朝你们点了点头，绕向屋子更后方。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别吵，别吵起来啊？现在的年轻人可真是激进。红头发的，你有没有去过去一家有着 DOOM 字样招牌的酒吧喝酒？”几乎忍着自己要即刻翻白眼的冲动充当自己从没当过的和事佬在说着，听到斯宾塞的比喻还认不出笑得出来，“斯宾塞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讲话可真是鬼才，你一定很适合当午夜老妈妈们惊吓孩子的鬼故事主角。”

<KP> 这两个人似乎没有理你们的打算，沉浸在向对方投掷粗话与恐吓的游戏中。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看这两个人还是这样，最后还是抽了抽嘴角：“好吧，你说得对，是小孩子，没准你还高估了他们，这两个人可能是那种在娘胎里就被重击破坏了大脑分子的可怜虫，这时候还在吵架。”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反感甚至是厌恶无意义的争吵，尤其是这样毫无营养地涉及个人隐私的话题，除了徒增猜忌之外没有任何好处。我表情略带嫌恶地放弃了制止两人争吵：这根本不在我的工作范围，也不在我的能力范围内：“至少我女儿不会一听我讲话就哭。”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你女儿又不在需要惊吓的范围内。”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跟着那位穿着厚外套的女性去，试图从对方那里获取一些有益的信息。

<KP> 她与你们对视了片刻，又看向那两位年轻的先生们，苦笑了一下：“你们想问什么？维尔丹妮的事？”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维尔丹妮？哦！是的，维尔丹妮，这个可怜的姑娘。”听到这个名字后我突然看向了这位女性，很快意识到自己失礼后就半眯着眼，搜索着脑内自认为还算温和的表情，“你能跟我们好好说说吗？”

<卡西里欧·斯宾塞> “没错，感谢您的配合。仍然是关于暴徒们的外貌，以及绑架你们同伴的目的，这或许与我的任务目标一致。我会相应地提供你们需要的信息来作为交换。”

<KP> “吉姆士所说并没有错，法尔松是个糟糕的男人，他对待维尔丹妮非常粗暴，甚至有时还会打她。但他想要搭救维尔丹妮应该的确出于真情实意——为他们未出世的孩子。”她因为赛特的热情皱了皱眉，差点往后退了一步，但最后还是站在原地没动，“维尔丹妮不想把孩子生下来，但法尔松不给她钱，维尔丹妮自己凑不够手术费用——她父母离婚了，都不怎么管她，不然她也不会十六七岁就跟了法尔松。”

“那群暴徒，他们清一色的深色长发，身穿黑衣，看上去像是……某种叛逆的反宗教艺术团体。”女人这么定义之后看向山脉，“我当时躲在木屋里，听到有个人问了维尔丹妮一句话，维尔丹妮说‘是的’。”

“但是，最奇怪的是，他们用来称呼她的名字……‘诗寇蒂·米德加德’。”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哦，我想应该就是无政府主义公社？”刚这么说完又听到了熟悉的名字，我摇了摇头，“或许她与这位诗寇蒂小姐的长相相当相似，毕竟她可是维尔丹妮，薇儿丹蒂。命运总是惊人的巧合不是么？”

<卡西里欧·斯宾塞> 年轻人们都如此热衷于向不熟悉的陌生人倾吐他们曲折的感情经历吗？尤其是在这样紧迫的环境下？我无奈，但鉴于对方是女性，还是耐着性子等对方把前面这一长串家长里短说完，等到了最后的时候才作出了回应：“这是很关键的信息，谢谢你。但你确定那些暴徒只有三人，而不是三男一女一共四人？”

<KP> “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他们人只有三个，怎么？”她狐疑地看了看你们，“你们不会认识他们吧？”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曾经看过他们叛逆的海报，那张海报相当壮观，都被人划烂了，可见他们多招人恨了不是么？”

<卡西里欧·斯宾塞> “只是猜测，等见了面之后才能核实，但我们的目的与你们想营救同伴的念头一致，所以会站在你们这一边。”我收起了笔记本。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不过我更好奇的是你们在这里生活了多少天？你有计数过吗小姑娘。”

<KP> “划烂了？”她不解地说，“哦，我没打算去。我同情那姑娘，但没到会为她奔波的地步。”

“天知道我们在这里生活了多久，这里没有白天和黑夜的区别，我们只能挖地里没有长成的马铃薯块吃。”

<卡西里欧·斯宾塞> “总要有人为人们的生命健康负责。”我淡淡地说，对方对同伴的冷漠没有影响到自己的看法，“你们尝试过往南边移动吗？还是说始终走不出这片森林。”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没事谁会为了不相关的人就葬送自己舒服的一生，你这个想法很不错。”我只是叼着烟笑了笑，有意无意似乎在暗指什么，想想又委婉地补充了一句，“不论如何记时间总是没错的，毕竟你永远不知道它是在向前，向后，或者停止在这里。”

<KP> “我曾经在他们吵架时烦不胜烦往森林里去过——然后发现了写在树上的字。不止一次。”她打了个寒战，“‘我们身处地狱’，‘前路将无功而返’，‘无法走出迷雾之地’……还有，‘我们在经历循环’。”

“在森林里我简直快要疯了，总能听到身后的脚步声，现在连昆虫振翅的声音都那么清晰——说真的，我现在什么地方都不想去。”

<卡西里欧·斯宾塞> “那就暂且留在这里，至少这里还不会被……雷暴击中。你们所在的方位应当已经远离了那片雷击区域。”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因为这里是尼福尔海姆，小姑娘。这里是雾之国。”我换了挪威语同她说， “至少这里确实还不能算是地狱，毕竟赫尔海姆只有夜晚，而不是无法分别。”

“至于走不出去，可能因为你们已经是尼伯龙根了。我的解释到此为止。小姑娘，再加加油吧，没准过不久你们就出去了呢？毕竟我也只是喜欢讲胡话的老头。”

<KP> 她焦躁地用脚后跟磕着地面，神经质地咬了咬手指甲：“那我们岂不是会死在这里……法尔松和吉姆士这两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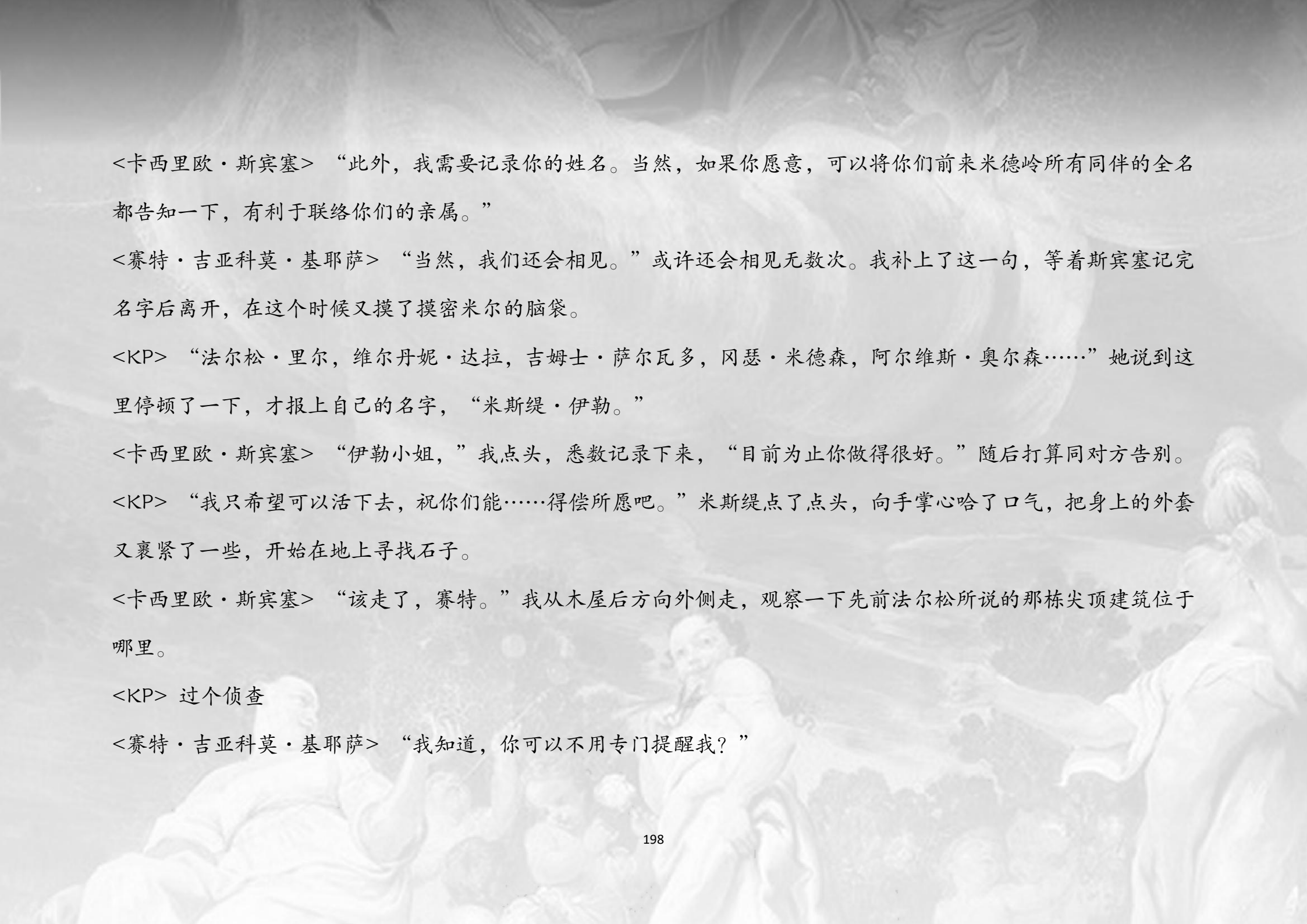
“……算了，至少阿尔维斯还活着。”她摇了摇头，“我去看一下他。先生们，你们接下来准备去哪里？”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别担忧？至少我没听说过尼伯龙根会死在尼福尔海姆，小姑娘。冷静下来思考，逻辑总比恐惧好用。”我摊了摊手。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我们？去找那位可怜的维尔丹妮。总要有人为人们的生命健康负责？你是这么说的吧斯宾塞。”

<卡西里欧·斯宾塞> “去找维尔丹妮。”我简短地回答，顿了顿之后继续说道，“如果他们威胁到了你的安全，可以将石子或是硬币捏在手里朝他们的腹部击打，这里是相对脆弱的地方，并且手里握着东西能够增加拳头的密度。保护好自己。”

<KP> “我记住了。”她点了点头，双手捂着脸吐出一口气，“……希望还能见到你们。”



<卡西里欧·斯宾塞> “此外，我需要记录你的姓名。当然，如果你愿意，可以将你们前来米德岭所有同伴的全名都告知一下，有利于联络你们的亲属。”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当然，我们还会相见。”或许还会相见无数次。我补上了这一句，等着斯宾塞记完名字后离开，在这个时候又摸了摸密米尔的脑袋。

<KP> “法尔松·里尔，维尔丹妮·达拉，吉姆士·萨尔瓦多，冈瑟·米德森，阿尔维斯·奥尔森……”她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才报上自己的名字，“密斯缇·伊勒。”

<卡西里欧·斯宾塞> “伊勒小姐，”我点头，悉数记录下来，“目前为止你做得很好。”随后打算同对方告别。

<KP> “我只希望可以活下去，祝你们能……得偿所愿吧。”密斯缇点了点头，向手掌心哈了口气，把身上的外套又裹紧了一些，开始在地上寻找石子。

<卡西里欧·斯宾塞> “该走了，赛特。”我从木屋后方向外侧走，观察一下先前法尔松所说的那栋尖顶建筑位于哪里。

<KP> 过个侦查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我知道，你可以不用专门提醒我？”

<卡西里欧·斯宾塞> “只是习惯。”

<骰子> 卡西里欧·拉斯特·斯宾塞的侦查结果:1d100=52/80 成功。

<KP> 卡西里欧发现前方山坡顶端的雪线之下隐约可见一幢建筑高耸的顶端，那是一高两低三个棱锥型的瘦高尖顶，有些像哥特式教堂的建筑风格，但顶端并没有十字架，取而代之是两个相叠的球形。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目测一下此处到建筑的距离，保持匀速徒步的话大约需要多长时间。

<KP> 看起来至少要 30 分钟。

<卡西里欧·斯宾塞> “不到一个小时。”我向赛特指出建筑所在的方位。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好吧，你这个习惯让我觉得有点像那个，老妈妈。”顺口回了一句后，虽然 GPS 是断信号了，但留着还是很麻烦，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在半路上就处理掉，一边想一边顺着斯宾塞指的方向看过去，“哦？教堂。我记得那群人之前就烧过一个，你说，他们带维尔丹妮去那会不会？”

<卡西里欧·斯宾塞> “把她烧死吗？有这个可能性。”我点头，整了整背包，“根据那些暴徒说出诗寇蒂的名字

来看，维尔丹妮·达拉可能是诗寇蒂·米德加德的母亲。目前暂时没有证据表明1996年的这支乐队是如何与诗寇蒂相识的，但无论如何他们应当也知道一部分实情。”我对赛特想要摆脱GPS的想法暂时没有察觉，只是心系着年轻的母亲和她的孩子。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没准他们已经知道了些什么才在做现在的事，这可不好说。不过那些暴徒之前去过DOOM，没准y…没准尝试过那里不太好的小东西。”及时刹车避免再次提及自己吃过会被斯宾塞判定为毒品的小果实，我打哈哈地尝试模糊这个话题，“就是他们烧教堂和现在的行为可能就像北欧神话的巨人一样，中毒了。”

“如果诗寇蒂是造成这里时间回溯，不，现在来看没准是另一种，时间莫比乌斯环。”想了想，我用手比划了一个无限的符号，“过去，现在，未来其实都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同时发生。我们会救下维尔丹妮，而诗寇蒂会降生，之后她会成为雪古岭的孤儿，直到回到这里。当然，还是假设，我可没有直接性的证明逻辑准确的证据。哎呀，这么想还真是有意思，无穷无尽，无始无终，永远不知道这样的事要发生多少次，如果这是真实的，那可真是太有趣了。如果这是虚假的，那在妄想边界之外的我们又在做什么呢？银钥匙啊，我可真是越来越想看到你的真面目了。”

<卡西里欧·斯宾塞> “你的意思是，救下孩子和母亲，仍然没有办法终止这个循环？”我皱眉，“我的观点是如果保护他们母子平安，诗寇蒂就不会在三十年后返回雪古岭举行仪式。但暴徒们的目的似乎是直接杀死维尔丹妮，

但显然他们的举措并没有成功，否则米德岭漩涡不至于到了 2000 年仍然存在。他们似乎并没有携带杀伤力强的武器，如果发生冲突我们应当还不至于负伤惨重，但考虑到目前我们都受过伤，毫发无损的概率会大大降低。”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因为我们会去救她啊，斯宾塞。没人说过我们救下孩子和母亲后她们就不会分别。我们只是确保了诗寇蒂平安降生罢了。”

“算了，这也是我的假定推论而已，真实性有待商榷，做过了才会知道这到底有没有作用。不是说要去看看吗？走吧。”

<卡西里欧·斯宾塞> “她们不会分别，我会尽我所能确保你们安全撤离。”

“走吧。”我点头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确保我们，包括你，斯宾塞，你怎么总把自己排除了，你女儿在等你。”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没有把我自己排除在外，赛特。只是我习惯了不去表述自己的存在罢了，特工没有必要额外彰显自己的存在感。我不会离开奥菲莉娅，这是我答应过的事。”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不去表述自己存在就没人会在记得你存在。这是潜意识的行为。”我难得去摸了摸自己的那枚赛特之骨，随后看着那个不远处即将要去的教堂，“当然，我当然相信你对你女儿的承诺。人类就是这

样有趣，总是会在对自己最在意的东西爆发最纯粹又恐怖的情绪能量，如果能计算出这种力量的获取公式，没准各个行业的收益就能成倍上涨。当然，这可能也就是炼狱了吧。”

木质教堂

<KP> 你们向山顶徒步而行，发现树木逐渐稀疏，脚下开始出现盘踞在苔原之上的巨大枯萎树根，其上附着而生的苔藓散发出点点幽暗的祖母绿色光斑，点缀在纠缠蜿蜒如同迷宫的盘根虬结之上——而就在前方不远处，在树根簇拥的中心，一幢造型怪异的木质建筑赫然矗立着。

确切地说那只是一堵环形围墙，它的整体外观像是一尊巨大的王冠，最高处足有约八十余米，突出三个高耸的尖顶，最低处也约有三十米高度，暗褐色的木质表面打磨光滑，呈现曲状，上面并无任何图案、雕刻或漆色，给人一种浑然天成的宏伟与苍茫感。

这座建筑的尖顶处均有两个大小不一的球体，而其巨大木质表面几乎无法找到明显的拼接痕迹，仿佛整个建筑是由整块木料镂空雕刻而成，高耸尖顶的正下方则有一个巨大的拱形门洞，长宽均约五米，拱门内的景象则隐没在浓雾之中，拱门是这座建筑的唯一入口。

木质建筑的底部浸没在水流之中，它的地基处如同一片湖泊，收纳着其巨大的倒影，在下游苔原汇成无数细小的溪流。越往里走水位就越高，拱门处的水几乎深及膝盖。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听不懂，赛特。”我直截了当，“你们是我的任务，因为你们所以现在才会存在于这里，如果我将我的优先级别置于你们之上，那么 CIA 或许从一开始就看错了人。没有人记得特工的存在是好事，在间谍和潜入活动中我们需要这样的特质。”我一边走一边回答。

“这就是曾经被焚毁的木教堂？”这样的景色并不多见，我难得为此感到了震撼，不由得驻足观看了数十秒，才迟迟地观察起建筑的结构：“这里的空气这么潮湿，要怎么将如此巨大的建筑彻底焚毁？”我弯腰把靴子一侧的战术匕首取了出来，以免需要的时候受到水流的阻碍，随后将靴子系紧，挽起袖子，“下水？”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好吧，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成功，为国家服务。如果你哪天醒悟了，那可能马萨诸塞州都能变成字面意义上的马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大地上奔驰了。”我遗憾又委婉地说着，似乎也料到了斯宾塞会是这个回答，没有接续这个话题了，在看到眼前这一幕没又来想起了自己吃下那个果子后看到的场面，舔了舔下唇后就撩起了裤脚，“当然，这不就是摆明了要下水才能看吗？”

<卡西里欧·斯宾塞> “虽然挪威和越南的环境大相径庭，但是如果挽起裤脚的话——小心水里可能存在的寄生虫。”

我打开防水手电，先一步下水向木教堂走去，顺带在前方试试深度是否安全。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比起寄生虫我更担忧的是这水会不会有毒，毕竟这又不是能用正常自然科学思维理解的地带。”

说着我也跟着一起往前走，越走越想起没准可能会出现的，和市政厅一样的那一个画面，和那枚小果子出现的一样的画面。

<卡西里欧·斯宾塞> “那么就注意不要被划伤。” 我对水有毒的可能性进行了肯定。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你这么说，我想起来，我们身上的伤口可不防水，斯宾塞。”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只是手臂有伤，你不会腿部负伤了吧？”我闻言，十分警惕地回头上下查看赛特的情况

<KP> 你们涉水向拱门走去，逐渐能“听到”一些彼此的思想，譬如赛特心头的兴奋、卡西里欧脑中的戒备，视野亦出现恍惚的重影，举手抬脚的行动也开始趋于同步，不时听到与环境有异的低语声，并看到不属于自己视角的画面一闪而过……

起初是轻松愉悦的记忆，幼年的“你”在与亲人玩耍，成年的“你”弹奏着吉他构思曲调，与其他的乐队成员们谈笑风生；然而随着你们走得越来越远，耳边的声音逐渐变成了凄厉的哭喊与求饶声，原本相处和睦的乐队成员们持

续地、残忍地殴打着“你”，身体真实地传来了痛感，而在你们重叠的另一个视野中，正好看到拱门之下有一个貌似稻草人的东西伫立在水中，那正是你的尸体，那正是你啊。

你的四肢已经不见，身体被木桩贯穿钉在水底，口中伸出一根分叉的小树枝干，背后则横绑着一根树枝，不得不以仅剩的残躯呈现出十字架的姿态，sc0/1d3。

<骰子> 赛特 的 SanCheck: 80/79, san=79-2=77

<骰子> 卡西里欧·拉斯特·斯宾塞 的 SanCheck: 61/79 , san 不变

<KP> ……那并不是你们任何一个人的脸，但是，赛特，你见过他。在你吃下那枚“松果”后，在衣香鬓影与昏黄的霓虹灯下，这个人曾经悲伤地在不属于他的身体上对你微笑。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我觉得我的白衣服上挂着的伤已经很明显了，我的下半身完好无缺，功能也一切正常。”刚说完就察觉到了异样，没有再同斯宾塞继续交谈下去，而是开始专注感受起了这种异样，在看到尸体被这样倒吊在那段时候，再亢奋也是会感受到中央原神经反馈出来的，短暂压制了多巴胺的恐惧，我强迫自己咬破舌尖

来让痛处将自己从这种情绪中拉回来，随后集中注意力与他就这样看着。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你想要我做什么，或者需要我做什么？”

<KP> 在刚刚的记忆里，你知道了他的名字。坎特·里维斯，尸体默然无声地说，我叫坎特·里维斯。他们献祭了我，我死于谋杀。

<卡西里欧·斯宾塞> ——这种疼痛或许还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在感受到殴打和被穿刺的痛苦时，脑海里仍然能够保有一丝清醒：我很清楚自己是谁，我爱的人是谁，我恨的人是谁……我仍然能分辨得清，而不是被陌生的情绪彻底掩盖。我深呼吸几口潮湿的空气，一言不发地前进着来到那具残缺的躯体旁。他是否死不瞑目？

<KP> 他的确死不瞑目，因为他的眼珠被挖了出来。

<卡西里欧·斯宾塞> 那么，我伸手将他的眼睑放下，以便遮盖他空洞的眼眶，并借着手电筒的光检查一下他身上是否还有其他的特殊记号与物品。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好吧，或许我会记住你，也或许不会记住你，毕竟比起名字，这个人躯壳带来的冲击力可是大的太多了，他们献祭你又想得到什么，向巨人献上贡品？或者是向早已死去的诸神？又或者向尤克特拉希尔？

我摇了摇头：“真是残忍的活祭。”

<KP> 他身上已经不剩什么东西了，仅有被水泡涨的伤痕；你们自这具尸体身后向内看去，发现建筑内部为中空，整体被水浸没，前方的水潭陡然变得幽深，水底处仍然闪烁着点点绿色光斑，而水潭中心则漆黑一片，似乎深不见底，建筑内部上方有古怪镂空雕花装点的横梁交错，这些横梁巨大而残缺不全，其雕花的具体形貌隐藏在浓雾之中，隐约透出某些超越想象存在的疯狂意味。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赫瓦格密尔的河水确实让这群倒霉蛋中毒了，河中有着‘Eitr’，它会使巨人残暴，人类应该也是同理，我们没掉到河里去可真是太幸运了。”

<KP> 过一个侦查

<骰子> 赛特的侦查结果:1d100=58/55 失败。

<骰子> 卡西里欧·拉斯特·斯宾塞的侦查结果:1d100=21/80 困难成功。

<KP> 建筑内部四周筑有螺旋状的平台与阶梯，入口处也有木阶梯与上层平台相连，但此时入口处的阶梯被吊索吊

起，三个人影正在其上若隐若现。赛特没有看清，卡西里欧却发现其中一人正用枪口对准你们，似乎在挑选射杀的目标。

建筑中部的水潭中央则漂浮着一块用铁链连接的巨大的木雕，那似乎正是上方某条横梁一角凿下的镂空雕塑，它的样式十分怪异，像是伸展触肢的海百合——一名腹部臃肿的孕妇正被困于这座漂浮的木雕之上，她茫然地卧坐着，凝视水底，似乎并未留意到你们的到来。

<卡西里欧·斯宾塞> “赛特，后退！”我抓着对方的手臂迅速退开对方的射程范围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什么？”

<KP> 上方传来一阵诡异的笑声，子弹朝你们射了过来。

进入战斗轮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察觉到子弹才后知后觉明白了斯宾塞为什么拉了自己一把，我拿出了自己用来防身的那把手枪：“老天，在这死了那问题可就大了。”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随后利落地给自己的手枪上膛。

<KP> 顺序：神秘人-赛特-卡西里欧，只能使用远程攻击

高台上的人对着你们连开三枪。

<骰子> KP 的询问结果:p=3{1d100=23 惩罚[7]}=73

<骰子> KP 的询问结果:p={1d100=71 惩罚[1]}=71

<骰子> KP 的询问结果:p={1d100=9 惩罚[8]}=89

<KP> 三枚子弹全部打入水中，在你们周围溅起水花与圈圈涟漪。

赛特的回合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但愿年轻时候学的枪法没有倒退的太严重，我可是没有对着标靶以外的东西开过枪的。”我举起自己那把格洛克 17，尝试瞄准他们其中的一个开枪。

<骰子> 赛特的手枪结果:1d100=18/55 困难成功。

<骰子> 赛特的询问结果:d10=3

<KP> 那人躲闪不及，被子弹擦伤了。

卡西里欧的回合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从枪套里取出伴随自己多年的那把自动手枪：我竟然真的掉以轻心地以为他们只有木棍作为武器。眼下没有时间再将霰弹枪组装起来了，只能希望这种敌明我暗的状态不会持续太久。我连开两枪。

<骰子> 卡西里欧·拉斯特·斯宾塞的手枪结果： $1d100=12/80$ 极难成功。

<骰子> 卡西里欧·拉斯特·斯宾塞的手枪结果： $p1=\{1d100=96 \text{ 惩罚}[4]\}=96/80$ 大失败！

<骰子> 卡西里欧·拉斯特·斯宾塞的问询结果： $1d6+6=6+6=12$

<KP> 卡西里欧的第一枪命中了那个人的胸口，第二枪卡了壳，或许是因为进水而有些不畅吧——但你们不必担心这个了。高台上的人踉跄了一下，随即跌入水中；密米尔尖锐地鸣叫了一声，你们瞬间感到胸口中弹的剧痛与心跳骤停的窒息感，旋即陷入深沉如死亡般的昏迷。

.....

当你们恢复意识的时候，发现自己身处不同的地方。

此时木教堂入口处通往高处的阶梯已被吊索放下，而赛特正身处这段螺旋形木梯之上，双手被绳索捆绑，腿部浸在水潭之中，身体迟缓得无法正常行动，似乎被注射了麻醉类的药物。

卡西里欧则与大概是维尔丹妮的孕妇共处于水潭中部漂浮的海百合状镂空木雕上，手脚都被绳索束缚，且四面环水，无法脱身，另一名男性此时正坐在高处一根横梁的边缘，掂着手枪威胁你们。

维尔丹妮神情阴郁，看起来疲惫不堪，她的嘴角与赤裸的手臂可见淤青的痕迹，右锁骨上有一个两颗红色爱心被一枝箭射穿的纹身图案。

她的手脚未受束缚，眼下只是盯着卡西里欧的眼睛，像是不经意地把手浸入水中，似乎示意你也这么做。

<卡西里欧·斯宾塞> 尽管是在暗处，但我仍然以缓慢的速度移动着双手，将其浸入了水中，顺带摸索一下木雕上是否有尖锐的凸起能够让我割断绳索——现在我开始后悔没有将剃须刀片藏在绷带里了。

<KP> 你感觉到了凸起，但需要花一定时间；而比这感觉更加清晰的是，一个传进你脑海中的声音。

“您好。我们藉由水流彼此相连，他们是听不到的。”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保持与对方双眼对视，以缓慢的频率开始将绳索放在凸起上割断，同时手持续地浸入水中。

我不再问对方是如何做到的，而是提出我最关心的问题：“你的纹身，我们见过你，是你向我们打了那通电话？”

<KP> “我从未见过您，应该也不是诗寇蒂做的。她今早才出现在我身体里，我们共享彼此的记忆，她来自于未来，1990年……但是还有一个诗寇蒂，那是非常混沌的一部分，我无法说清那究竟是什么，我猜想她是一名渥尔娃女巫。”

<卡西里欧·斯宾塞> “她回到这里，开启了循环，因此你会成为她的母亲。而那个执行开启仪式的诗寇蒂，应当就是成为了混沌的一部分。”我慢慢地说着，在冰冷的水中整理着思绪，“你能感知到另一个她此时身在何方吗？”

<KP> “她们失去了身体，如今就在我的头脑中……1990年的那一个是为了银钥匙来的，另一个意识尝试使用魔法返回1970年，但意外导致1970年与她所在的时代形成了错乱的时空旋涡，将整个米德岭都卷入其中。”

“我知道这里的时空已重启过多次，每一次都是由听到雷声的那一天作为起点，重启后所有人的状态与空间位置会复位，并且通常来说不会有上一次循环的记忆。只有旋涡中心，也就是这里的人除外……所以我记得一切。”她哆嗦了一下，“触发时空重启的方式是接触世界之树的核心，它是活的，我曾呼唤那个名字，但唯独那一字眼我无法再次记起，恐怕它本身便是一种超越人类理解的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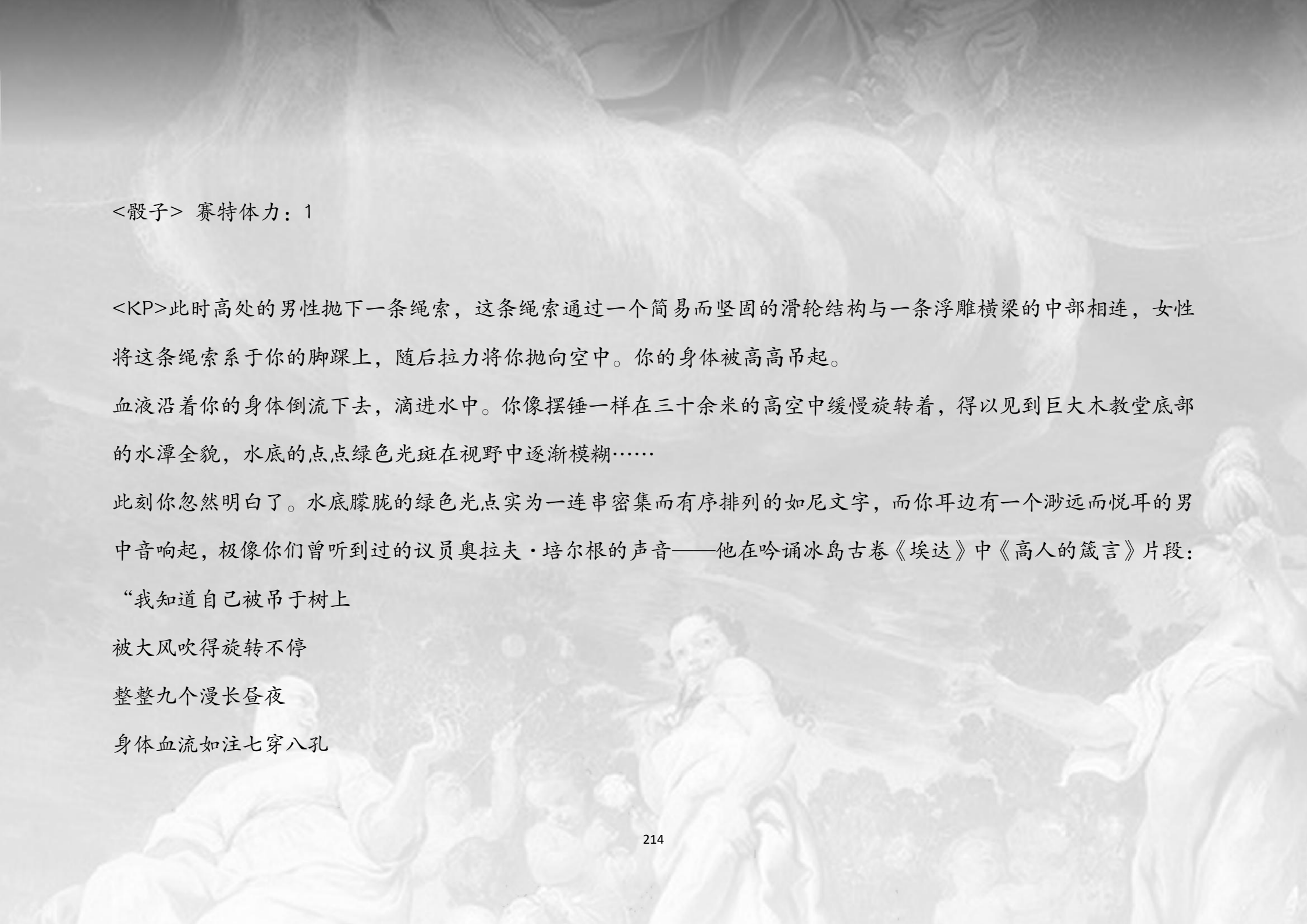
“这些人将我视为先知，希望我指引他们寻找银钥匙，但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目前只是虚与委蛇……”

“请您帮助我脱身，并且——如果可能的话——铲除这些恶徒。”

<卡西里欧·斯宾塞> “只有意识，没有躯体……？”我沉吟，示意了一下她隆起的腹部，“但这里还有一个诗寇蒂不是吗？至于世界树的核心，此刻是否就位于这个教堂深处？既然您已经提了要求，那也省去了我问您需要我为您做什么的功夫。我们是为诗寇蒂而来，在达成目的之前不会放弃。您放心。”我持续地研磨着绳索，尽管眼下几乎已经是最糟糕的情况，但只要还活着，自己就不会放弃任何一种可能性。

<KP> “我的孩子？是吗，原来是她，原来她是……”维尔丹妮浑身战栗，感情激荡的余波震得你脑袋发痛，但她还是坚持着将意识传递过来，“浸没在这水中的生灵会彼此共感，您与您的同伴之前就是因此而倒下……但不幸中的万幸是那个人已经死了，下一次循环的时候，他不会活过来。如果您想避免共感，请切记不要接触水。”

那名黑衣黑发的女性款款拾级而下，同时宣称道：“我仿佛听到了它的耳语——我们长久以来的祈盼徒劳无功，是因为旧神需要新的献祭。然而，全知全能的旧日之神，它何以向我等凡人索要凡俗的牺牲？我曾如是自问，而如今我得以领悟——这是神明对我等的历练，命运，由无形的触肢推动的循环因果之轮，它将新的血液注入此地，一切从未存在巧合，它为我们送来了待宰的羔羊，而刀刃正在我们手里。这印记即为献予旧神祭品的烙印。感到荣幸吧。”她这么说着来到赛特身边，亮出一把刀刃细长的匕首，向你被捆绑的身体上连续猛刺。HP 减少到 1




<骰子> 赛特体力：1

<KP>此时高处的男性抛下一条绳索，这条绳索通过一个简易而坚固的滑轮结构与一条浮雕横梁的中部相连，女性将这条绳索系于你的脚踝上，随后拉力将你抛向空中。你的身体被高高吊起。

血液沿着你的身体倒流下去，滴进水中。你像摆锤一样在三十余米的高空中缓慢旋转着，得以见到巨大木教堂底部的水潭全貌，水底的点点绿色光斑在视野中逐渐模糊……

此刻你忽然明白了。水底朦胧的绿色光点实为一连串密集而有序排列的如尼文字，而你耳边有一个渺远而悦耳的男中音响起，极像你们曾听到过的议员奥拉夫·培尔根的声音——他在吟诵冰岛古卷《埃达》中《高人的箴言》片段：

“我知道自己被吊于树上
被大风吹得旋转不停
整整九个漫长昼夜
身体血流如注七穿八孔



每一处伤口皆为长矛穿刺
而我奥丁甘愿充当牺牲
我被吊于擎天撑地的巨树之上
树根在何处无人知晓
我于九个昼夜滴水未进
也无面饼可充饥肠
我于树上凝神向下望去
但见如尼文字闪闪发光
我因惊喜而狂喊
一边拾取，一边牢记
直至我再无法支撑
于树上跌落而下”

水底排列整齐的如尼文字仿佛也在随着赛特身体的摆动和意识的晕眩加速旋转，而卡西里欧根本无法看见或听到这

一切，仅见到赛特额头处的印记开始浮现出绿色的光斑。

成群的扑灯蛾朝赛特飞来，在他的周身盘旋，形成一道充满翅膀和触须的活动的光环。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原来如此。九夜吊在狂风飘摇的树上，身受长矛刺伤；我被当作奥丁的祭品，自己献祭给自己，在无人知晓的大树上。这是愿望的代价吗？被这样吊起的自己尽管被刺的遍体鳞伤却难以掩盖想要放声大笑的冲动，表情异常扭曲，眼神中甚至带着常人难以理解的狂热。

再来啊，再来啊，如果这是得到 runr 的代价，我甘之如饴，为了求知欲，人类将无所不能！

<KP>如今在赛特的眼中，水底排列整齐的如尼文字如同水纹般高速旋转，汇成的漩涡中心呈现出一个由如尼字符表述的公式——这一公式是狄拉克方程，所有排列的字符皆为狄拉克方程无尽解集的罗列，这些解集的随机排列组合则形成无数个截然不同的完整宇宙。而当使用如尼字符的表述进行拼读时，狄拉克方程公式的读音赫然连成为一个古老而无比深邃的、令人战栗的字节：

“犹格-索托斯”

这即是旧神——万物归一者的名字。

你周身的蛾子们沸腾着，或恐惧或欢悦地以触角与翅膀彼此相碰、啾啾低语着——牧蛾者，牧蛾者！

而被那柄匕首割下的密米尔的头颅，正自你面前坠落下去——

sc 1/1d10 (总结)

<骰子> 赛特 的 SanCheck: 69/77 , san=77-1=76

<KP> 那吟诵诗句的声音，仿佛就是出于它之口——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犹格-索托斯？

在一切经历过后得到的 runr 所组合排列出来的这个名字，混浊的绿松石瞳仁就像是要再次迸发本该有的光辉色泽一般，如果这就是答案的必经之路，那只有找寻到了我才能得到我想要的一切。直到最终看到密米尔的头颅落下的那一刻我的情绪终于达到了巅峰。

被砍下头颅的智慧巨人密米尔，即使是世界树震撼，天上地下，命运都在此刻将我们的归宿定死在上面了。

<KP> 就在你在脑海中拼读出犹格-索托斯这个名字的刹那，幽深的水底发出共鸣般的震颤，这种响彻耳膜的声波不断变幻着音域，在某些瞬间听来竟如同歌声，而无数巨大的、如同树木根须般的漆黑触肢自幽深的水潭中央喷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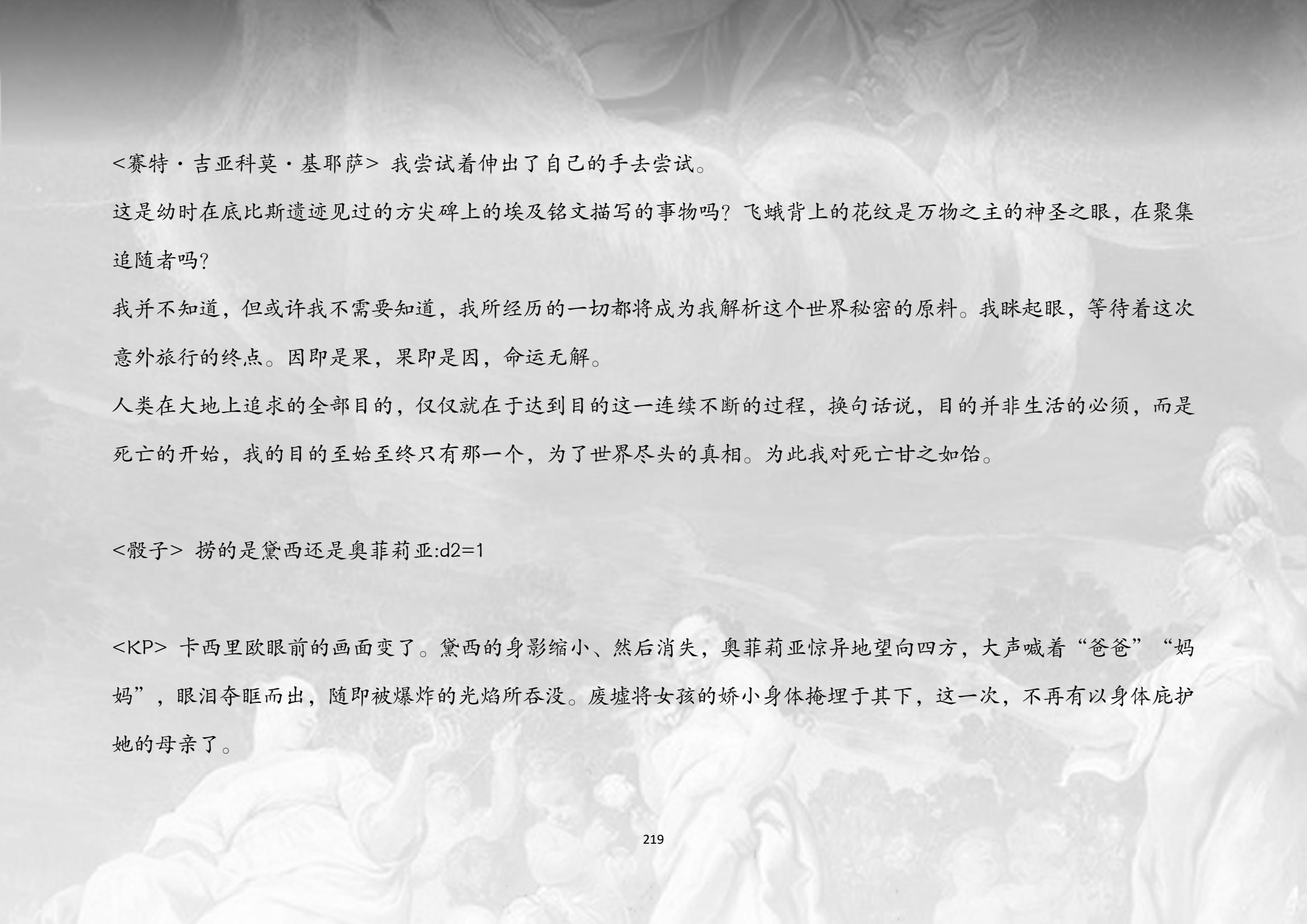
而出，击碎数条横木，并瞬间吞没了你的身体——

回到起点

<KP> 像是自己的精神被冻结在冰里，所有外部感觉都麻木了。在你们的周围是宇宙般的深渊，未知的恒星与怪异的行星从你们身边掠过，蛾子跟随着你们，如同彗星的尾巴。从几乎不可能的远处，非人的存在观望着星境之间的飞行。星球与星系瞬间生灭，仿佛旅途不是穿越宇宙，而是穿越时间。

卡西里欧，你不知道自己身在哪一年，却能看到过去的景象，如同时间泛起涟漪，而你是投入其中的石子；过往在你眼前倒退，奥菲莉亚、更年幼的奥菲莉亚，光与火焰一同爆炸，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缓慢地倾塌，将婚戒攥进手中的奥菲莉亚，黛西安慰着她，将她抱入怀中，低喃着要她带给你的话：“……我从未如此地爱过一个人。”

赛特，你的身体比你想象的更加轻盈。你在星际之间、时空之间穿行，蛾子们紧随你的身边，翅膀如同一件披风，长长地拖在你身后，如同为你加冕。你可以从那些细小的光球与光点中认出自己的脸。先因后果，还是先果后因？是因为你成为了牧蛾者，巴尔塞才变成了蛾子，其他人才变成了蛾子？你不知道，但你可以探出手去，在时间的溪流中捞起一捧水，将其中的人变幻成你周遭的飞蛾。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我尝试着伸出了自己的手去尝试。

这是幼时在底比斯遗迹见过的方尖碑上的埃及铭文描写的事物吗？飞蛾背上的花纹是万物之主的神圣之眼，在聚集追随者吗？

我并不知道，但或许我不需要知道，我所经历的一切都将为我解析这个世界秘密的原料。我眯起眼，等待着这次意外旅行的终点。因即是果，果即是因，命运无解。

人类在大地上追求的全部目的，仅仅就在于达到目的这一连续不断的过程，换句话说，目的并非生活的必须，而是死亡的开始，我的目的至始至终只有那一个，为了世界尽头的真相。为此我对死亡甘之如饴。

<骰子> 捞的是黛西还是奥菲莉亚:d2=1

<KP> 卡西里欧眼前的画面变了。黛西的身影缩小、然后消失，奥菲莉亚惊异地望向四方，大声喊着“爸爸”“妈妈”，眼泪夺眶而出，随即被爆炸的光焰所吞没。废墟将女孩的娇小身体掩埋于其下，这一次，不再有以身体庇护她的母亲了。

扑啦、扑啦，蛾子们拍打着翅膀，你们的旅行似乎也到了尽头。再度睁开眼睛的时候，你们置身于登陆处的河滩上，肉体的创伤均已恢复，方才经历的一切似乎近在眼前，却又像噩梦惊醒。赛特的衣服依然血迹斑斑，你们身旁则散落着破碎的木块，以及一些杂物。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应当知道这是梦境的：从爆炸的那天起我就反复地做着这样的噩梦：死去的是黛西，或是奥菲莉娅。或是他们两人，有时，我认为自己似乎什么都不剩下了，但当我惊醒时，踉跄着打开女儿的房门，还能看到她熟悉的睡颜。黛西总是会在五年来数千个夜晚的梦境中，以同样的方式向我道别，留给我一枚戒指，和我们的女儿。

……黛西为什么不在？我无暇思考这个问题，只是跪下来试图搬开那些碎片，清理那些沉重的，可能伤害到奥菲莉娅的冰冷石块。黛西不会愿意看到这一切的，奥菲莉娅，我们的宝贝……

<KP> 过三个幸运，并在身边发现通过次数件的随身物品。

<骰子> 赛特进行的幸运多重鉴定结果:1d100=85/75 1d100=57/75 成功 1d100=94/75 失败

<骰子> 卡西里欧·拉斯特·斯宾塞进行的幸运多重鉴定结果:d100=60/70 成功 1d100=97/70 大失败 1d100=80/70 失败

<KP> 或许是不幸中的万幸，卡西里欧的手枪还在。赛特手中捧着密米尔的头颅，它不知何时已经风化成了白骨。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挺好的，好歹我的宝贝即使是凋零了也还在。”我轻轻摸了摸这颗头颅，就像以往摸着它那样。

<KP> 穿过头骨的风喻鸣一声，就像密米尔在回应你。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啜嚅着，一时间嘴唇颤抖，说不出话，手指上还残留被废墟的瓦砾刺痛的触感。

婚戒不在了？我看了看自己空荡荡的右手，思绪一片混沌，只是下意识地紧紧握住了自己最熟悉的那把手枪。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斯宾塞，你还好么？”在做过之后，我把身上破烂的衣服撕了撕，将密米尔的头骨固定在了它最喜欢呆着的肩膀处，这才后知后觉开始摸摸自己身上还有没有那些伤口。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们在哪里？”拿到枪时我才勉强寻回了一丝理智，我为那不知是梦还是现实的场景而深刻地恐惧战栗着。没有理会赛特的问题，而是环顾四周的情况。

<KP> 赛特的伤口已经愈合，只有身上破破烂烂、被你的血染透的衣服告诉你，那不是梦，而是现实。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赫瓦格密尔河？毕竟尼福尔海姆只有这一处活水源。”

<KP> 伊瓦尔的尸体还躺在这里，黑色的霉菌在他的衣服上疯长，他的脸苍白而冰冷。

你们仍然身处尼福尔海姆。

sc 1d6/1d10，克苏鲁神话+d6

<骰子> 赛特 的 SanCheck: 35/76， san=76-4=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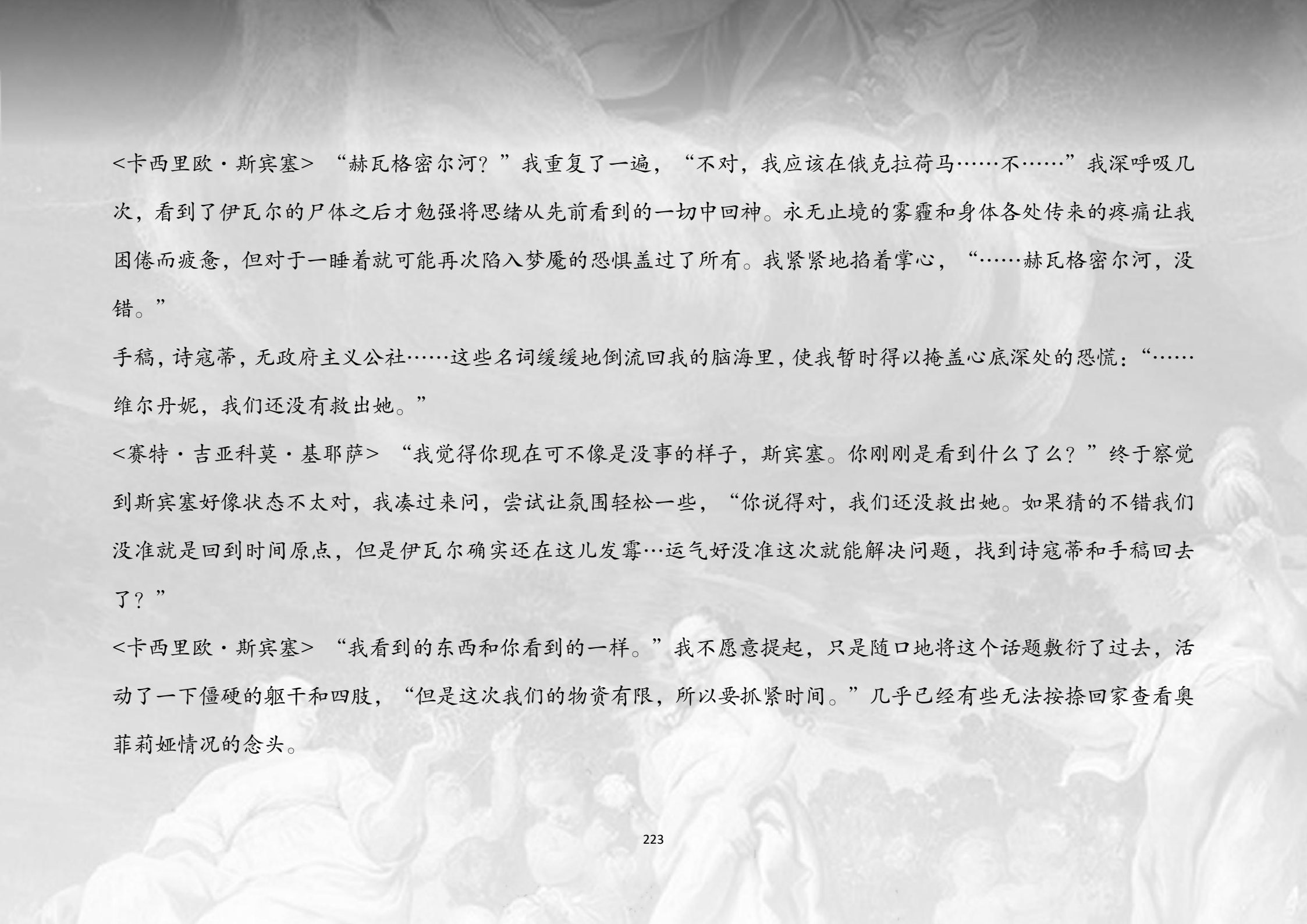
<骰子> 赛特的问询结果:d6=2

<骰子> 赛特克苏鲁神话 0+(2)=2

<骰子> 卡西里欧·拉斯特·斯宾塞 的 SanCheck: 60/79， san=79-6=73，智力灵感鉴定 1d100=7/70 临时疯狂
恐惧：【49）催眠恐惧症①（Hypnophobia）：对于睡眠或被催眠的恐惧。】或者由守秘人选择，来从恐惧症状表中选择一个恐惧源，就算这一恐惧的事物是并不存在的，调查员的症状会持续 1 轮。

<骰子> 斯宾塞 克苏鲁神话 0+<(1d6)=(3)>=3

<KP> 你怎能入睡，怎能入睡——一闭上眼睛，黛西和奥菲莉亚的脸交替着出现在你眼前，究竟谁活着，谁又死去了？



<卡西里欧·斯宾塞> “赫瓦格密尔河？”我重复了一遍，“不对，我应该在俄克拉荷马……不……”我深呼吸几次，看到了伊瓦尔的尸体之后才勉强将思绪从先前看到的一切中回神。永无止境的雾霾和身体各处传来的疼痛让我困倦而疲惫，但对于一睡着就可能再次陷入梦魇的恐惧盖过了所有。我紧紧地掐着掌心，“……赫瓦格密尔河，没错。”

手稿，诗寇蒂，无政府主义公社……这些名词缓缓地倒流回我的脑海里，使我暂时得以掩盖心底深处的恐慌：“……维尔丹妮，我们还没有救出她。”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我觉得你现在可不像是没事的样子，斯宾塞。你刚刚是看到什么了么？”终于察觉到斯宾塞好像状态不太对，我凑过来问，尝试让氛围轻松一些，“你说得对，我们还没救出她。如果猜的不错我们没准就是回到时间原点，但是伊瓦尔确实还在这儿发霉…运气好没准这次就能解决问题，找到诗寇蒂和手稿回去了？”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看到的东西和你看到的一样。”我不愿意提起，只是随口地将这个话题敷衍了过去，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躯干和四肢，“但是这次我们的物资有限，所以要抓紧时间。”几乎已经有些无法按捺回家查看奥菲莉娅情况的念头。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好吧，我们尽快，确实是没什么东西了，连我的书都没了。”听出了言外之意我也就就此打住了，摊了摊手示意自己身上现在除了绑着的头骨是什么都没有了，“按照原本的路线过去，还是？”

<卡西里欧·斯宾塞> “木教堂只有那一处入口，水深及膝，往深处是水潭。”我回忆了与地形地势相关的信息，“我们射杀了一人，虽然不清楚他们其余几人是否会使用枪支，但不能排除我们的物资落在他们手上的情况。现在回去的风险比先前要高许多，但没有时间耽误了，维尔丹妮撑不了多久，我认为按原定路线返回是最好的解法。”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你说的不错，至少被捅的体验我暂时不想又第二次，当自己祭品这种旷世血祭有一次就好了。我还得庆幸他们没有切开我的胸腔并打开我的肋骨，真的是谢天谢地了。”说完我动了动脖颈，“如果一切顺利我还能回去我肯定要回埃及度假，当然没准也…”没准就回不去了，那斯宾塞拍的照片不就变成遗照了，我遗憾地想着。

<卡西里欧·斯宾塞> “不想被捅第二次就早点把他们解决掉。”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我知道了，我知道。接下来我就真的只能靠你了斯宾塞，我是没跟人打过架的，唯一的那把老家伙也跟我拜拜了，真可惜这么多年我就拿它开了这么一枪。”

表明了自己是几乎毫无战斗力后，看看地上有没有合适的树枝，挥舞着总归还能赶赶人。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只是点头，没有太多心思耗费在交谈上。沉默地把枪上好了膛。赛特的安全需要我来保护，而我只能靠我自己。

<KP> 你在地上找了找，发现了一根合适的树枝；同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树林中传来，随即是子弹上膛声。一名身穿美军陆军作战队服的年轻士兵出现在你们的视野中，步枪枪口指向你们但略朝下，大声喝道：“把手放在能看见的地方，不然我就开枪了！”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等等，有话好好说，我们没有恶意？”我放下了刚找到的树枝，老老实实举起了手。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举手，暂且没有回答对方关于身份的问题。观察一下他身上的制服是否有标志能够表明他的军衔。

<KP> 他身上的制服看起来是 80 年代的款式，你勉强认出军衔是下士。

<卡西里欧·斯宾塞> “威尔·沃特，24 岁，冰岛军事基地驻博德市办事机构，下士。是你吗？”我维持着双手举起的姿势，微微眯眼报出了对方的身份，“我们是 CIA，被派遣来调查你们这一支四人小队的下落。”

<KP> “有证件吗？”他走近了一些，将枪口朝向地面，“……老天，你们看起来真够惨的。”

<卡西里欧·斯宾塞> “证件遗失了。”我使自己的语气尽量保持诚恳和平稳，并没有因为对方放下枪口而表现得随意起来，“想必你看我们的状况也能知道为什么会遗失证件了吧？如果你不放心，我建议你进行一次搜身。”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咳咳搜身是不是有点，我只剩裤衩了能不能稍微给一个中年男人保留一丝尊严？”

<卡西里欧·斯宾塞> “诚意，赛特。”

<KP> “得罪。”他点点头，来到你们身边，快速地先在斯宾塞身上可能藏武器的地方摸了一遍，随即朝赛特伸出手，但看到这身破破烂烂满是血口不如不穿的衣服时还是迟疑了下，“你需要治疗吗？”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我张了张嘴，欲言又止，扯了下自己现在还穿在身上的裤子：“…我想我不需要，先生，我旁边这位比我更需要治疗。呃，我需要搜身吗？”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紧绷的神经在对方走完了相应的流程之后稍微放松了一些，毕竟保持适度的怀疑比起没来由的信任才更让人放心。我缓缓将手放下，让自己的武器完全暴露在对方的视野中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才缓慢地点了点头表示谢意：“感谢你的信任，沃特下士。是否能告知你们小队剩余的三人情况如何？我们需要着手准备离开这里了。”

<KP> “是的。”他还是点点头，又把赛特身上摸了一遍，然后给步枪上了保险，呼出一口白气，“他们都死了。”

<卡西里欧·斯宾塞> “死了？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禁皱眉。我总是不愿意看到有人牺牲的，向来如此。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看起来时尚的破洞服饰并不适合被人搜身，有点凉飕飕的。”被搜完身还有些不自在，抖了抖身上的鸡皮疙瘩，“他们死的时候也是那样？”我指了指伊瓦尔尸体的伤口创面。

<KP> “那要从我们来时说起。即将抵达米德岭时起了大雾，我下车察看时发现车和其他人都不见了，甚至地貌都从公路变成了土地；然后我看到我们的车完全毁了，被挂在树林里，他们……”他停顿一下，“他们的尸体被收敛在车后方，盖着一条毯子。不知道是谁做的。”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你们开车驶向南方去了么？”

<KP> “他们都烧焦了，尸体是一种不自然的灰黑。”他咬了咬牙，像是在忍耐极大的痛苦，“我甚至分不清我们是从哪里来的。这些记忆都模模糊糊，简直就像梦中的事情。”

<卡西里欧·斯宾塞> “你在这里多久了？”我想要拍拍这个年轻人的肩膀，但终究还是减少了这种不必要甚至可能会把对方吓一跳的举措，只是放轻了声音继续追问。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那看来也是被这片土地诅咒了，好吧。”摇了摇头，“只剩下你说的话你是怎么支撑到现在的，先生，尼福尔海姆这片土地不允许死亡，维持生命是在这里最划算的买卖。”

<KP> “现在？我刚到这里不久。”他疑惑地看向你们，“你们在这里待了多久？”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没人知道，这里的时间无法计算，至少从我们的体感而言也没多久。”

<卡西里欧·斯宾塞> “如果不计算循环，大约也是不到一天的时间。”我下意识地抬手试图看表，但是发现手腕很轻才又不着痕迹地放下手，“用简单一些的语言解释，这里的时间出现了问题，所以你的记忆才十分模糊，而你的队友们也死得蹊跷。”

<KP> “这里的确很奇怪。”他摇摇头，“我还没有去过导弹爆破实验场，就听到了你们的声音。你们去过那边吗？”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导弹爆破试验场？”想起刚到这就被炸脸色有些臭了起来，但是毕竟这个士兵对此也不知情，我抬手去摸密米尔的头骨，努力调节着自己说话的语气。

<卡西里欧·斯宾塞> “你们的车在哪个方位？”我沉吟，“稍作检查后，我们就应该能确定你的队友们遭遇了什么情况，在那之后，我们还需要你的帮助——爆破试验场？我并没有被当局告知这里存在一处试验场。”我讶异，“你们就是为此来到米德岭的吗？”

<KP> “对，就是米德岭村。应该已经疏散完毕了。”他点点头。“听说新东西研制得很顺利，我们这回总算能先苏联一步，让他们尝尝威慑的滋味！”

<卡西里欧·斯宾塞> “那枚导弹，是造成时间异常的原因之一。”我揉了揉眉心，只觉得问题冗杂得让自己头疼，“试验场的负责人是谁？我们需要和他谈谈。”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你们确定都疏散完毕了？你们疏散时村子里人还多吗？”难以置信地想起了之前看到的老人，尽管知道应该是时间的问题，当然，我也没对斯宾塞这一说法提出异议，辩论太艰难了，唯物主义，太可恨。

<KP> “导弹要炸这里，他怎么会待在附近？当然是在安全的地方等我们的报告了。”他诧异地看了看你们，“来到这里之后，我们就联系不上他了。”

“四个月前就有人来确认过，说疏散完毕了。”他说，“当时派来的人汇报过，没问题的。”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好吧，但首要问题是，我们能先找个地方再谈吗？你们不冷可我很冷，照顾一下打赤膊的人。再这样我不出两天就可以上地方报纸成为米德岭的野人了。”

<KP> “哦，这周围恐怕没什么能让你休息的。”威尔叹了口气，“我们往哪儿走？现在去实验场也是一堆废墟了。”

<卡西里欧·斯宾塞> “无法联络，也就是意味着你也不知道导弹何时会落到试验场，具体又会落在哪个地点，是否会影响到你的生命安全。”我顺着沃特的话说了下去，“导弹实验当然是成功的，下士，但是它显然成功得太过

头了……”我听了赛特的话之后略微点头表示赞同，“我们可以在去木教堂的路上把事情谈妥。你想带着你的队友离开这里，我也一样。”

<KP> “木教堂？”他大惑不解，“那是什么地方，有离开的路吗？”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我们找到的地方，如果我们的假设是没错的只要解决完那里我们应该就能拍拍屁股各回各家了，当然，没解决的话我们三个可能要一起在这当野人。”说完我搓了搓手臂，没有上衣和漏风衣服是真的会冷，想了想最后又补了一句，“反正是能出去的假设。”

<卡西里欧·斯宾塞> “比起路来说，应当是离开的方法。教堂在西侧。我的任务目标之一也位于那里。只不过处于被劫持的状态，歹徒是两男一女，其中一人已经被我们击毙，但不排除他们仍然有会使用枪械的同伙。”

<KP> “好吧，我和你们一起去。”他看起来对整体战力很担忧，但听到歹徒的数量又放心了，“剩下的就是搞定他们，提防他们伤害人质。”

“出发吧，这位……长官。”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我优先声明我是一个普通的大学教授，手无缚鸡之力，或许能起的作用就是，呃，解释一小部分这里的问题和给你们像大学的橄榄球拉拉队一样助威？”

<卡西里欧·斯宾塞> “CIA 与你们没有直接的管理权交集，叫我斯宾塞就好。”这个称呼不仅让自己回想起那帮活力四射的下属，但现在看来仿佛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了。我难道笑了一下，拍拍对方的肩膀。

<KP> “那没关系，您好好呆在我们后面吧。”下士咧嘴一笑，“士兵就是该冲在前面的。”

<卡西里欧·斯宾塞> “是的，他是外聘的顾问专员。”我对赛特的说法予以了肯定，“如果可以的话，在交火中请你优先保护他，人质由我负责。”

<KP> 他对卡西里欧回了一声 “Yes, sir”，便走在你们前面，赶往木教堂的方向。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虽然我觉得应该稍微留心你们自身的生命安全问题，政府的 x…爱国主义普及这么全面真是。”没说洗脑两字出来，我幸幸吞了下去，随后跟在了他们的身后。

<KP> 威尔没对水发表意见，将裤脚扎起、枪身抬高以防碰到水，然后和你们一起走向拱门。你们再一次产生了模糊的共感，下士心中失去同伴的悲痛和自责、以及遇到你们后产生的希望传递过来。

虽然你们都做好了警戒，但教堂内如今空无一人，仅有入口处的扶梯和曾经吊起过赛特的绳子空悬。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检查一下先前那名乐队成员被击毙的位置，是否残留有像伊瓦尔的遗体一样的黑色残骸，以及在黑暗中四处观察一下我们的随身物品是否还遗落在此处。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这根绳子我可真是一点都不想看到，不过人都跑了也正常，他们应该是意识到在这里有问题。”看着绳子还有些走神，随后耸了耸肩，在教堂内走动着看来看去，“哦，也没准是献祭完成他们需要去找目的地了。”

<KP> 水中飘着你们击毙那人的尸体，看上去与普通的尸体别无二致。

寻找你们的随身物品请过幸运

<骰子> 赛特的幸运结果:1d100=87/75 失败，天国主的考验仍未结束。

<骰子> 卡西里欧·拉斯特·斯宾塞的幸运结果:1d100=42/70 成功。

<骰子> 卡西里欧·拉斯特·斯宾塞的问询结果:1d2=2

<KP> 卡西里欧在那座漂浮木雕的一角发现了婚戒的金属反光。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涉水过去重新将那枚戒指握在手心里，被稍硬的金属硌疼之后思绪逐渐稳定下来。检查一下先前维尔丹妮卧坐的位置，是否有迹象能表明她被转移去了哪里。

<KP> 先前她坐下的位置没有什么痕迹——当然了，你们在经历循环，这一次她还没有到达这里。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这里看起来什么也没有，如果这是循莫比乌斯环，那我们可能是走回起点了。”真的很冷，我多搓了搓自己深色的皮肤，甚至想打个喷嚏，“现在怎么办？”

<KP> “去找找你们说的那些人？”威尔警觉地看着周围，“这感觉真奇怪。太潮了，让人心慌……”

<卡西里欧·斯宾塞> “如果他们也保留着上次的记忆重新历经循环的话，这一次应当会把维尔丹妮带去别的地方，我不确定他们会去哪里。我原本希望在这里找到更有用的东西……”握紧那枚戒指没有说话，“先出去吧，我们去南部的村庄稍作休整。”

<KP> “你们在说什么……”威尔挠了挠头，“我说，他们是为什么要把人质带来这里？这里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吗？”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在这心慌是正常的，你朝着挪威土地庇佑人类的海姆达尔祈祷吧，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在这片大地上耶稣信号传达不到。”搓得皮肤疼起来也没热多少，我放弃了抵抗，“你可以理解成邪教团体的祭祀行为。”

<卡西里欧·斯宾塞> 终于察觉到了赛特似乎完全没有穿衣服，持续地在低温环境下活动也不是长久之计。在暂且没有办法寻找到维尔丹妮踪迹的情况下，还是先以赛特的情况优先——毕竟总不可能让对方因为失温而死亡。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说起来米德岭的大桥…彩虹桥？”在提到海姆达尔才后知后觉地想起了这件事，如果把士兵一行比作火巨人军团，哦导弹，导弹确实可以算火巨人，那没准桥断了。

<卡西里欧·斯宾塞> “水底，有一些文字。如尼文，那是它们需要的信息之一，我当时不在高处，看得不太清楚。”我一边涉水往外走一边说，“他们完成了仪式，我一阵恍惚之后，就回到了和你相遇的地方，沃特。”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你可真是个好士兵。”虽然记起来已经作用不大了，但得亏这人让我想起海姆达尔，我没头没尾夸了一句。

<KP> “哦，哦……”威尔有些迷惑地接受了夸奖，“他们完成仪式，造成了这个循环吗？然后呢？”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你的同僚死亡，还有导弹，你姑且可以把你大脑无法解释理解的部分都归纳到他们造成的结果上。”讲的甚至口干舌燥，如果不是地上这水完全是不能喝的东西，自己没准已经喝一口了，当然也没准…我努力把自己这个跃跃欲试的想法拉了回来，“伙计们，不先出发修整，要不想办法钻木取火吧？”

<KP> “他们没有在经历循环吗？如果这就是他们的目的，他们图什么？”威尔更疑惑了，“总感觉哪里不对。”

<卡西里欧·斯宾塞> “他们会带着人质去寻找他们想要的‘银钥匙’，老实说，我不知道那是什么鬼东西，但他们的执念很深，”我谨慎地将戒指贴身放好而不是戴在手上，“但人质已经向我说明过，她也不知道这件物品的方

位。”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你觉得人民圣殿教造成那么多人自杀有想过图什么吗？邪门宗教信徒的脑子里想什么我们正常人哪里知道。”当然，没准我也快了，我默默补充了一句。

“要不按照你们理解的方式归纳到恐怖分子无差别袭击吧，如果诗寇蒂在维尔丹妮肚子里，诗寇蒂又拿到了钥匙，没准那个银钥匙就在她的肚子里？毕竟还有时间悖论呢。前提是在肚子里的诗寇蒂是19...未来的那个，而不是普通哇哇大哭的小婴儿。”

<KP> 威尔看起来已经没办法完全理解你们的意思了。

<卡西里欧·斯宾塞> “所以我们的线索中断了，但还没有完全地失去。”我回到河滩，把外套的水拧干后脱下来扔给了赛特，“维尔丹妮的身体里有三个诗寇蒂，其中1990年的那个仍然是为了银钥匙，而另一个以渥尔娃女巫的形态存在，神智混沌，是造成时空混沌的罪魁祸首，剩下的那个，在肚子里。假定那些信徒是携带着维尔丹妮一起重新经历了循环，那么现在要确认他们在山中的踪迹会变得十分困难；假定信徒们与维尔丹妮分开了，那么或许她还与法尔松·里尔他们在一起。”

“不用完全地理解，我们也很难寻找到恰当的词汇向你解释这些信息。”我拍拍沃特的肩膀。

<KP> “所以我们现在是去南边？法尔松·里尔又是谁，也在南边吗？”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还有两个啊。哦对，你提醒我了，水底的 runr 我看到了，那是回到原点的一个公式？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如果你说的有一个是女巫，已经能使时空变成现在这样，那我想，银钥匙确实在维尔丹妮的体内，或者说，诗寇蒂的身上。时空悖论让她们一起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因为没办法三者共存，只能聚合在一起。”

“去南边，法尔松是谁不重要，毕竟这个人可能脑子不太好使。”

<卡西里欧·斯宾塞> “法尔松·里尔以及他的同伴，他们是一批来远足的旅行者，不出意外的话，他们现在仍然停留在西侧的树林中无法离开。我们和他们碰过头，他们的精神状态不太好，眼下可能接受不了连我们都再度陷入循环的情况，只剩下南边的村落还没有检查过了。”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在穿上了斯宾塞扔过来的外套后不出所料是大了大概两圈，这可能就是美利坚士兵强壮的一个优势吧？我努力开始挽起袖子，避免看起来太长像是偷穿长辈衣服的小屁孩一样。

<KP> “大致明白了。那就去南边的村落吧，我记得那里叫……瓦尔吉镇？”威尔点点头，往拱门外走去。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你们到这前有了解过那？大概是什么样的地方？”

<卡西里欧·斯宾塞> “瓦尔吉镇，嗯。”我点头，“人口数量和发展水平等情况？”

<KP> “我记得那里是个繁华的小镇，人口也很多。”

你们沿着苔原向南走去，在荒野中步行了一段时间后，看到前方低洼的山麓处有一片密集的建筑群；但怪异的是，远观所有建筑的色彩十分灰暗且轮廓模糊，如同蜃楼的影子。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既然人口多那我们应该能补充…呃，斯宾塞，那个，我们或许，可能，没有钱。”
刚提到补充，就想起来身上真的一干二净，我委婉地提醒。

<KP> “我说，这一切看起来都很怪……” 威尔来到建筑近前用枪身碰了碰墙壁，它的形状在你们的眼中模糊不清，仿佛有烟雾或幻影迭代在一切事物的轮廓之上。

街道上行走和交谈的人影就像灰黑色的幽灵，如同一团团黑雾般来去匆忙，无法看清细节轮廓。虽然能隐约听到人影交谈的声响，但仅有声调忽高忽低的嘈杂的只言片语，无法分辨出具体的含义。

<卡西里欧·斯宾塞> “总是会有办法的，赛特。” 我想起自己寻回的那枚铂金婚戒……或许是黛西在为我提供帮助。我闻言走上前去，索性伸手碰了碰墙壁试探一下是否有实感，从外观来看这里的人影有察觉到我们的到来吗？

<KP> 你能触碰到它们，路人却看不到你们。可以过侦查或聆听

<骰子> 卡西里欧·拉斯特·斯宾塞的侦查结果:1d100=66/80 成功。

<骰子> 赛特的侦查结果:1d100=14/55 困难成功。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尼伯龙根？”我看着这些人影也有些茫然，但很快我回过了神，“没准是我们不在她们的时间上，伙计们。”

<KP> 你们都能看到小镇中心广场处有一座小型喷泉，中央是一尊精美的命运三女神雕塑，基座上三名女神围坐在世界之树的根基旁，她们的面目因模糊的轮廓而无法看清，而在三人中间，世界之树伸展出的粗大枝干上共有九个大小不一的圆球，泉水从这些圆球上无声地倾泻而下。一辆车停靠在喷泉边上，与模糊的背景格格不入，是你们眼中唯一真实的东西。

结局

<KP> 你们听到哭声。有大人的，也有小孩子的，相和的哭泣声从那辆车附近传来。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不由得往唯一真实的影像处靠近，再靠近一些，能听清哭声的内容吗？

小孩子的哭声很细，有气无力，而另一个哭声——那更接近嘶吼，你看到他了，那个父亲模样的男人正靠在车的外侧没有注意到你，满脸泪水，忍耐着自己的声音，不断地重复着：“神啊，我的孩子……”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虽然听到了声音，但更吸引我的显然是那座诺伦三女神的喷泉，我拉了拉外套再裹了下自己，尝试着走的更近一些去看。

<KP> 你看不清雕像的脸，只看到她们手中的线已经纷纷断裂，纺车也破败不堪。

<卡西里欧·斯宾塞> ——失去了孩子的家庭，我曾在噩梦中经历过这样的事。我微微抿唇暂且没有和这个陷入悲痛的男人对话，而是仔细地打量一下这辆车：孩子的哭声是从哪个方位传来的？车是否有损毁？

<KP> 孩子的声音从这里传来，你瞥了一眼，透过窗子看到一片红色。男人终于意识到了你的存在，站起身来护在车门前，歇斯底里地对你吼道：“离我儿子远点！”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已经断线了啊，诺伦三女神。”尽管已经看不清她们的脸了，但是断裂的线与破败的纺车，这不是在寓意着三种时间确实是在同一条水平线上，不由得又想起那位女巫走前告诉自己的说法，“时间和自我意识都是我们低维存在的错觉么…嗯？什么？”想到一半听到男人的声音，我朝着他和斯宾塞看过去。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只是想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并没有恶意。”我深吸一口气，复又叹出。对方和过去的自己非常相似，我很清楚在这样的状态下很难让对方理智地提起孩子的死亡，但我不得不提问，“您愿意告诉我吗？”

<KP> 可以过精神分析或说服或取悦

<骰子> 卡西里欧·拉斯特·斯宾塞的说服结果:1d100=22/25 成功。

<KP> “发生了爆炸。我和我妻子只是轻伤，但我们的儿子伤得很重。”他喃喃地开口，见你没有上前，敌意稍减，“我们开车逃向这里，想找医生救救他，可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救不了他，只能让他在这里等死吗！”

“这是诅咒，是触犯米德岭禁忌的诅咒……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该去哪里……？”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这里是尼福尔海姆，先生。”听到他再次提起诅咒，思索了一下，如果濒死或者死亡才是进入这里的条件，那…“因为你的儿子即将在这片大地上死去，所以你们跟着他一起进到了这里。”

<卡西里欧·斯宾塞> “这里是……”我实在不忍心说出至少在目前他们还无法离开这里这种话，见到赛特提起，我也不再开口，而是试着仔细查看一下孩子的伤情，他还能支撑多久？

<KP> 车内，将孩子抱在手中的母亲满脸泪水，手臂和身上都被鲜血染红。那个小男孩看起来不到十岁，身形因失去了双腿和左手更显幼小，虽然血被勉强止住，但意识模糊，气息微弱，如果无法得到专业救治，死亡也只是时间问题。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万物消亡后会成为新的生命，因为我们相信世间的一切都是循环。但和其他神话不同的是，北欧神话里神也会死亡，世界也不是永恒。”我再次看向了诺伦三女神的喷泉，又看了看那个似乎不多时就会死去的男孩，“至少我们暂时找不到出去的办法，至于医疗，这我们可能无能为力，我们没有医生。”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闭了闭眼，这张稚嫩的脸和噩梦中的奥菲莉娅在某一个瞬间重合，但又很快地区分开来，“你们是多久进入米德岭的？我需要具体到年份的信息。目前暂时还没有离开这里的方法，但我会尽力解决这个问题，在此之前……多陪他一会儿。”

<KP> “我们就是米德岭的人，先生。”他看起来有些困惑，但还是回答了你，“1970年，我们遭遇了爆炸……”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我听说米德岭一直有忌悼死亡的习俗，既然孩子已经濒临死亡，你们为什么不想办法离开这里去求援？这个习俗是什么时候有的？”

<KP> “我们离开了！”他怒吼道，“我们跑到了这里来，然而这里是什么？！这里是座鬼城！科特经不起颠簸了，

再往远处开，他会没命的！”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我想，这里并不是鬼城，先生。”看对方已经因为开始怒吼，我放缓了语气，“我理解你们想要求援的心情，但实际上是你们的孩子将你们带到了这里，带到了同样世界的另一个位面来了。”

“但遗憾的是我们暂时没有办法从这个位面里出去。”

<卡西里欧·斯宾塞> “米德岭村。”我心下明白他们应当就是先前那一辆向南去的车了，我点头确认了这个地点，但心下却意识到我可能做了个错误的决断……如果瓦尔吉镇已经变成了一座鬼城，而各方的人们仍然无法离开他们目前所身处的地点……我们迟早是要回到漩涡中心去的，已经没有任何休息的余地了。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可能做了个错误的决定……”我慢慢地说，“沃特下士，赛特，我们不应该离开木教堂的，那里才是核心，是源头，无论那些歹徒们想要去哪里找银钥匙，只要他们还想保有上一次探寻的记忆，就必须回到那里启动新的轮回。”

<KP> “为什么是我们的孩子？整座村子里的人都死了，就因为他活着，所以错在他吗！”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我不是这个特指的意思，先生，我的意思是，死亡会带动它周边一定范围内的其他人进入这里，未必是你的孩子，也可能是村子里死去的人。没有任何人有错。”

<卡西里欧·斯宾塞> “不，我们并无意追究责任，只是在尽力地理清思路。”我揉了揉眉心，被这番提高的音量吼得有些心神动摇。我能明白这种痛苦，我刚刚才经历过……

<KP> “我们到底该怎么做……”男人捂着脸哀叹的时候，威尔震惊得枪都握不住了，颤抖着手来到卡西里欧身边，低声问道：“是导弹……这是我们害的……吗？”

“村子里怎么会有人……不对，他们明明应该已经撤走了……那么，现在那座村子……”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为了防止威尔所说的内容更加地刺激到这个男人，抓着他的手臂把他稍稍带离了风暴的中心：“现在你知道1986年的这枚导弹发射去了哪里——1970年，这里的时间发生了混乱，这正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我压低了声音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好吧，毕竟我们之前也没有料到会是这样的情况，斯宾塞。没有人的决策会一直百分百正确，如果有，这个世界不会是现在这样。当然，如果想救这个孩子或许我们尝试抓紧时间解决木教堂也可以。”我摇了摇头。

<KP> “哦，不——”他的颤抖是肉眼可见的，“我还以为，天哪，我们是为了胜利而来，你明白吗？”

<卡西里欧·斯宾塞> “这不是你的错，沃特，这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的错。”我注视着他的眼睛，“听好，我相

信没有人想见到这一切的发生，任何一个人都无法预料到这个结果。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弥补我之前错误的决策，然后去挽救：你还能救这个孩子，我们还能救他。”

<KP> “……是的，长官。”他点了点头，“我们应该赶到木教堂，是吗？那就赶快吧，我几乎已经没办法继续待在这里了。”

“让我们一起，把这些人带出去……这就是我们现在能做的唯一正确的事。”

<卡西里欧·斯宾塞> “如果一定要选择一个人来责备，我希望你不要责备自己，而是责备我，毕竟这次行动中被赋予指挥权利的人是我。”我拍拍沃特的肩膀，回头朝赛特点头，示意我们可以尽快返回木教堂。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听到这句话多少也有些不大忍心，看了眼这个士兵和那边之前在吼的一家人，毕竟谁也不清楚时间恢复正常后他们能不能获救，这不是百分百的。

“走吧，我想再不解决完出去你的外套也不能保住我的老命了。”

<卡西里欧·斯宾塞> “如果你对‘银钥匙’的事情好奇，”经过赛特身边的时候我轻声说了一句，“记得和维尔丹妮一样将肢体的一部分浸入水中，我想她说的内容你应当能比我理解得更清晰。”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如果一会儿见到了，我会试试看？当然，能解决暴徒后直接对话是最好的。”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也期望如此。”毕竟那种交流方式对自己来说还是太古怪了一些。

<KP> 威尔对你们的对话一无所觉，警觉地看着苔原上流过的水流。

你们一路来到了木教堂的门口，拱门处的水仍然深及膝盖，其中悄然无声。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你觉得他们是已经到了，还是这里确实暂时还没有人在？”发觉悄然无声，我寻找这里有没有可以往上走的地方，至少不能再泡在水里冻死自己，说的时候自然也怕像上次那样措不及防惊动可能的敌人，我小声问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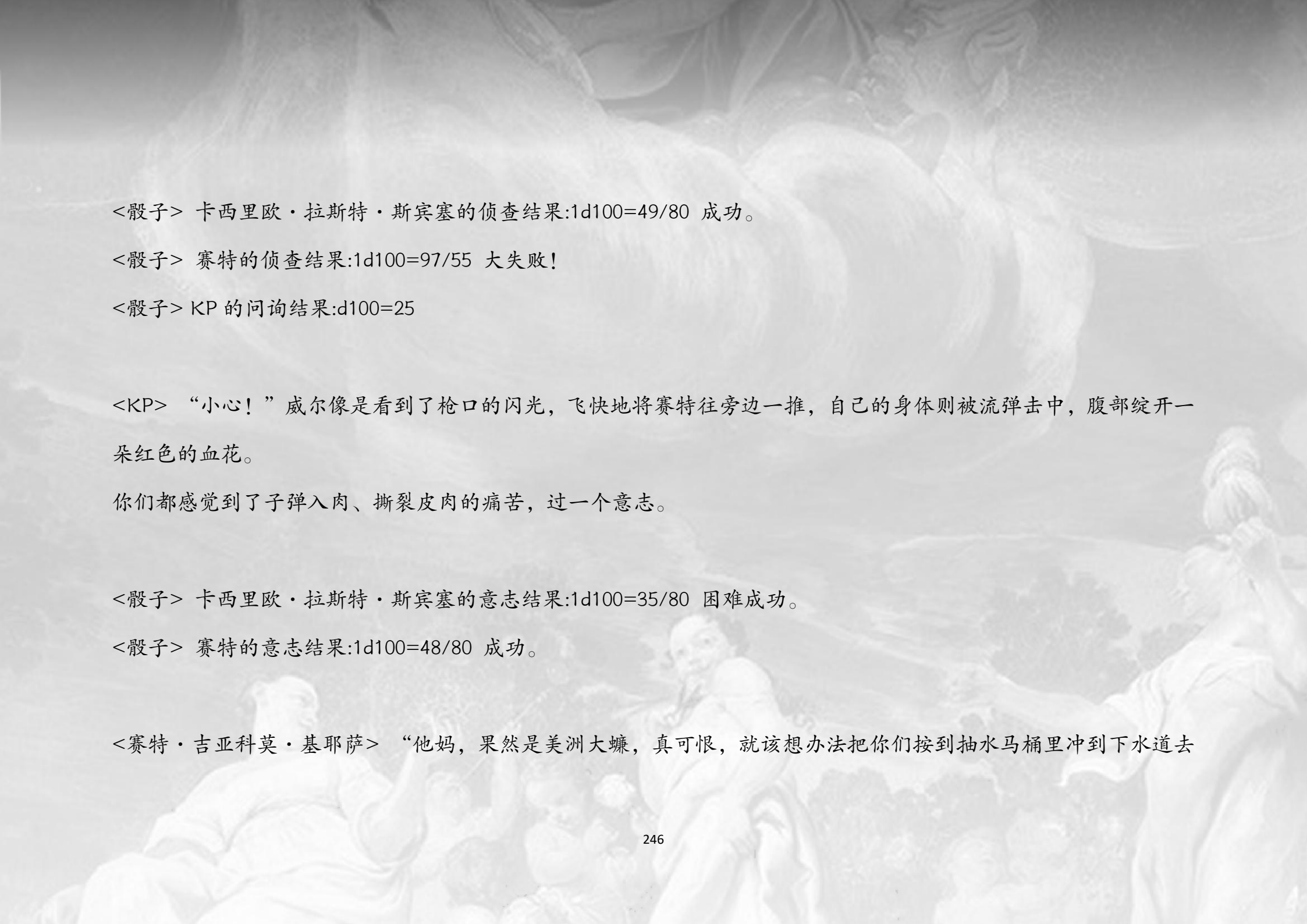
<KP> 拱门即是唯一的入口，其中地势下沉，没办法继续向上。你们要走进去吗？

<卡西里欧·斯宾塞> “呼……”我再次深呼吸，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走在一条通往未来还是过去的路上，“如果他们没有来，我们埋伏；如果来了，我们迎敌，只能如此。”我查看一下此处的距离是否能通过中段的木雕移动过去。

<KP> 入口处的旋梯已经被吊起，维尔丹妮此时身处较低处的阶梯之上，身体蜷缩着，教堂中心的潭水已回归平静，但上面出现了更多漂浮着的大小不一的木雕碎片。

过侦查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好吧，希望是前者，毕竟谁也不喜欢突然跑出来的美洲大蠊。”我摆了摆手。



<骰子> 卡西里欧·拉斯特·斯宾塞的侦查结果:1d100=49/80 成功。

<骰子> 赛特的侦查结果:1d100=97/55 大失败!

<骰子> KP 的问询结果:d100=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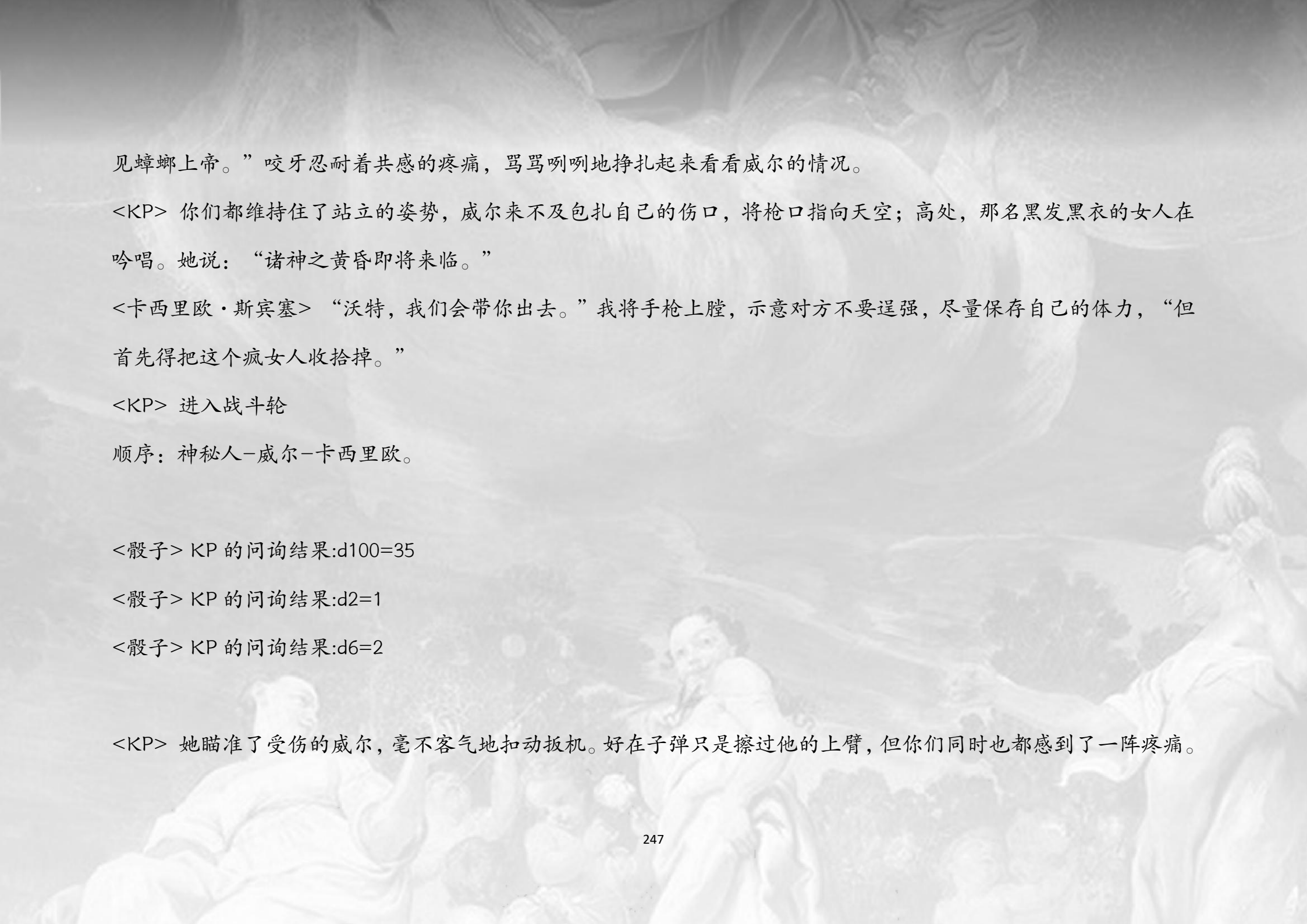
<KP> “小心!” 威尔像是看到了枪口的闪光，飞快地将赛特往旁边一推，自己的身体则被流弹击中，腹部绽开一朵红色的血花。

你们都感觉到了子弹入肉、撕裂皮肉的痛苦，过一个意志。

<骰子> 卡西里欧·拉斯特·斯宾塞的意志结果:1d100=35/80 困难成功。

<骰子> 赛特的意志结果:1d100=48/80 成功。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他妈，果然是美洲大嫖，真可恨，就该想办法把你们按到抽水马桶里冲到下水道去



见蟑螂上帝。”咬牙忍耐着共感的疼痛，骂骂咧咧地挣扎起来看看威尔的情况。

<KP> 你们都维持住了站立的姿势，威尔来不及包扎自己的伤口，将枪口指向天空；高处，那名黑发黑衣的女人在吟唱。她说：“诸神之黄昏即将来临。”

<卡西里欧·斯宾塞> “沃特，我们会带你出去。”我将手枪上膛，示意对方不要逞强，尽量保存自己的体力，“但首先得把这个疯女人收拾掉。”

<KP> 进入战斗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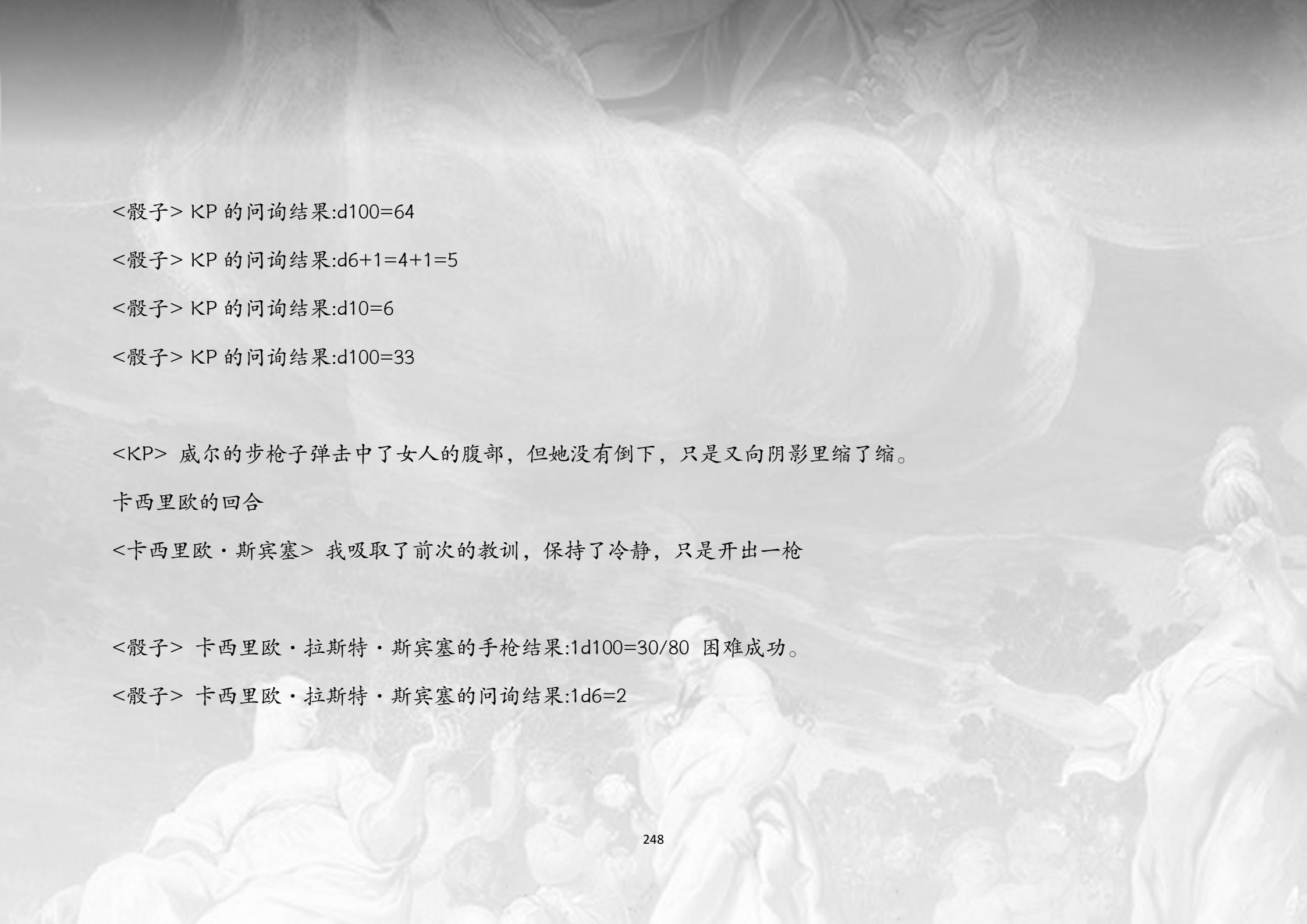
顺序：神秘人-威尔-卡西里欧。

<骰子> KP 的询问结果:d100=35

<骰子> KP 的询问结果:d2=1

<骰子> KP 的询问结果:d6=2

<KP> 她瞄准了受伤的威尔，毫不客气地扣动扳机。好在子弹只是擦过他的上臂，但你们同时也都感到了一阵疼痛。



<骰子> KP 的询问结果:d100=64

<骰子> KP 的询问结果:d6+1=4+1=5

<骰子> KP 的询问结果:d10=6

<骰子> KP 的询问结果:d100=33

<KP> 威尔的步枪子弹击中了女人的腹部，但她没有倒下，只是又向阴影里缩了缩。

卡西里欧的回合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吸取了前次的教训，保持了冷静，只是开出一枪

<骰子> 卡西里欧·拉斯特·斯宾塞的手枪结果:1d100=30/80 困难成功。

<骰子> 卡西里欧·拉斯特·斯宾塞的询问结果:1d6=2

<KP> 那女人脸侧的黑纱被弹风掀开，子弹撕开了她半只耳朵。她发出一声怒吼，又把枪对准了你们。

<骰子> KP 的询问结果:d100=94

<骰子> KP 的询问结果:p={1d100=52 惩罚[4]}=52

<骰子> KP 的询问结果:d6+1=3+1=4

<KP> 威尔的子弹穿过她的胸口，带着枪的女人当即倒下，并朝下坠落；你们意识到她是被身侧的人推下来的。那个男人冷冷地望着你们，口唇微动。他说：Farewell.

旋即，随着女人落入水中，共鸣而来的痛感与眩晕袭击了你们。又一次地，你们的意识被死亡般的黑暗所吞没。

再次醒来的时候，你们尚未察觉到自己身处何地，便感到了手脚都被绳子捆缚的不畅感。一双脚出现在你们的面前，你们抬头看去，发现那是被悬挂着的，威尔·沃特的尸体——只不过头被轰碎了一半。他被绳索挂住脚踝掉在高约二十余米的浮雕横梁之上，尸体仍在轻微晃动，鲜血点滴落下，晕染在下方的水面之上。

sc 1/1d4+1

<骰子> 赛特 的 SanCheck: 37/72, san=72-1=71

<骰子> 卡西里欧·拉斯特·斯宾塞 的 SanCheck: 32/73, san=73-1=72

<KP> 那名仅剩的乐队成员正举枪瞄准他的尸体，像是在试准头般。

“为什么？”他忽然朝向你们，掂了掂曾属于威尔的那支步枪，“为什么他的血放干了，但循环没有再一次启动？我该杀掉你们两个中的谁？”

<卡西里欧·斯宾塞> “你敢……”我见对方的枪指向威尔·沃特的遗体，原本打算在对方开枪前将沃特的遗体撞开，但既然枪口指向了自己，我也不再作此动作，而是试图起身，以较高的姿态使得自己成为相对比较容易被打到的目标：“你杀死我们中的任何一个，然后呢？在下一个循环里，你仍然得不到你们想要的东西。”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因为无人念诵祂的歌谣？”看着这个男人拿着威尔的那柄步枪，又看了看不远处已经变得破烂不堪的威尔，即使自己确实总是近乎旁观一般也着实是感受到了切实的难受，“斯宾塞说得对，即使这里的循环一次又一次，你们依旧得不到想要的，这又有什么意思呢？”

<KP> “但至少会没人打扰我。”他将步枪的枪口指向你们，从赛特换到卡西里欧，又换回赛特，“听起来你知道什么？”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世界树早已倒塌，即使是尼格霍德又能再咬断什么？这里是过去，现在与未来并行的水平线，是雾之国尼福尔海姆。”看他将枪口对准了自己多少也不在意了，虽然自己人烂，但确实还没到愿意看朋友死在这儿的惨状，我笑得更得意了，眯着眼，“我当然知道，我是被倒置的‘奥丁’，智慧巨人的头颅被斩下，随着我一同再来到了这里。”

<卡西里欧·斯宾塞> ——如果对方认为赛特能够提供有用的信息，那么至少赛特现在还是安全的。我保持着警惕，至少方便我能一把将赛特撞到一边去脱离对方的标靶。

<KP> “落到这番境地，你还能干什么？”他嗤笑了一声，“还奥丁呢。你是个优秀的祭品倒没错，但你的价值就仅限于此了。”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至少我知道那个名字，而你不知道。如果把我们射杀在这里，你将一无所得。”在你试着回忆那个名字的时候，发现自己脑中空无一物，只有名字的概念，却记不起具体的发音。

“我们的先知都会在每次循环后忘掉，你竟然还记得？要是你记得，拼出它，我现在就不会在这里和你说话了——

我们会重新来到循环的开端。但你没有。”

“要么你另有所图，要么就是——你在撒谎。”

他恶狠狠地说着，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再把你吊上去，你就会想起来吧。不过在那之前，我得先把你这位朋友处理掉。”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想不起来好歹能忽悠眼前的人，避免我们被射杀，那就足够了，我舔了舔下唇：“你们的先知也就到这里了，你们从没想过为什么她之前带走维尔丹妮吗？”

<KP> “什么维尔丹妮？我们的先知就是诗寇蒂。”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我的目的是得到那个东西，再念这个名字重来一次对我毫无帮助，我为什么要念？”
我阴阳怪气到，“诗寇蒂不就在她的身体里么？”

<KP> “看来你和我们在寻找同一样东西。但你不知道吧，循环到了一定次数，命运女神就会出现。”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经历过这样的局面：和疯子对谈。但不同的是从前挑衅对方的后果要由我自己承担，而这次身边还多了一个赛特，我无法确认对方在被激怒过后究竟会将矛头转向谁，我只能安静地等待着机会。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不是出现，应该说是降生吧，这何必呢？乌尔德，薇儿丹蒂，诗寇蒂，她们三女神

始终是一体的。”我摇了摇头。

<KP> “那时即使我们还没有得偿所愿，也能从她那里得到指引。所以，倒是念啊——你能办到的话。”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如果你真的想等到命运女神，你该准备接生，而不是在这里像个没头脑一样循环，循环没有任何意义，而你们和我要的东西，全都在女神降生下来的时刻就能得到。”

<KP> “听上去倒是有几分道理。”他点点头，“但你们别想要什么花样。我会把你们捆在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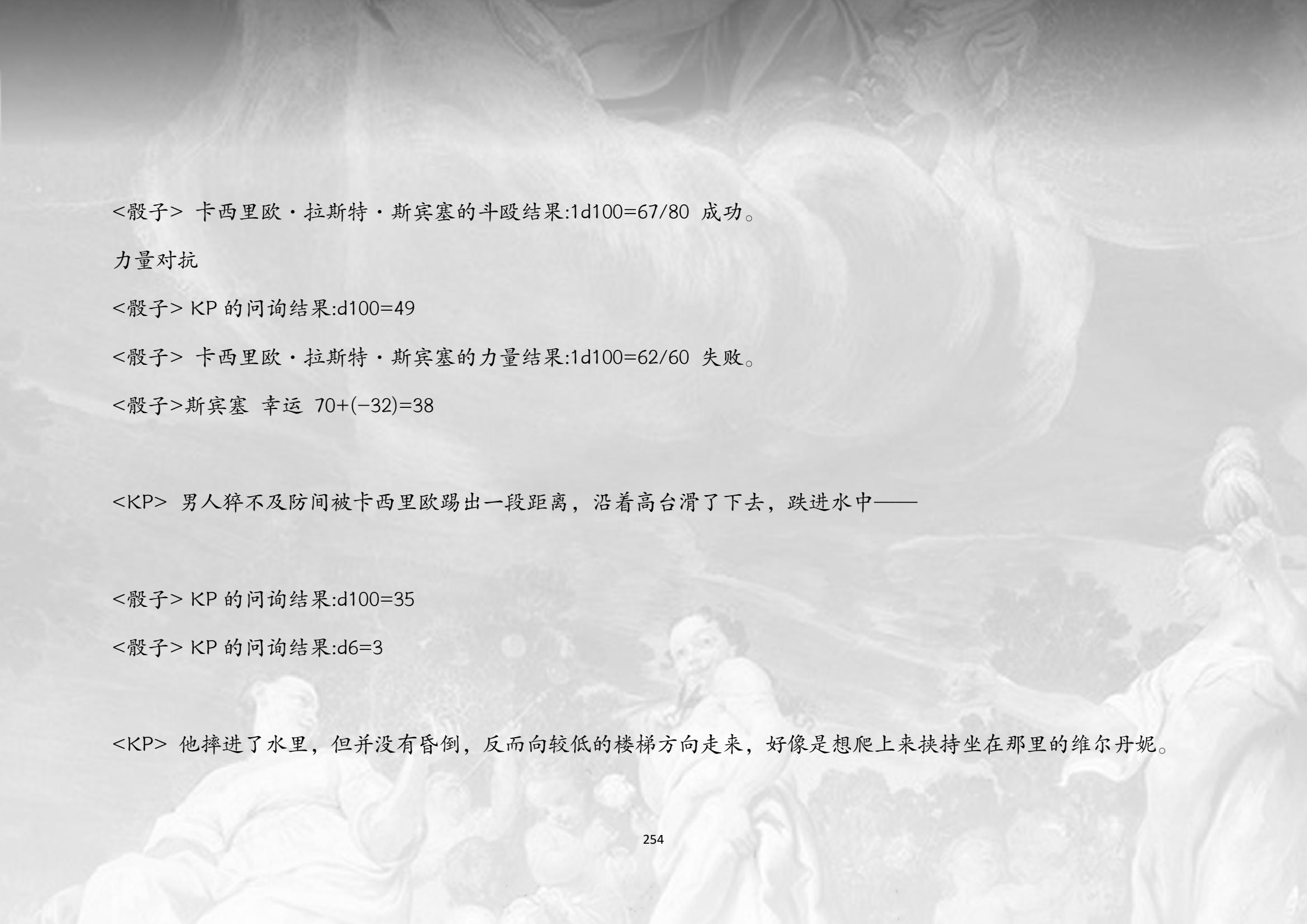
他用步枪戳了戳卡西里欧的胸口：“说你呢。大个子，给我蹲下。要不就跪下？”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沉默着没有说话，只是恢复了先前对方将我放置时的姿势——毕竟既然以那个姿势我能成功地起身第一次，自然也会有第二次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好歹有机会活下来而不是当场被开枪打死，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看了眼斯宾塞，又侧下头磨蹭了下密米尔的头骨，稍稍松了口气。

<KP> 他背过身去，先将卡西里欧的手捆在梁柱上，准备之后料理赛特。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抓住对方要在我绑起来的那一刻松懈，扣紧了膝盖曲起腿很用力地踢中对方的小腿骨——如果能踢入水中当然是最好的。



<骰子> 卡西里欧·拉斯特·斯宾塞的斗殴结果:1d100=67/80 成功。

力量对抗

<骰子> KP 的问询结果:d100=49

<骰子> 卡西里欧·拉斯特·斯宾塞的力量结果:1d100=62/60 失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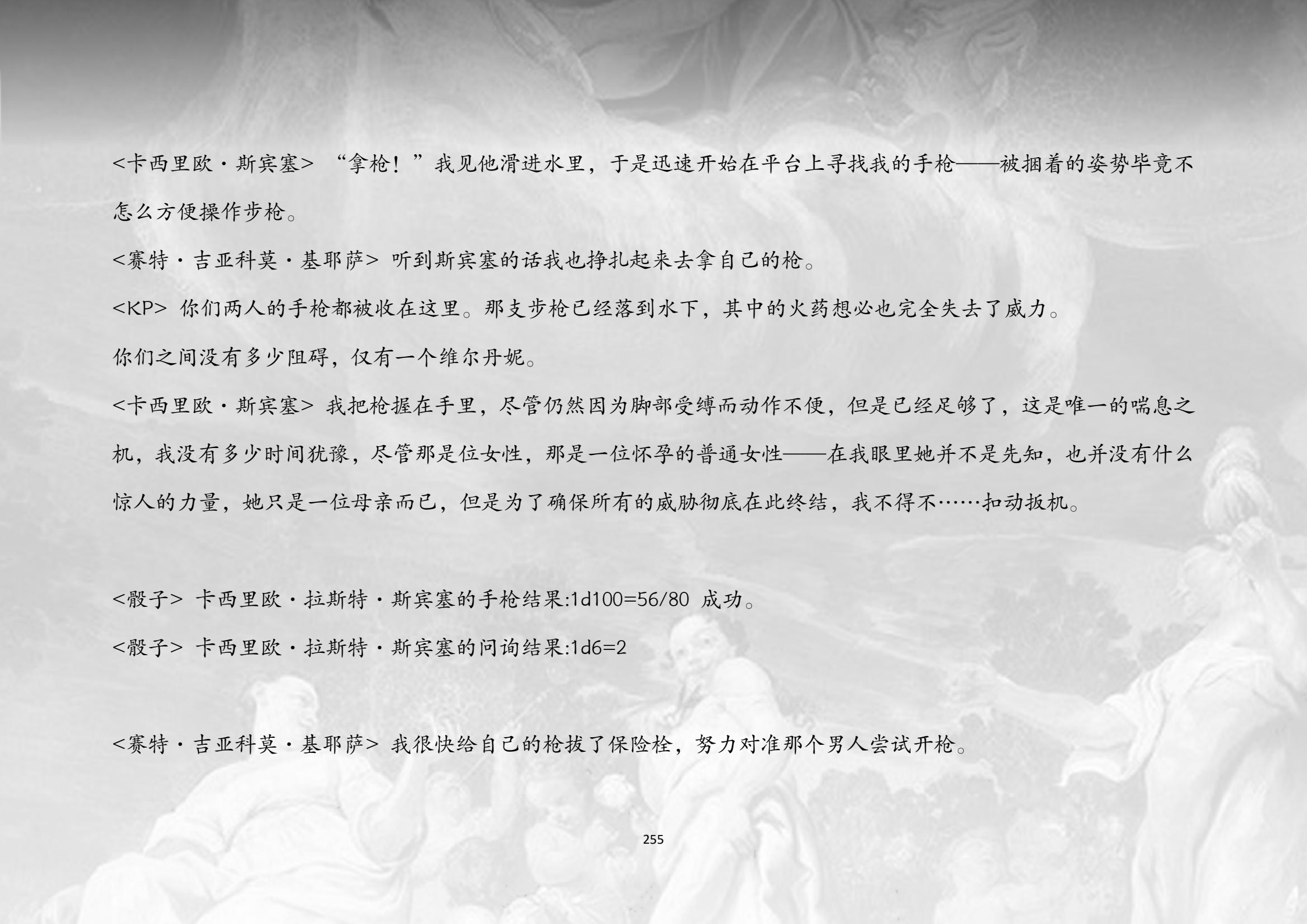
<骰子>斯宾塞 幸运 70+(-32)=38

<KP> 男人猝不及防间被卡西里欧踢出一段距离，沿着高台滑了下去，跌进水中——

<骰子> KP 的问询结果:d100=35

<骰子> KP 的问询结果:d6=3

<KP> 他摔进了水里，但并没有昏倒，反而向较低的楼梯方向走来，好像是想爬上来挟持坐在那里的维尔丹妮。



<卡西里欧·斯宾塞> “拿枪！”我见他滑进水里，于是迅速开始在平台上寻找我的手枪——被捆着的姿势毕竟不怎么方便操作步枪。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听到斯宾塞的话我也挣扎起来去拿自己的枪。

<KP> 你们两人的手枪都被收在这里。那支步枪已经落到水下，其中的火药想必也完全失去了威力。

你们之间没有多少阻碍，仅有一个维尔丹妮。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把枪握在手里，尽管仍然因为脚部受缚而动作不便，但是已经足够了，这是唯一的喘息之机，我没有多少时间犹豫，尽管那是位女性，那是一位怀孕的普通女性——在我眼里她并不是先知，也并没有什么惊人的力量，她只是一位母亲而已，但是为了确保所有的威胁彻底在此终结，我不得不……扣动扳机。

<骰子> 卡西里欧·拉斯特·斯宾塞的手枪结果:1d100=56/80 成功。

<骰子> 卡西里欧·拉斯特·斯宾塞的问询结果:1d6=2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我很快给自己的枪拔了保险栓，努力对准那个男人尝试开枪。

<骰子> 赛特的手枪结果:1d100=11/55 极难成功。

<KP> 多少顾虑着挡在中间的维尔丹妮，卡西里欧的子弹只是擦过男人的身体，赛特的子弹却精准地击中了他的头部。脑浆和血块从他的头颅间怒放，现在他的模样倒是和威尔差不多了。

维尔丹妮惊呼一声，你们看到她正因痛苦而蜷缩身体，鲜血从腿间流下——

尽管尚未足月，但她的孩子恐怕要在这片动荡不安的土地上出生了。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这种时候我反而不知道要感谢赛特神还是感谢奥丁神了。”刚放下枪松口气，看维尔丹妮惊呼倒地，甚至有血流下来，傻子都知道她要生了，我连忙找下去到她那边的路，“老天，斯宾塞，她要生了！”

<KP> 赛特一蹦一蹦地寻找的模样颇为滑稽，不过你在找路的时候发现了之前那柄用来给你放血的匕首躺在地上。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我连忙尝试着拿起来给自己划开绳子，又连跑带爬似的上去替斯宾塞划开：“你们 CIA 有教过怎么接生吗斯宾塞？”

<卡西里欧·斯宾塞> 眼见着男人倒下之后我开始弯腰迅速松开自己脚部的绳索——我走到赛特的匕首边，拾起来将赛特手腕和脚腕的绳索都隔开。随后示意对方赶去维尔丹妮身边，自己则迅速地反手划开了手腕的绳索：“没有，但我至少知道怎么取出腹腔异物，以及，我还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我赶到维尔丹妮身边。

“赛特，扶她上平台，让她保持平躺能够使力的姿势，握住她的手。”

<KP> “好痛、好痛、我是不是要死了……”她艰难地喘着气，满脸都是汗和泪水，“哦不，我好想我妈妈……救我，妈妈……”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哦对，差点忘了你是个爸爸…不是，接生怎么想都跟取出腹腔异物这种不一样吧，真的没问题吗斯宾塞？”刚想觉得应该是没问题的，结果细想又觉得不对劲差点瞅着嘴角，但手脚是没停下来，听斯宾塞的指挥开始帮忙，“别怕，是你的孩子要生了，我听说女人生产都挺疼的，你要忍不住要不？呃，咬我的手吧。”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说着把一只手伸到了维尔丹妮的面前。

<KP> 维尔丹妮张口毫不客气地咬住赛特的手，从腿间缓慢地挤出一个婴儿的头部。血将她的身下、将她的孩子染得鲜红，但她的孩子仍然没能挤出来。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用匕首将对方下身的衣物割开，使其保持能够顺利将婴儿产出的状态：此时显然已经不是避嫌的时刻。我的确没有为女人接生的经验，只有在产房外焦急徘徊的经验。我看着那些鲜血，我的头在嗡嗡作响……“维尔丹妮，我会剖开你的腹部。”我对她说，无论她是否听得见。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嘶——”被咬肯定是疼得，但是看到维尔丹妮两腿间的头，怎么看都是对方更加痛苦，如果共感那只怕是要晕厥过去，老天，女性生产真的是一个对她们而言残忍至极的过程。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握紧了匕首，即便是在寡不敌众的时刻，我的掌心也从未像今天这般渗出如此多的汗水，我谨记着女性腹腔的构造，我要将异物取出来——是的，那和剖腹产的确是不一样的，但我只能如此，否则两方的生命都会逝去。我将刀刃缓缓地刺下：我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在杀死一位母亲。

<KP> 刀刃分开皮肉，将腹腔打开，让子宫中的胎儿接触到空气；在母亲嘶哑的呻吟声中，在湿冷的迷雾的襁褓里，婴儿的啼哭声因孱弱而略显哀怨，但随着啼哭声响起，周围的浓雾开始散去，木教堂如同海市蜃楼的幻影消失不见，世界之树残根处的水潭逐渐干涸，亦不见下陷的深渊，只有枯萎的巨大根茎盘踞于此——
通过与死亡相反的仪式，你们得以于尼福尔海姆返回中庭。

将胎儿挖出后卡西里欧看到，由脐带连接的胎盘在稀薄日光的照耀下闪烁着点点银光，它逐渐由暗沉的深红色变为

石榴籽般的透明浅红，其中隐约呈现出一柄巨大的银钥匙。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将脐带割断，我已经没有力气去注视那道奇异的光辉，我尽可能轻地捧着这个新生儿。人死时最后丧失的知觉是听力，我虽不曾体验过，但我愿意相信事实如此，我告诉维尔丹妮：“她很健康。”

<KP> 维尔丹妮吸着气，眼中慢慢失去光泽。她最后看了一眼自己的孩子，动了动嘴唇，什么也没说出来。

很快胎盘的肉块变得透明消失，只剩一把厚重的银钥匙躺在你的手掌里，维尔丹妮的尸体躺在地上，而你手里哪里还有新生儿的重量？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好吧，我想她应该是没救了。”看着维尔丹妮似乎快没有生息了，我不太忍心地侧过了头，在看向斯宾塞时，看到对方手里没有了新生儿，和那把钥匙，我忍不住凑过去，“孩子不见了…？”

<KP> 森林中忽然传来了女性的叹息声。你们看到那是一个高大、臃肿而模糊的身影，她的周身仿佛萦绕着浓重的雾气，只能分辨出一颗女性头颅，一片面纱挂在她的额前，她的身体并无人类姿态，硕大如同谷堆，而她——她在呼唤你们。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这把钥匙，就是之前说的那把银钥匙？”说完，我侧头看了看斯宾塞手里的那把钥匙。

<KP> “你们的愿望是什么？”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愕然地感受着手中空荡荡的分量，以及衬衫上维尔丹妮的血，我下意识地握住那把钥匙，好像它仍然是那个心脏微弱搏动的新生儿，我看向那颗呼唤我们的头颅——我在经历的一切究竟是什么？我杀死无辜的人，但我什么都没有获得……我一时间陷入巨大的茫然和虚无中。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银钥匙与世界的真相，但我已经与女巫许过愿望，如果那确实是可以实现的，我唯一且仅有那个愿望。”看着这个女性，我也很难得的叹了口气，随后看向了斯宾塞，甚至伸手拍了拍他的肩，“斯宾塞，至少我们确实是曾接生了一个生命。”

<KP> “她”掀开了面纱。包裹她身型的浓雾立时散尽，她有着属于人类的美丽端庄的面孔和一双白皙丰满的手臂，但身体的其他部分被肿胀的肉团拼接而成，这些肉团均为扭曲的、孕育生命的女性特征胴体，并且其中的一些部分正在蠕动分娩，一些古怪的、生长着错位人类五官的手掌大小的肉球不断伴随着血丝、粘液与秽物分娩而出，落入泥土后陷入其中不见踪影。sc 1/1d10

<骰子> 卡西里欧·拉斯特·斯宾塞 的 SanCheck: 21/72, san=72-1=71

<骰子> 赛特 的 SanCheck: 75/71, san=71-9=62, 智力灵感鉴定 1d100=72/70 无事发生

<KP> “这是消失于时间中的人们。他们将退化为旧神的种子，回归无限高维度的永恒。他们曾来自米德加尔德，当你们服用旧神之种，你们的投影将被指向这些灵魂曾在的时空。”

她捧起一颗卵形肉球，其上缩小的五官正是诗寇蒂的容貌。

“你们已经改变了过去，因此再无归路。现在吃掉它，你们将能返回中庭。”

“在真实视角的维度之中，米德岭旋涡从未消逝，它漫无止境地循环着，你们将周而复始地返回旋涡之中，或者说从未远去、终将复归。”她转向赛特，“个体的概念只是顽固的幻觉，你们已经找到了自己血脉真正的溯源——万物皆为犹格-索托斯。这就是世界的真相。”

<卡西里欧·斯宾塞> “……回归永恒……是否意味着受困的人们得救？”我缓缓开口，嗓子干涩得发疼，那一串冗长的名字，犹格·索托斯，我不关心，更不在意，世界的真相并不能脱离构建这个世界的本身——人类本身，“从1970年开始就被迫停留在尼福尔海姆的人……法尔松·里尔，维尔丹妮·达拉，吉姆士·萨尔瓦多，冈瑟·米德森，

阿尔维斯·奥尔森，还有那个孩子，科特……”我注视着诡异的肉团，气息平和地念出了所有我所听到的，我记得还活着的名字，“他们得救了吗？我只需要一个答案，是或者否。”

<KP> “你们已经改变了过去，自然不会有人误入米德岭旋涡。维尔丹妮·达拉死去了，而诗寇蒂——她没有真正地出生。”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她”的面容切切实实是震撼到了自己，发自人类理性的一面在对我发出警告和不安，我的身体止不住地发颤，花了些许时间才终于平复下来。在“她”的口中听到同样的答案后，又看了看被捧起的肉球，突然平静了下来，“万物皆是，所以万物消亡后总会再次循环，时间从未前行或消退，所以世界树覆灭也只是一一种对外的形式，它只是在修补着低维的幻象。是这样吗？”

<卡西里欧·斯宾塞> “……谢谢你。”我松了一口气，对着这团不知是神是鬼的东西道谢。我的手掌缓缓地松开，银钥匙从我的手指间滑下。我不为它而来，但我知道自己该为谁而折返。

<KP> “是的——时间会修复它自身，即使它自己便是不存在之物。”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我低头看着从斯宾塞手里滑下去的银钥匙，将它捡起，不知道为什么还是露出了和以往一模一样的笑意：“好吧，这就是世界的真相，这很好，也很符合，或者不符合我的想象，总之知道总比不知道

要好，我们都是它，万物归一。”

<KP> “现在是做出选择的时候了。”她顿首，“你们也终将被时间所修正，以与你们相配的方式。”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我满足了自己的愿望，已经没有任何遗憾了。”

我握着钥匙，摇了摇头，将密米尔的头骨解了下来，在轻轻抚摸过后戴在了自己的头上：“我曾试图在北欧神话寻找世界的真相，在埃及方尖碑探知冰山一角，上面说：我们带着红色的王冠，我们带着白色的王冠，两片土地已合而为一，天空永存，因为祂创造的一切永恒。现在我已经知道了，我们都是，所以一切都是永恒且毫无意义。既然没有意义，万物归一，我想，我已经不需要了。”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全部的意义并不在于抽象的概念以及真理，而在于我关心，我爱的人。我不是哲人，不是思想家。我的生活，我渴望它，我享受它，尽管它带给我一些伤痕和痛苦，但我本就是从这些复杂欲望中诞生的人，我势必会回到它的怀抱中去：那里除了痛苦之外，还有爱。它因为我所熟知的一切而存在。

<KP> 卡西里欧咬下种子的表皮，吸吮着这些带有粘稠颗粒的乳白色腥涩液体，意识逐渐朦胧起来。再度清醒时，你发现自己正在自己父母居住的家中，室内灯光明亮，而奥菲莉亚从窗边扭过头，指着窗外滂沱的大雨随口问你：

“刚刚有只蛾子一直在撞咱们的窗户，现在不见了。它是不是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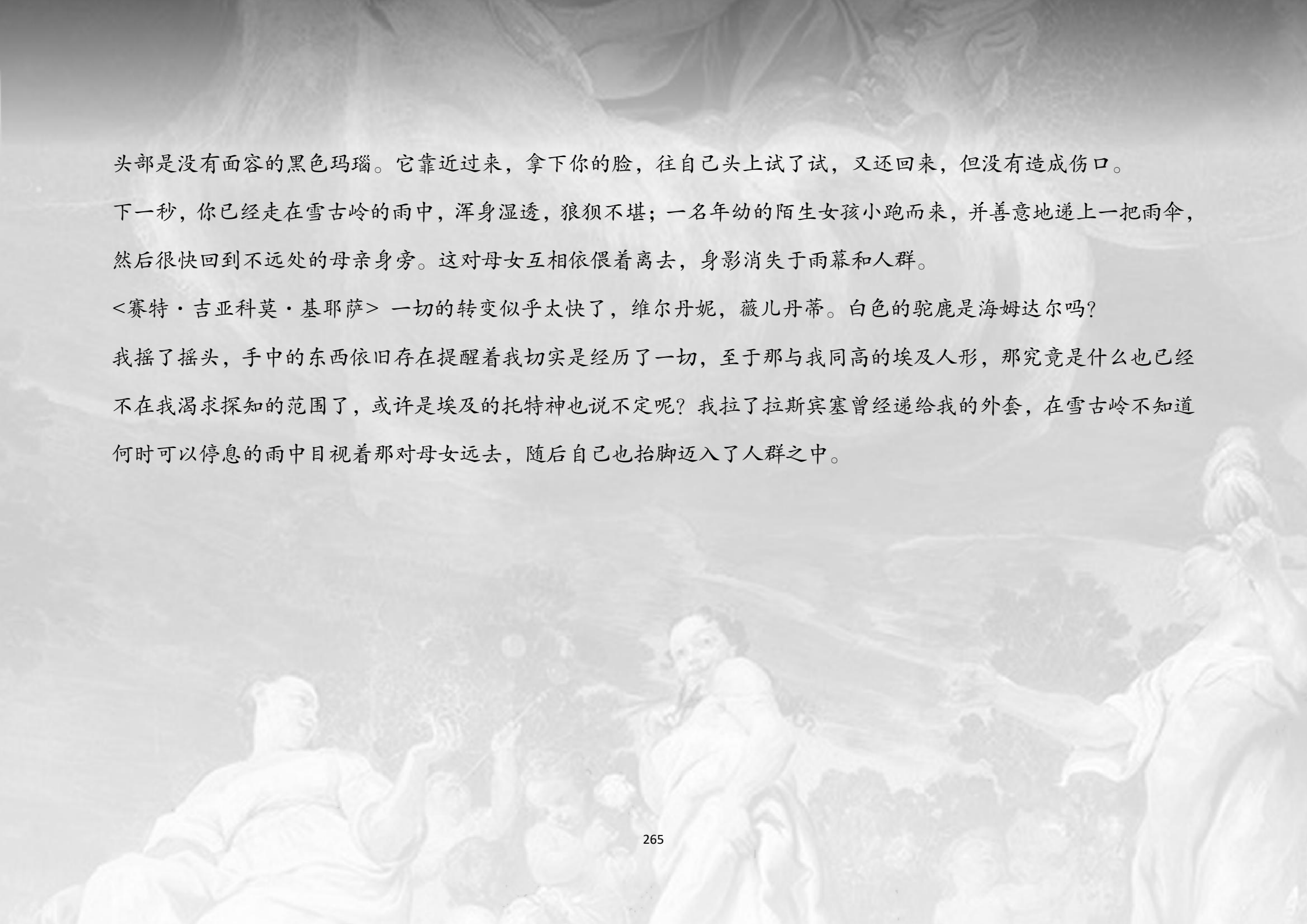
<卡西里欧·斯宾塞> 我深吸一口气，几乎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是真实的。我快步走上前，几乎是跪在了女儿身边，我搂住她小小的肩膀，我轻抚她柔顺的头发：她是真实的吗？她没有被带走？我们的希望……我和黛西的希望仍然留存于此？我的眼眶中似有泪水滚落而出。我从不在女儿面前落泪，因为我害怕年幼的她会因我的悲伤而悲伤，但如今我确认了她的安全，我已经无法抑制住自己的喜悦——与失而复得的战栗。

“它死了，”我说，“但它落在了泥土里，它会成为大地的一部分，一直保护你。”

<KP> 赛特眨眨眼睛，看到自己的身边空无一人，而幽暗的林木之间闪过一个耀眼的白色影子。那是一头巨大而稀有的白色驼鹿，少女时期的维尔丹妮骑在它的脊背上，身上仅有一件暗红的斗篷，腹部有明显隆起。这只庞然的驼鹿载着维尔丹妮款款踱向森林深处，冰冷的雨水开始倾泻而下。

一些特别的记忆浮现在你的脑海中：在原本职业的掩饰之下，你是“旧神”的信徒，亦是通神者，从虚假的通神者手中夺回了犹格索托斯的祭器，那是一把银钥匙与一份羊皮纸手稿，同时惩戒了残暴的伪信者，这使你步入了迷雾之国。而至于此后何去何从，你或许需要旧神的引路。

雨水从你身上滑落，你发现自己漂浮在宇宙的深渊中。一个与你同高的人形出现在你对面，身穿古老的埃及礼服，



头部是没有面容的黑色玛瑙。它靠近过来，拿下你的脸，往自己头上试了试，又还回来，但没有造成伤口。

下一秒，你已经走在雪古岭的雨中，浑身湿透，狼狈不堪；一名年幼的陌生女孩小跑而来，并善意地递上一把雨伞，然后很快回到不远处的母亲身旁。这对母女互相依偎着离去，身影消失于雨幕和人群。

<赛特·吉亚科莫·基耶萨> 一切的转变似乎太快了，维尔丹妮，薇儿丹蒂。白色的驼鹿是海姆达尔吗？

我摇了摇头，手中的东西依旧存在提醒着我切实是经历了一切，至于那与我同高的埃及人形，那究竟是什么也已经不在我渴求探知的范围了，或许是埃及的托特神也说不定呢？我拉了拉斯宾塞曾经递给我的外套，在雪古岭不知道何时可以停息的雨中目视着那对母女远去，随后自己也抬脚迈入了人群之中。